

四庫全書

經部

詩經世本古義卷二十

明 何楷 撰

周桓王之世詩三十篇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出序　鄭玄云莊姜無子陳女戴媯生子名完莊姜以為

已子莊公薨完立而州吁弒之戴媯于是大歸莊姜遠送之于野作詩見已志按完即桓公也春秋始於隱元年為平王之四十九年時桓公在位已十三年矣計其即位在平王之三十七年也及隱四年而桓公見弒凡在位十六年史記載桓公二年弟州吁驕奢桓公絀之州吁出犇十三年鄭伯弟段攻其兄不

勝亡而州吁求與之友十六年州吁收聚衛亡人以襲殺桓公州吁自立為衛君此一段足補左傳之缺或者不知謂桓公甫立便遇弒非也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麌韻亦叶語韻王訐翻之子于歸遠送于野叶麌韻讀如竪上主翻亦叶語韻上與翻瞻望弗列女傳作不及泣涕如雨麌韻亦叶語韻於許翻

興也燕鳥名陸佃云齊人呼鳦蓋取其鳥自呼故曰鳦也一名玄鳥蓋取其色之玄故曰玄鳥也一名鷾鳾莊周所謂鷾鳾者也言燕燕者曹氏云兩燕也按爾雅云巂周燕燕鳦孫炎舍人皆以為巂周名燕燕又名鳦一物三名戴侗引陸璣言巂周子規也燕燕則乙也考說文云巂周燕也是以周燕訓巂其訓為乙者祇名燕不名燕燕也孔穎達則謂古人重言之漢書童謠燕燕尾涎涎是也然童謠之所云燕燕亦謂趙

飛燕姊弟二人同時入宫仍是兩燕也郝敬云燕雀依人為孚子也故玄鳥為祈子之祥莊姜于媯以子相依子亡相失故用為比于飛者各飛也以興己與媯相離也差諕文云貳也差不相值也陸佃云兩相差為差池通作遲諕文云徐行也楊慎云師曠禽經曰鳥向飛背宿燕向宿背飛此物理也故莊姜以為送歸妾之比取其背飛之義送别之情也之子指戴媯也歸大歸也春秋文十八年夫人姜氏歸于齊左傳云大歸也以歸寧者有時而反此即去不復來故謂之大歸也郊外曰野蘇轍云禮婦人送迎不出門遠送于野情之所不能已也瞻望弗及者至野與之訣别已留而彼去稍稍更遠瞻望之不復能及也無聲出涕曰泣自目曰涕如雨者如雨之傾也夫之子于歸以子弑也歸極苦矣送其歸者遭際同之悲人亦還自悲而州吁方阻兵安忍痛哭之不可則有涕泣而已此豈若尋常臨岐惜别而已乎風人含不盡之意止言涕泣而吁之暴子之弑國之危

悲寓涕泣之中矣

燕燕于飛頡之頏陽韻之之子于歸遠于將叶陽韻資良翻之瞻望弗及緝韻佇立以泣緝韻興也頡說文云直項也頏亢同字爾雅以為鳥嚨也蓋鳥高飛直上故見其項頸上向也燮燕各飛與巳與嫣形影相望也將持也言相携持而行也佇說文云久立也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侵韻之子于歸遠送于南叶侵韻乃林翻瞻望弗及實勞我心侵韻興也孔云音無上下惟飛有上下耳知飛而上為音曰上音飛而下為音曰下音也鍾惺云音字從飛字看出故曰下上送于南者毛傳云陳在衛南朱子謂遠送于南一句可為送戴嫣之驗初別時至泣涕如雨巳別后猶佇立以泣及望之不見而茫然以失此時目斷行塵無淚可揮矣所謂實勞我心也陸化熙云實字絕有味政見無限苦楚都在心上而口說

不出亦微逗下思其賢意矣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叶真韻一均翻豐氏本作𣶒

終溫且惠淑慎其身真韻先君之思以勗禮記列女傳作畜寡人真韻　賦也仲氏嬀字也孔云婦人不以名行禮男女異長各自為伯季故稱仲氏也鄭云任者以恩相親信也周禮六行孝友睦婣任恤陸化熙云任是以恩意相孚在平日嫡妾相與上見提此一字便見感念只語已辭也塞窒也一說通作塞實也亦通淵深也塞淵有心衡慮憂深思遠之意與衡文公之秉心塞淵同義終者始終如一溫和惠仁也藏諸中者為塞淵見諸外者為溫惠淑通作俶說文云善也慎謹也淑慎其身言善能謹慎其身塞淵溫惠即其實也身者兼內心外貌而言徐光啓云凡人朝夕聚首雖深恩厚誼都可相忘一經別離便想像他平日許多好處詩之曲盡人情如此先君謂莊公也勗說文云勉也寡人寡德之人莊姜

自稱也顧起元云君稱寡人而凡人亦可稱王右軍論字假令寡人耽之若此婦人亦可稱寡人莊姜云以勗寡人是也此述其臨時分手之語葢以莊姜敵體先君誼不可去與巳為媵妾不同故勉其以先君為念又鄭云戴媯思先君莊公之故故將歸猶勸勉莊姜以禮義亦通坊記子云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偝先亡者而後存者則民可以托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以此坊民民猶偝死而號無告鄧元錫云篇中傷離美德終不斥言國禍處大亂包周身之防也夫豐熙云春秋傳曰石碏之子厚從于州吁州吁弒桓公厚問定君于碏碏曰王覲為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于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弒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于衛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夫陳人既從州吁之請而與之伐鄭矣曾幾何時乃從石碏之請而誅州吁葢戴媯歸在陳

國有以懇于陳侯故碏得藉之以成討賊之功耳然則戴嬀誠賢矣哉按史記州吁新立好兵弒桓公衛人皆不愛石碏乃因桓公母家於陳佯為善州吁至鄭郊石碏與陳侯共謀使右宰醜進食因殺州吁于濮夫桓公陳之自出而州吁弒之戴嬀方大歸于陳則陳與州吁蓋仇國也州吁不知忌陳而反與陳睦卒殺其身可謂愚矣

燕燕四章章六句 孔氏正義云衛世家謂莊公娶齊女為夫人無子又娶陳女為夫人生子早死陳女女娣亦幸於莊公而生子完完母死莊公命夫人齊女子之立為太子禮諸侯不再娶且莊姜仍在左傳唯言又娶于陳不言為夫人世家云又娶陳以為夫人非也左傳唯言戴嬀生桓公莊姜養之以為己子而言完母死亦非也然傳言又娶者蓋謂媵也左傳曰同姓媵之異

姓則否此陳得媵莊姜者春秋之世不能如禮戴誣也媯陳姓也劉向列女傳則以為衛姑定姜者衛定公之夫人公子之母也公子既娶而死其婦無子畢三年之喪定姜歸其婦自送之至于野恩愛哀思悲心感慟立而望之揮泣垂涕乃賦詩曰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送去歸泣而望之又作詩曰先君之思以畜寡人君子謂定姜為慈姑過而之厚韓詩則云定姜歸其娣送之而作然其事有可疑者時定公尚在不得稱先君也定公卒立敬姒之子衎為君是為獻公王伯厚引魯詩說云畜孝也獻公無禮于定姜定姜作詩言獻公常思先君定公以孝于寡人則于是詩之上下文全不相屬其謬明矣按孔云坊記引此詩注以為夫人定姜之詩不同者鄭志答炅模云為記注闕就盧君先師亦然後乃得毛公傳記古書義又且然記注已行不復

攺之申培說又謂莊姜與娣戴嬀皆為州吁所逐同出衛野而別莊姜作詩以贈嬀馬今按莊姜被逐事無所載且詩中明言遠送于野豈同逐之辭乎

擊鼓怨州吁也出序衛州吁使公孫文仲帥師會陳侯宋公伐鄭其從軍者賦此子貢傳云州吁求寵于諸侯使公孫文仲帥師及宋公陳侯魯人蔡人伐鄭衛人怨之申培說亦云州吁伐鄭國人怨之而作按左隱元年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為之伐鄭取廩延二年冬鄭人伐衛討滑之亂四年春衛州吁弒桓公而自立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于鄭而求寵于諸侯以和其民使告于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于是陳蔡方睦于衛故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秋諸侯復伐鄭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朱傳以為此詩衛人從軍者所作愚謂此當是再伐鄭時軍中寓書與家人訣別之辭以二章不我以歸三章爰居爰處之語知之

擊鼓其鏜陽韻石經説文作鼛豐氏本作鼞踊躍用兵叶陽韻逋旁翻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叶陽韻寒剛翻賦也鏜通作鼛鼓聲也踊跳躍迅也俱見説文嚴粲云踊躍言喜之之意鄭玄云此用兵謂治兵時曾鞏云鏜然擊鼓踊躍用兵想見州吁好兵喜鬭之狀其興師動衆非出于不得已也人所甚憚者州吁之所最樂國人怨之正以其踊躍爾郝敬云擊鼓踊躍輕佻之狀輕佻者無謀易師之象曰師貞丈人吉以兵為戲未有不亡者州吁所以死也按左傳記魯衆仲之對隱公曰州吁阻兵而安

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于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是歲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衆仲之言于是始驗土土功國國中城築城也漕衛邑左傳作曹戴公廬于曹即此一統志云廢白馬縣在今大名府滑縣治南本衛之漕邑南行者從軍南行伐鄭鄭在衛之南也衛國之民或役土功于國或築城于漕非不勞苦而猶處于境內今我獨南行則死亡未可知其危苦為尤甚也此章追述始行之辭鄒忠胤云按史記衛桓公二年弟州吁驕奢桓公絀之州吁出奔十三年鄭伯弟段攻其兄不勝亡而州吁求與之友十六年州吁收聚衛亡人以襲殺桓公自立為衛君為鄭伯弟段欲伐鄭請宋陳蔡與俱三國皆許之觀此則州吁之伐鄭蓋與段比謀所謂同欲相求如市賈者也

從孫子仲送韻平陳與宋叶送韻讀如送蘇弄翻不我以歸憂心

有忡叶送韻敕衆翻豊本作爞賦也從說文云隨行也王粲詩曰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即此從也孫公孫其後因以孫為氏子仲其字序稱公孫文仲者文其謚也名無考時軍帥也平朱子云和也合二國之好也陳與衛相睦宋與鄭有仇衛欲伐鄭使宋為主以是時陳尚未從宋故先合二國之好而後進兵也自此以上皆追述前日之語不我以歸者先是平陳與宋之後即往伐鄭既圍其東門五日而還矣未幾魯翬帥師來會復往伐鄭自夏而秋僅隔一時耳必師歸在途又聞後命未得班師故日不我以歸也忡說文云憂也既言憂又言忡者憂主前日言忡主今日言見其憂之繼至而無已也

爰居爰處上聲爰喪去聲其馬韻于以求之于林之下馬韻賦也此下皆與家人訣別之語爰說文云引也謂引辭也上章言不我以歸則於是居於是處矣居者久居處者暫止未死則當久居死則為暫止總

之無還日也下文言林之下是其居處所在也喪失也錢氏云自知必死也不言死唯言喪馬蓋婉辭嚴粲云身死則馬非我所有唐人詩所謂去時鞍馬別人騎也郝敬云唐詩可憐馬上郎意氣今誰見本此汝家中之人若欲求我其于林之下乎山木曰林鄭玄云軍行必依山林求其故處近得之此蓋囑以後事左傳蹇叔哭送其子曰晉人出師必于殽必死是間余收爾骨馬即此意也

死生契陸德明云一作挈**濶**曷韻

與子成說叶曷韻讀如躃桑曷翻**執子之手**有韻**與子偕老**叶有韻朗口翻

賦也契說文云大約也合以為信故其義為合也濶說文云疏也猶言離也死生契濶蓋言夫婦之情死生以之雖時之所遇有合有離而終于不相忘棄此是約誓渾成語子謂其家人成說朱子云謂成其約誓之言偕說文云俱也又相與執手而期以俱老蓋欲其有合無離而白首同歸也此又成說時繾綣祝願之意

于嗟濶（曷韻）兮不我活（曷韻）兮于嗟洵（真韻韓詩作夐陸德明云一作詢誤也）兮不我信（叶真韻升人翻陸云信即古伸字經典通作伸徐鍇云假借也）兮（賦也于嗟嘆也）

活生活也洵恂通說文云信也信通作伸舒展之意此承上章而言言人生雖契濶不常然離尚有合之日今則必至死地無相見期矣向者執手之言何如其信今則中道捐棄不能遂其前約矣其憂危如此所以然者則以州吁身犯大逆衆叛親離有必敗之道故也

擊鼓五章章四句（序云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

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今按平陳與宋專為伐鄭序但依經為說而不及伐鄭亦是漏義

節南山刺桓王從尹氏助曲沃也（按左傳魯隱公五年桓王之二年也）

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隨又據春秋書桓八年天王使家父來聘魯桓公八年乃桓王之十六年則此詩所云尹氏家父其皆爲桓王時人明矣莊伯者文侯仇弟成師之子而翼侯者則文侯孫孝侯之弟也事見揚之水鴇羽等篇桓王輕狥曲沃之請助少陵長不可以訓意必尹氏輩實慫恿之故詩以爲刺已而曲沃叛王是年秋王復命虢公伐曲沃而立翼侯之子哀侯

節彼南山維（漢書作惟）石巖巖（咸韻亦叶鹽韻疑杴翻陸德明本作嚴嚴）赫赫師尹民具爾瞻（鹽韻亦叶咸韻側銜翻）憂心如惔（覃韻韓詩後漢書俱作炎字書豐氏本俱作惔說文作炎）不敢戲談（覃韻）國既卒斬（叶咸韻側銜翻）何用不監（咸韻）

興也節通作㠩从山从卪徐鍇云山之陬隅高處曰㠩凡國都南面所向之山皆可謂南山非終南山也以

所見起興巖通作嵒說文云嶃嵒也巖巖毛傳云積石貌鄭玄云興者喻三公之位人所尊嚴赫赫毛云顯盛貌師大師周之三公也尹尹氏為大師李氏云洪範曰師尹惟日此師尹不可指其人如此詩曰尹氏大師是尹氏為太師明矣具通作俱偕也瞻視也孔云尹氏為大師既顯盛處位尊貴故下民俱仰爾而瞻之爾既天下所瞻宜當行德以副之按大學引此詩而申之曰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僇矣謂任相當慎也憂心家父自馮也惔字从心从炎說文云憂也徐鍇云如火熱也孔叢子載孔子曰於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也戲謔談語也徐鍇云談者和繹而悅言之不敢戲談言不敢以談為戲猶云不敢不以正告也卒通作猝暴疾也斬毛云斷也謂國祚中斷也監厭監維不遠之監通作鑒誠也按竹書載幽王二年錫太師尹氏皇父命則皇父乃今尹氏之先當幽王之世已為太師善狀無聞徒與豔妻及多藏之人表裏㛹結致使國統猝然而絕

今日者尹氏復居太師之位豈可不用此以為鑒戒而圖益前愆乎此追述驪山事其為東遷以後之詩明矣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叶歌韻於何翻赫赫師尹不平謂何歌韻

天方薦瘥叶歌韻才何翻說文豊本俱作嵯喪亂弘多歌韻民言無嘉麻韻亦叶歌韻居何翻憯陸德明本作噆莫懲嗟麻韻亦叶歌韻曹哥翻豊本作嗟

興也實毛云滿也滿乎山者艸木是也猗通作倚說文云依也山中卉樹叢穊則交加相倚固其宜也今赫赫師尹為百官之長而偏倚不平謂之何哉不平即指助曲沃伐翼之事然不明說出使之自悟後章言秉國之均亦此意謂何者訝而詰之之辭也方者方來未已也薦通作荐爾雅云再也毛云重也按荐即薦也所以藉席故有重義瘥說文云瘠也瘠者病也弘通作宏說文云屋響也屋大則響故為大之義天方降此荐至之病以人則死喪以

世則禍亂甚大而且多也與師助戰故有死喪兵爭未已故為禍亂嘉說文云美也民丁此喪亂不聞美言但有謗讟而已惜說文云痛也家父自言我為民言無嘉深痛朝廷之舉動乖方至於如此而尹氏太師絕無懲創之見于事嗟閔之形于聲恬然自是無改悔之意也金履祥云晉文侯于平王有修扞之功其後嗣為曲沃所弱王室不能救已非矣桓王使尹氏武氏助曲沃於君臣大義邪正一切反之東遷已來諸侯方恣而周之舉措如此何以服諸侯之心乎首章第就師尹二字起議此及下章則直指其助曲沃一事而深責之也

尹氏大音泰師叶夫韻維周之氐叶夫陟離翻韻秉國之均漢書豐本俱作鈞

四方是維叶夫韻天子是毗叶夫韻爾雅作肶荀子作庳王肅本作埤俾荀子作卑陸本作裨

民不迷叶夫武夷翻韻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見上賦也尹氏吉甫之

後大師三公之首公羊傳云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貶曷為貶譏世也卿世卿非禮也何休云世卿者父死子繼也氏者起其世也若曰世世尹氏也禮公卿大夫士皆選賢而用之卿大夫任重職大不當世為其秉政久恩德廣大小人居之必奪君之威權胡安國云官不擇人世授之柄黨與既衆威福下移大姦根據而莫除人主孤立而無助國不亡幸爾汪氏云宣王時吉甫已稱氏春秋惟尹武公兩伐鄭書子其餘經傳所紀悉曰尹氏疑若漢大將軍霍氏專權秉政特寵異之而不名也王應麟云春秋於平王之末書尹氏卒見權臣之繼世也於景王之後書尹氏立王子朝見權臣之危國也詩之所刺春秋之所譏以此坊民猶有五侯擅漢三馬食曹之禍氐毛云本也徐鍇云天根也指事按氐二十八宿之一說者謂角亢下繫於氐若木之有根故名為天根因借訓為本也王安石云朝廷以尊官為氐氐者安危存亡所出也大師尊官也秉持也字从

又持禾又者手也以手持禾故其義為持也均說文云平徧也从土从勻平徧意也秉國之均言持國之平猶商相名阿衡亦謂天下所倚平也孫鑛云刺其人刼頌其職蓋反意責之維者連綴之義毗本作毗說文云臍也字从囟囟取氣通也按此則天子是毗猶云天子于焉寄心腹也或通作仳輔也徐鍇云仳輔字本作仳多借此毗字迷說文云惑也惟平則能使民不迷尊尊卑卑長長幼幼各安其分民知所趨向不至迷惑也夫然後不愧為天子之腹心臣而四方侯國亦庶幾繫屬而不散矣孔子曰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得不可刑也罪不在民故也故先王既陳之以道上先服之若不可尚賢以綦之若不可廢不能以單之綦三年而百姓往矣邪民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詩曰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庳卑民不迷又曰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躬行不從而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仞之牆民不能踰百

仞之山童子升而遊焉陵遲故也今是仁義之陵遲久矣能謂民弗踰乎詩曰俾民不迷又曰昔之君子道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刑措不用也故形其仁義謹其教道使民目晰焉而見之使民耳晰焉而聞之使民心晰焉而知之則道不迷而民志不惑矣按魯有父子訟者季康子欲殺之孔子以為不可荀子說苑韓詩外傳三書所載孔子之言互有出入而皆引此詩今節錄之葢所責備于上人之身教者深矣綦當作惎敎也單當作癉病也不弔昊天刺尹氏也弔恤也天方薦瘥而尹氏不恤故曰不弔昊天此與昊天不弔文理自異左傳之解甚明詳見第六章空猶曠也我師以大師之官言尹氏既不能佐天子以平其政而使民不迷是不恤昊天之譴怒則不宜虛踞其位徒曠我大師之官也嚴云非其人而處其位與無人同故謂之空一說與師征伐將恐有敗亡之禍是空我師也亦通

弗躬弗親叶震韻七刃切翻豐本作窺庶民弗

信震韻弗問弗仕紙韻勿罔君子紙韻式夷式已紙韻無小人殆叶紙韻養里翻瑣瑣陸云或作璅非也姻石經豐本俱作婣亞石經豐本俱作婭則無膴仕見上賦也承上章言尹氏之不平固可罪矣而亦繇王之任用而聽信之故此章專規王也躬謂王身也王不身親為政自籌度其可否而一任尹氏之所為此庶民之所以不信服也胡安國云昔周公戒成王以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夫不自為政而委于臣下是以國之利器示人而不知寳也左襄七年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之辭曰詩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夫穆子身有廢疾尚知不躬親之不可以為政而王乃使尹氏代為之可乎問訪問也弗仕謂失位者以下丈姻亞膴仕反觀之則此時失位者皆賢人也勿戒辭罔論語不可罔也孟子難罔以非其道之罔謂造設機謀以籠絡之如陷

物于網罟之中使之不能自脫也君子指王也勿罔君子責尹氏也王縱不肯下問及弗仕之人以裁度其事理而尹氏顧可以非理之事欺罔王行之乎楚語靈王虐白公子張諫曰齊桓晉文皆非嗣也還軫諸侯不敢淫逸心類德音以得有國近臣謗與人誦以自詰也是以其入也四封不備一同而至於有畿田以屬諸侯至于今為令君桓文皆然君不度憂於二令君而欲自逸也無乃不可乎周詩有之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臣懼民之不信君也故不敢不言按詩刺王弗躬弗親而歸咎于弗問弗仕與白公諫楚靈意同式發語辭夷平已止也尹氏之所行固不平矣尚望王平其心止其事也無毋通禁止辭下同小人指尹氏武氏輩也殆鄭云近也孔云無小人近猶云無近小人也按易其殆庶幾乎亦訓殆為近疑通作逮逮訓為及近之義也又大戴禮子貢云學以深厲以斷送迎必敬上友下交銀手如斷是卜商之行也孔子曰詩云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而商

也其可謂不險也此言子夏于交友必慎即無近小人之意瑣通作貞字从貝从小益貝之小者故為細小之義舍人云計謀褊狹之貌愚按此即上文所謂小人也以不一其人故曰瑣瑣下文言有為姻者有為亞者是也爾雅云壻之父謂姻兩壻相謂為亞劉熙云曰亞者言每一人取姊一人取妹相亞次也又並來女氏則姊夫在前妹夫在後亦相亞也膴說文云無骨腊也腴美之意位高則祿厚謂之膴仕按都人士之詩稱彼君子女謂之尹吉鄭氏以為尹氏周室昏姻之舊姓然則此尹氏武氏意必皆憑藉昏連王室以處大位故勸王當擇賢而用之不可使此輩濫居要職也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王可不亟清政地以回喪亂之運收四方之心乎

昊天不傭冬韻韓詩豈本俱作庸降此鞠訩冬韻昊天不惠霽韻降此大戾霽韻君子如屆叶霽韻居例翻俾民心闋叶霽韻苦桂翻君子

如夷夷韻惡去聲怒是違叶夷韻讀如為于嬀翻　賦也此章申首章國既卒斬何用不監之

意但首章為尹氏言此則為王言耳昊大也說文以春為昊天爾雅以夏為昊天然堯典命義和統言欽若昊天則未必為春夏之專稱也傭說文云均直也降下也鞫通作諊爾雅云窮也字从言匊謂以言語相窮詰也說文無諊字當通作凶云惡也象地穿交陷其中也惠順也戾毛云乖也大戾猶言大變也不傭不惠皆指幽王之已事而言詩刺幽王信任昏姻而疎遠宗族所謂不傭也史記言幽王數欺諸侯諸侯叛之所謂不惠也昊天惟以幽王之所行為不均也故降之以鞫諊謗讟囂然離心離德也昊天惟以幽王之所行之事為不順也故降之以大戾身既被弑而周遂東也然則王今日可不知監乎君子與上章君子同皆指王也屆說文云極也闋息也說文云事已閉門也按事已閉門息之意也夷即式夷式已之夷惡怒謂民惡之極而至于怒次

章言民言無嘉是也君子如届二句反上丈不傭而言王之信任姻婭如極于此而後勿復然庶使民弗信之心於此而息君子如夷二句反上丈不惠而言王所行之政如自今以往能反不平而之平則民之惡怒自去矣勸勉之之辭欲王懲前毖後也

不弔昊天叶庚韻鐵明翻亂靡有定叶青韻唐丁翻式月斯生庚韻亦叶青韻桑經翻俾民不寧青韻亦叶庚韻讀如儜漏耕翻憂心如酲庚韻誰秉國成庚韻不自為政敬韻亦叶庚韻諸盈翻禮記作正卒勞百姓敬韻亦叶庚韻師庚翻

賦也定止也昊天於幽王之時降詁降戾其鑒戒甚明如此而王曾不少恤故今日喪亂弘多未有所止左傳成七年吳伐郯郯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能恤無弔者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襄十三年吳侵楚養

由基奔命于庚以師繼之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
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為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
從之戰于庸浦大敗吳師獲公子黨君子以吳為不弔
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合觀此二傳則不弔昊天之
鮮甚明式發語聲月生必盈如月復生言幽王之世既
亂矣而今亂又方始也俾民不寧即前言弗信言惡怒
皆震盪而不安寧之象也憂心如酲家父自道也酲說
文云病酒也前云憂心如惔如烈炎之乍熾據時事之
亂言也此云憂心如酲如宿酒之未醒則兼幽王時之
亂而言也誰秉國成怨問之辭刺尹氏也成猶定也自
其公平正大之體而言則曰國均自其紀綱法度有一
成而不可變者在則曰國成尹氏能秉國成則不至有
今日之事矣不自為政歸咎王也前章所謂弗躬弗親
是也百姓與庶民不同古者以官為氏又左傳云天子
建德因生以賜姓謂建立有德以為公卿因其所生之
地而賜之以為其姓故書君奭篇云百姓王人罔不秉

德明恤酒誥篇云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楚語觀射父云民之徹官百王公之子弟之質能言能聽徹其官者而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為百姓愚按此即指尹氏武氏也尹武二氏乃百官之著姓者今王使之帥師助曲沃是煩勞之也與得已之役故以煩勞嘲之亦微辭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 梗韻

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 梗韻

賦也此章刺尹氏承王命出師而行役于外也四牡駕車四牡馬尹氏所乘也項說文云頭後也領即項四牡項領言四牡之項領整齊可觀蘇子繇謂好其項領是也駕四牡者必加衡軛于頸上故以項領言我瞻四方二句歎其行無所之也蹙迫也騁直馳也俱見說文尹氏助少凌長其心不平其事不順四方諸侯聞之且心非舌刺共加憎惡行將安入乎又徐幹云良農不患疆場之不修而患風雨之不節君子不患道德之不建而患時世之不遇詩曰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

慼慼靡所騁傷道之不遇也豈一世哉豈一世哉劉向新序云宋玉事襄王而不見察意氣不得形於顏色或謂曰先生何談說之不揚計畫之疑也宋玉曰不然子獨不見夫玄蝯乎當其居桂林之中峻葉之上從容游戲超騰往來龍興而鳥集悲嘯長吟當此之時雖羿逢蒙不得正目而視也及其在枳棘之中也恐懼而掉栗危視而蹟行衆人皆得意焉此皮筋非加急而體益短也處世不便故也夫處世不便豈可以量功較能哉詩不云乎駕彼四牡四牡項領夫久駕而長不得行項領不亦宜乎易曰臀無膚其行趦趄此之謂也按此皆借詩辭爲比喻與本旨無涉

方茂爾惡相爾矛尤韻矣既夷既懌如相疇尤韻陸德明本作酬矣賦也茂說文云艸豐盛也爾指尹氏惡謂偏黨不平之惡相說文云省視也矛所以刺者夷平懌悦也疇說文云主人進客也毛云猶道飲也鄭云猶今俗人勸酒按主人進酒於客曰獻客

答主人曰酢主復酌賓曰醻及舉旅則又衆相醻此章據周鄭之事起議先是鄭莊公為平王卿士及平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於是周鄭交惡今曲沃以鄭人伐翼而王又使尹氏武氏助之時尹氏方有寵于王必是以一已愛憎私意播弄其間故家父責之曰當爾惡意方逞視爾之於鄭不難推以相加故使王惡鄭也及爾忿怒既平轉為悅懌則如飲酒者主賓相酬而不倦然何愛憎之至變如此夫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前此王之惡鄭也固為惡其所不當惡今鄭與曲沃同惡相濟王不致討而反助之亦為助其所不當助矣

昊天不平庚韻我王不寧叶庚韻漏耕翻豐本作寍不懲其心覆怨其正叶庚韻諸盈翻

賦也師尹不平將來必致昊天之不平言天怒也俾民不寧其究必至吾王之不寧言王危也天怒君危皆自尹氏之私心釀之可以憬然而改圖矣而莫懲者猶故反自以為是而怨人之規正于爾謂之何

哉

家父音甫作誦叶冬韻牆容翻又楊慎云誦音松淮南書赤松子作赤誦子以究王訩冬韻式新語作或訛爾心以畜新語作蓄萬邦叶冬韻悲恭翻

賦也家父周大夫何休以家為采地因以為氏父其字也春秋桓八年天王使家父來聘十有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皆作詩後事家父刺尹氏之不平不憚激怒于君相盡竭忠于王室者曾幾何時風節頻隳至于曲狥王命而有求車之失人品之難持如此可畏哉誦說文云諷也又周禮注云背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作誦謂作此可誦之辭即此詩是也孔云詩人之情不一或微加諷諭或指斥懲咎或隱匿姓名或自顯官字家父盡忠竭誠不憚誅罰故自載字焉寺人孟子亦此類也王應麟云吉甫作誦美詩以名著者也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刺詩以名著者也為吉甫易為家父孟子難又鄒忠胤云其詩諫尹氏而非諫王故無嫌自稱其

字究說文云窮也訩即凶字以究王訩者家父自陳其作詩之意欲王聽家父之言則王之凶禍當窮止于此庶國不至復斬耳式訛爾心二句又為叮囑尹氏之辭式發語聲訛爾雅云化也猶今人言洗滌腸胃也上章言不懲其心為指尹氏則此言式訛爾心其指尹氏可知舊說謂指王非是畜養也畜萬邦猶云懷諸侯治其亂使上下相安持其危使大小相恤皆畜養之事也尹氏非盡化其從前不平之心必不能為此而王向之失于偏聽輕任者聞此可以覺悟矣左昭二年晉侯使韓宣子來聘公享之季平子賦節之卒章

節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 左傳子貢傳申培說

豐氏本篇名俱作節申豐又作八章章八句今按後四章語氣恰是四段若合而為二其意反不相屬當以章四句為正 董仲舒云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

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向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行哉今觀篇中絶無一語及爭田事惟天方薦瘥說丈作薦嗟云殘歲田也豈即爭田說耶然即如所言亦於義小矣若子貢傳第存桓王伐鄭家父諫之二語而中有闕文申培為暢其說云桓王之時任用非人諸侯咸叛兵敗民殘家父憂之作此以諫王焉此亦據春秋以家父為桓王時人遂附會于伐鄭之事而於詩刺尹氏竟無着落序則以為家父刺幽王益亦為篇序所惑又泥于東遷以後不當有雅故不敢以此之家父為春秋之家父耳愚按幽王時有家伯維宰為褒姒之黨彼決不敢刺王若家父之見于詩春秋止是一人則以左傳載尹氏之伐翼家父之聘魯同在桓王之世此其最足徵者也

雄雉刺衛宣公也軍旅數起出序室家之人思其君子行役于外而作是詩左傳隱四年冬十二月宣公即位隱五年四月鄭人侵衛牧以報東門之役衛人以燕師伐鄭鄭曼伯與子元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秋衛師入郕隱十年秋宋人衛人入鄭又伐戴桓五年王以諸侯伐鄭虢公將右軍衛人屬焉桓十年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使魯為其班後鄭鄭人怒請師于齊齊人以衛師助之戰于郎凡此皆宣公在位軍旅數起之事也是詩之作不知其何時愚意必為以燕師伐鄭而發此室家所思之君子即所使乞師于燕之人也宣初即位當以休養民生為急而仍蹈州吁往轍報復無已快求之刺其殆是與

雄雉于飛泄泄石經作洩洩其羽叶語韻讀如雨於許翻我之懷矣自

詒釋文作貽伊阻語韻　興也雄說文云鳥父也雉解見匏有苦葉篇雉之雄者有冠長尾身有文采善鬬陸佃云雉死耿介妬壟護疆善鬬雖飛不越分域一界之內要以一雉為長餘者雖衆莫敢鳴雊淄岳所謂畫墳衍以分識者也周官曰士執雉士死制故執雉所謂二生一死贄者也泄通作曳牽曳也愚按雉妬壟護疆雖飛不越分域故有牽曳之象今大夫以軍事遠行于外則是雉之不如也懐說文云念思也思其夫也詒通作貽說文云贈遺也伊鄭玄云當作緊緊猶是也阻險難也指軍旅之事而言此行役者必當時在朝同與謀議以啓兵端故其妻咎之曰自詒也左傳趙宣子曰嗚呼我之懐矣自詒伊慼其我之謂矣自詒伊慼與自詒伊阻語氣正同而彼二句不見于經杜預以為逸詩愚疑阻改為慼或傳寫譌也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侵韻展矣君子實勞我心侵韻　興也嚴粲云詩人之言不必

盡同燕燕言下上其音謂雙燕相追逐而飛鳴也此言雄雉下上其音則止是一雉之音或下或上也愚按雌飛不越分域故其鳴音近而可聞今大夫遠行在外則無音之可聞矣展說文云轉也君子謂其夫也展轉在懐惟此仰望終身之君子實使我心憂勞而不置也所以勞我心者誠慮其挑釁賈禍非徒牽於閨門之愛而已

瞻彼日月悠悠說苑作遙遙我思叶灰韻新才翻道之云遠曷云能來灰韻賦也程子云日月取其迭往迭來之意又日月陰陽相配而不相見且旦暮所見動人情思悠說文云憂也嚴粲云視日月之往來則君子之從役積時已久矣使我心悠悠然思之道路之遠如此不知何時能歸乎又家語載孔子謂季孫曰今世之陵遲亦久矣而能使民勿踰乎因引此詩而曰伊稽首不其有來乎其意謂若施德化使下人稽首歸向雖道遠必有來者然則此章乃刺宣公不務德以來遠人即下

章規其不忮不求之意並存之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叶陽韻寒剛翻亦叶漾韻合浪翻不忮不求何用不臧陽韻亦叶漾韻才浪翻賦也百猶凡也百爾君子泛及同時在位者而言德在內主于心行在外主于行忮說文云恨也毛傳云害也求通作逑說文云斂聚也臧善也言告爾有位之君子我婦人亦不知如何為德行也我但知人若不忮恨而傷害于人不貪求而斂聚非有則何往而不善乎刺當時之不然也夫不忮求則臧苟徒以忮求為事則必不臧矣言外深有為宣公慮患之意而亦慮其君子之及所以勞心于伊阻之自詒而悠悠不能已也胡安國云春秋之時用兵者非懷私復怨則利人土地耳不忮則能懲忿不求則能窒慾然後貪忿之兵亡矣朱善云不忮不求此孔門克己之術求仁之方而婦人能言之其亦可謂賢也已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

路終身誦之韓詩外傳云喜名者必多怨好與者必多辱唯滅跡于人能隨天地自然為能勝理而無愛名名興則道不用道行則人無位矣夫利為害本而福為禍先惟不求利者為無害不求福者為無禍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又云聰者自聞明者自見聰明則仁愛著而廉恥分矣故非道而行之雖勞不至非其有而求之雖強不得故智者不為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害遠而名彰也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又云安命養性者不待積委而富名號傳乎世者不待勢位而顯德義暢乎中而無外求也信哉賢者之不以天下為名利者也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雄雉四章章四句 序云刺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

國人患之而作是詩今按此詩但是婦人思君子從役於外如朱傳之說而絕無譏及淫亂之意毛

鄭欲牽經以配序至謂下上其音與宣公大小其聲怡悅婦人可笑甚矣子貢傳申培說皆以為大夫諫管叔之詩然觀此詩以雄雉起興而又曰展矣君子實勞我心及瞻彼日月一章自是婦人思夫之語

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齊人聞而惡之按左傳初衛宣公烝于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職為之娶于齊而美公取之是謂宣姜即此事也宣公名晉莊公之庶子桓公之弟也以周桓王二年即位實魯隱公之五年也史記載伋壽爭死事在宣公十八年計其納宣姜當在初即位時伋急古字通用嚴粲云自齊人言之故以籧篨戚施詆衛君而無嫌非衛人之辭也

新子貢傳申培說豊氏本俱作親下同臺有泚叶紙韻淺氏翻說文作玼云玉色鮮也河水

瀰瀰紙韻燕文選注作嬿說文作暥云目相戲也豊氏本作嫚下同婉之求籧篨不

鮮叶紙韻想止翻賦而比也爾雅云四方而高曰臺水經注云鄄城北岸有新臺寰宇記云在濮州鄄城

縣北十七里蘇轍云國人疾宣公而難言之故但識其臺之所在而已孔穎達云此時伋妻蓋自齊始來未至于衛而公聞其美恐不從己故使人于河上為新臺待其至于河而因臺所以要之耳若已至國則不須河上要之矣泚說文云清也新臺有泚言新臺之下有此泚然之清水也瀰說文云水滿也水所以潔汚穢公反于河上而為淫昏之行雖挹彼洪流安能滌之乎登茲臺可以愧矣燕安婉順也俱見說文燕婉謂伋也籧篨說文以為麤竹席顏師古云織蓆而麤文者方言云關西謂之簟其粗者謂之籧篨按籧篨人或編之為囷其狀

如人之擁腫而不能俯者故以名不能俯者之疾與末章戚施皆借以醜宣公非真有此疾也鮮通作癬說文云乾瘍也其物善侵淫移徙亦惡疾也言齊女之來固將求為燕婉者之匹若彼醜惡之人何不嬰被重疾而顛使能為新臺之遊以逞其淫穢之行乎甚惡之之辭

新臺有洒 叶銑韻蘇典翻與洗字通韓詩作漼云鮮貌豊本同

河水浼浼 叶銑韻亡辨翻韓詩作浘浘云盛貌豊本同

燕婉之求蘧篨不殄 銑韻 賦而比也洒說文云滌也新臺有洒言新臺之下有水來洒滌之也按爾雅云望厓洒而高岸洒義同此浼說文云汙也詩緝云浼浼水濁沉貌臺下之水甚深而公為淫昏之行累此河水亦浼浼然受其汙也殄說文云盡也爾雅云絕也言此等醜惡之人天何不盡絕之也至此而惡之之辭為益甚矣一說鮮少也殄絕也詩意蓋曰方將燕婉是求豈意世固不乏蘧篨者哉亦通

魚網之

設鴻則離夫韻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夫韻戚施說文作䶑鼁韓氏集韻作覙覙楊氏古音略作頳頳比而賦也網說文云庖犧所結繩以漁鴻鴈之大者離易云麗也設魚網者空得魚鴻反麗焉所得非所求也魚比假鴻比宣公戚施人之不能仰者亦醜疾也又太平御覽載薛君云戚施蟾蜍也楊慎云蟾蜍形大背上多痱磊行極遲緩不能跳躍亦不解鳴多在濕處故詩人以況宣公老而無恥之狀說文引詩作䶑鼁即此物也以䶑鼁為戚施其音之轉乎又按爾雅云籧篨口柔戚施面柔孔云籧篨戚施本人疾之名晉語籧篨不可使俯戚施不可使仰是也但人口柔者必仰面覩人之顏色而為辭似籧篨不能俯之人因名口柔者為籧篨面柔者必低首下人媚以容色似戚施之人因名面柔者為戚施而季本不以為然以為籧篨龜匈之疾戚施駝背之疾葢衛晉以舅為君初至新臺時則以尊臨卑外為尊大之態如籧篨然

其後見齊女有未順者則俯而求之極其卑屈如戚施矣故衛人形容其情狀如此新臺二章本在臺言而皆曰籧篨魚網鴻離一章則言戚施義各有當也真德秀云宣公既納伋妻而殺伋壽自伋壽死而國俗敗子頑烝之上烝君母君臣父子之行皆同於禽獸衛國之俗亦與之俱敝安得狄人之禍不乘之以作乎夫狄人非能滅衛國也以衛君自為禽獸而後狄人得以肆焉亂亡之自兆也原宣公之初亦溺於情欲而不能制耳安知其禍若此之烈哉三山李氏云聖人存此以垂戒後世宜懲其轍而乃有踵其惡者楚平王納太子建妻唐明皇納壽王妃此三君者其惡一也其後宣公之子伋壽為賊所殺惠公奔齊子懿公為狄所滅楚平王有鞭尸之禍唐明皇身竄南蜀幾失天下則知淫亂之禍其報如此可不戒哉

新臺三章章四句子貢傳作覯臺申培說作覯臺序謂刺衛宣公也云云國人

惡之而作是詩也朱傳從之申培說亦云衛宣公為伋娶婦而美築新臺而自納之衛人惡之而賦其事子貢傳但云衛宣公納伋之妻國人惡之今按國人即惡其君未必敢顯然自為籧篨戚施嚴氏之說固自中理

蝃蝀刺衛宣公奪太子伋婦也亦齊人所作史記衛世家云初宣公愛夫人夷姜夷姜生子伋以為太子而令右公子傅之右公子為太子取齊女未入室而宣公見所欲為太子婦者好說而自取之更為太子取他女今按此詩及新臺皆為此事而作新臺作于宣姜初至衛之時此詩作于宣姜既配公之後所以知為齊人語者以懐昏姻也大無信也二語知之

蝃爾雅說文作䗖蝀在東皮日休云鴛鴦在梁䗖蝀在東即後人疊韻之始莫之敢指

紙韻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叶紙韻蕩以翻興而賦也蝃蝀通作螮蝀毛傳云虹也

爾雅云螮蝀謂之雩郭璞云俗名為美人音義云虹雙出色鮮盛者為雄雄曰虹闇者為雌雌曰蜺虹色赤白蜺色青白春秋元命苞云陰陽之氣聚為雲氣立為虹蜺離為倍僑分為抱珥曹氏云淮南子曰天二氣則成虹說者謂陰陽相干也蓋陰氣積而上升日光映之乃成虹莊子云陽炙陰成虹劉公瑾云虹之為質不映日不成蓋雲薄漏日日映雨氣則生也今以水噀日亦成青紅之暈劉熙云虹攻也純陽攻陰氣也又云淫風流行男美于女女美于男恒相奔隨之時則此氣盛按爾雅螮蝀名雩夫雩以祈雨也謂之雩者猶言雨與不雨尚未定也在東者暮虹也虹隨日所映故朝在西而暮在東也蔡邕云夫陰陽不和昏姻失序即生此氣虹見有青赤之色常依陰雲而晝見于日衝無雲不見太陰亦不見見輒與日相互率以日西見于東方故詩曰螮

蝀在東蝃蝀虹也劉熙云蝃蝀其見每于日在西而見于東掇飲東方之水氣也顧起元云雲心漏日日脚射雲則虹特明俗謂之黨謗謂東黨日頭西黨雨信然大率與霞相映朝霞不出市暮霞走千里是也指以手指之也莫之敢指者深惡而諱及之也陸佃云夫水氣之在天成虹天之淫氣爾尚且惡之如此而況于人乎愚按蝃蝀在東所以擬衛宣也宣年老比日薄西山矣而淫恣不已猶蝃蝀為天之淫氣見于日在西之時也陰陽不和不能降雨澤猶之昏姻失序不能成家道也女子指宣姜也有行謂嫁也女子有行與父母兄弟相隔遠矣公於是無所顧忌因取而自納之耳韓詩溥云臣子為君父隱藏故言莫之敢指又曰乃如之人兮

朝豐氏本作鼂下同隮于西按隮西亦叠韻崇朝其雨麋韻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叶麋韻滿補翻與而賦也隮本作躋爾雅云陞也按周禮眡祲掌十煇之法以觀妖祥

辨吉凶一曰祲二曰象三曰鑴四曰監五曰闇六曰瞢七曰彌八曰敘九曰隮十曰想孔穎達云隮虹隮也縣升氣所為故號虹隮朱子云蓋忽然而見如自下而升也崇之言終音之近也從旦至食時為終朝朝隮于西擬宣姜也姜年少正如朝日在東之時而與宣公為配耦猶蝃蝀之朝升于西雖能成雨然不過終朝止耳以女妻配老夫暫爾歡娛其能久乎女子有行遠在異國兄弟父母不能為謀而使之失身至此深惜之也上先父母此先兄弟變文叶韻非有他義

乃如之人真韻也韓詩外傳作兮說苑無也字懷昏姻真韻豐氏本作婣也大無信叶真韻息鄰翻也不知命叶真韻眉辛翻也

賦也乃如之人指衛宣也懷猶戀也禮記疏云壻曰昏妻曰姻壻以昏時而來女則因之而去此云懷昏姻者言宣公心思戀戀欲與宣姜諧昏姻之事也宣公為其子求昏于齊竟自取之是與其初約相背故曰大無信也

命者人所禀于天之正理子思所云天命之謂性也縱欲恣情不顧禮義裂衣裳為毛羽貶人類于禽獸如宣公者彼豈知禀受之初有所謂天命之理哉故曰不知命也又按韓詩外傳及劉向說苑云天地有合則生氣有精矣陰陽消息則變化有時矣故人生而不具者五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施化三月達眼而後能見七月生齒而後能食期年生髕而後能行三年顖合而後能言十六精通而後能施化陰陽相反陰窮反陽陽窮反陰故男八月生齒八歲而齠齒十六而精化小通女七月生齒七歲而齓齒十四而精化小通是故陽以陰變陰以陽變故不肖者精化始具而生氣感動觸情縱欲故反施亂化是以年歲亟夭而性不長也詩曰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賢者不然精氣闐溢而後傷時之不可過也列女傳亦云大無信也不知命也言嬖色殞命也按此皆以命為壽命之命蓋古說云爾然于義膚矣

蝃蝀三章章四句 序云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朱謀瑋云文公懲衛之難終乎縱欲忘禮故為是詩使瞽朝夕諷誦于宮闈之内以示教戒焉今按是詩之屬于文公時無所依據序詩者或以其篇次在定之方中之後從而附會之耳韓詩傳則云刺奔女也詩人言蝃蝀在東者邪色乘陽人君淫佚之徵雖亦近似然莫能定其為何世至子貢傳申培說皆以為衛靈公為南子召宋朝于宋國人譏之按太白詩云漢祖呂氏食其在旁秦皇父后毒亦淫荒蝃蝀作昏遂掩太陽似與其意脗合然靈公之世已在春秋之末聖人刪詩疑未及此

君子偕老刺衛宣姜之詩 出申培說朱傳同子貢傳亦以為宣姜不閑于禮衛人風之按宣公奪公子伋之妻其後遂稱宣姜則儼然為君夫人矣序以君子偕老發端故知為刺宣

姜也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叶歌韻居何翻委委爾雅音義作禕禕佗佗歌韻爾雅音義作它它釋文作他他如山如河歌韻象服是宜叶歌韻牛何翻子之不淑豈氏本作叔云如之何歌韻賦也君子指宣公也凡婦人稱夫為君子偕俱也倡隨大義從一而終所謂偕老也此一句正指宣姜言若曰之人也是君子之所將偕與俱老也云爾副者祭服之首飾毛傳云編髮為之按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次追衡笄注云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為之飾其遺象若今之步搖矣服之以從王祭祀編者編列他髮為之其遺象若今假紒服之以告桑也次者髮髢他髮而次第其長短與已髮相合為紒服之以見王也追者治玉石之名謂治玉為衡笄即詩追琢其章之追衡笄鄭玄以為二物

其制皆以玉為之謂祭服有衡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縣瑱孔氏以左傳衡紞紘綖証之謂紞與衡連文明言紞為衡設矣然衡者横也笄横據在頭上以横貫為横此衡垂在副旁當耳據人身而言竪為從則此衡為横其衡下乃以紞懸瑱也愚按如孔說大是強解左傳雖衡紞連言然自是兩事如下言紘綖紘是纓從下而上者綖是冠上覆之玄布何相涉之有且衡之為制既言垂于副之兩旁何得名衡據鄭衆杜預解衡但謂維持冠者愚意左傳言衡直是指笄而周禮衡笄連文亦正謂笄横貫在頭上故名之謂衡笄耳男子之笄以維持冠婦人之笄則以固髮所以知后笄用玉者以弁師王之笄以玉故知后與王同也侯夫人無考珈說文云婦人首飾毛傳云珈笄飾之最盛者所以别尊卑鄭箋云珈之言加也孔云以珈字從玉則珈為笄飾縣副既笄而加此飾故謂之珈如漢之步搖之上飾也言六珈必飾之有六據此侯夫人為六王后則多少無文

也季云笄本婦人之常飾惟副之珈則后夫人有之卿大夫以下妻所無也錢氏云今人步揺加飾以珠飾之少者六多者倍蓰至三十六據詩云六珈然則古玉數凡六也按後漢書輿服志云皇后步揺以黄金為山題貫白珠為桂枝相繆一爵九華熊虎赤羆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詩所謂副笄六珈者諸爵獸皆翡翠為毛羽金題白珠璫繞以翡翠為華云疑未必古制也委說文云委隨也字从女从禾徐鍇云女子從人者也徐鉉云取禾穀垂穗委曲之貌佗説文云負荷也愚按委委以狀其行步之美佗佗則指其首容所負荷者而言即副笄六珈是也朱子云如山安重也如河寛廣也又季云山河衛國之疆域故特舉以明同主山川之意象服即下章翟也孔云翟而言象者象鳥羽而畫之故謂之象以人君之服畫日月星辰謂之象故知畫翟羽亦為象也宜說文云所安也子謂夫人也淑通作俶說文云善也此章及次章皆以祭服為言以見夫人承宗祧

之重不可慢易輕恌況祭祀家廟其禮尚嚴神實鑒之必有委委佗佗如山如河之度而後可與象服相宜有如子而不淑謂此象服何哉蓋惜其不稱也咏歎諷動優柔不迫舊說徑以子之不淑二語為指斥之詞似未是

玼陸德明云本或作瑳與後文同不容重出兮玼兮其之翟叶霽韻都計翻也鬒說文作㐱髮如雲不屑髢霽韻周禮注作鬄也玉之瑱也說文作㐱象之揥霽韻陸德明云一作摘音同或作擿又作諦並非也揚且子餘反之晳按晳字係錫韻無霽韻疑當作晳从折不从析詩明星晳晳易明辨晳也皆此晳也霽韻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霽韻也

賦也玼說文云玉色鮮也王肅云顏色衣服鮮明貌上章言子指宣姜此言其者承上文也翟山雉尾長者取以為衣名按周禮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緣衣註云

褘當作翬揄與揺同狄與翟同皆雉名伊雒南雉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江淮南雉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揺褘衣畫翬揄翟畫揺闕則刻繒為翟形而不畫褘衣從王祭先王之服色玄揄翟從祭先公服色青闕翟祭小祀服色赤孔云凡諸侯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上公夫人得褘衣以下褘衣從君見大祖揄翟從君見羣廟闕翟從君祭羣小祀侯伯夫人得揄翟以下揄翟見大祖及羣廟闕翟祭羣小祀又郝敬云闕狄喪大記作屈狄栖伏曰屈狄有揄屈猶衮龍有升降也鄭玄云三翟以翟雉之形為飾不用真羽孫毓云自古衣飾山龍華蟲藻火粉米及周禮六服無言以羽飾衣者羽施于旌旂蓋則可施于衣裳則否蓋附人身動則卷舒非可以羽飾故也鞠菊通黄衣也告桑事之服展王藻作襢說文作褻云丹縠衣也毛傳亦云襢有展衣者以丹縠為衣與說文合當從之禮見王及賔客之服緑當作禒御于王之服色黑此后六服也又按鄭司農謂褘衣

玄揄翟青闕翟赤展衣白鞠衣黃褖衣黑而孫毓以為褘衣赤闕翟黑展衣赤其揄翟鞠衣褖衣同俱未詳所出姑兩存以俻考此翟依鄭說則揄翟闕翟也與上章言副皆祭祀之服鬒說文云髮稠也鄭玄云髮黑也二義蕉之以下曰如雲則稠密之象又天油然作雲亦黑象也屑說文云動作切切也髢亦作鬄說文云髲也宣姜髮美無資于髢故不切切于用髢也瑱說文云塞耳也以玉為之亦曰充耳周禮弁師職云侯玉瑱夫人與君同也象象齒也揥所以摘髮因以為飾一云以象骨搔首若今篦兒一云整髮釵也未詳孰是玉瑱禮服所有象揥禮服所無今並用之亦非禮也揚說文云飛舉也且朱子云助語辭晳通作晢說文云昭晢明也言揚又言晳形容其軒昂開爽之狀想其瞻矚舉止風流照映正與如山如河之象相反而又致訝于天帝胡然生有此人益歎其為尤物也禮記疏云據其在上之體謂之天因其生育之功謂之帝帝為德稱是也舊說以為

言其服飾容貌之美見者驚猶鬼神如唐人咏太真詩云若非羣玉山頭見會向瑶臺月下逢然匹天帝于婦人褻斯甚矣

瑳兮瑳兮其之展叶先韻張連翻也蒙彼縐絺是紲說文作褻今石經作絏袢叶先韻汾沿翻也子之清揚揚且子餘反之顏叶先韻倪堅翻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叶先韻子權翻韓詩作援也

說文作兮賦也瑳說文云玉色鮮白也展展衣解見次章展衣色赤而云瑳兮者蓋象下文縐絺之色而言如從鄭司農以展衣為色白則瑳兮又即象展衣之色矣宣姜以禮見君及賓客宜服展衣蒙通作冡說文云覆也縐絺鄭箋云絺之蹙蹙者孔云絺者以葛為之精曰絺麄曰綌其精尤細靡者縐也言細而縷縐也按周禮六服之外原有素沙鄭注謂素沙為六衣之裏據襍記云復用素沙其非衣裏明矣所謂蒙彼縐絺乃展衣上加縐絺蒙之即素沙

也郝敬云素沙即白紗所以加于衣上者尚絅之意古婦人盛服以薄綃蒙于外凡繒薄細者皆稱絺即今方目紗之類不獨葛也紲說文云系也袢說文云衣無色也一云近身衣也故其字从衣从半即所謂褻衣也清視清明也揚觧見上章顔說文云眉目之間也揚且之顔者言其飛舉之象見於眉目之間也展據周禮注即其之展也之展謂展衣也展如之人兮言服展衣者有如此人也爾雅云美女為媛說文云人所援也从女从爰爰者引也謂其徒有美色而無小君之德至以邦之媛斥之其刺之益深切矣歐陽修云詩人之意責之愈切則其言愈緩君子偕老是也鄭樵云詩有美刺者不可以言語求必將觀其意可矣其頌美是人也不言其所為之善而言其冠佩之華容貌之盛而民安之以見其其無愧也緇衣之宜兮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是也其譏刺是人也不言其所為之惡而言其爵位之尊服飾之美而民疾之以見其不堪也節彼南山維石巖巖君

子偕老副笄
六珈是也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序謂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朱子云此詩所以作亦未可考愚按今以詩之世論之則舍宣姜無足當此者碩人之詩雖贊美容貌頎頎相似而此曰子之不淑又曰邦之媛也其非所以施之莊姜明矣

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出序子貢傳云時不尚德陳古以風之中培說亦云陳古諷今之詩而皆不著其世嚴粲以為此宣公時詩按宣公上烝父妾下納子婦淫穢已極國人不欲斥言故托言思靜女以為刺亦猶車舝之思淑女也鄭玄云以君及夫人無道德故陳

静女遺我以彤管之法

靜女其姝虞韻董氏云隋得江左本作姝豐氏石經本亦作姝俟我於城韓詩外傳作乎城隅虞韻愛説文石經及豐氏本作僾云彷彿也方言注引作薆云掩翳也而不見搔首踟蹰虞韻踟蹰文選注作躊躇賦也靜通作竫説文云亭安也以德言故曰靜女姝説文云好也此賛其色言既有德而又有色也俟通作竢説文云待也周禮王城高七雉隅九雉隅説文云陬也吕大臨云君命古之人君夫人媵妾散處後宫城隅者後宫幽閒之地也女有靜德又處于幽閒而待進御此有道之君所好也故張敬夫詩云後宫西北遂城隅竢我幽閒念彼姝愛而不見二句俱指靜女言愛通作僾説文云彷彿也搔説文云括也括者絜也搔首即束髮之謂也踟本作峙从止寺聲从止者止而不進也右旋寺與待同意蹰

本作踽說文云峙踽不前也靜女安處于後宮幽閒之地以待君命雖彷彿見其容貌而猶未得見方且莊其首容峙踽而未遽進其守禮如此

靜女其孌銑韻亦叶寒韻落官翻貽我彤管叶銑韻古轉翻亦叶寒韻古丸翻彤管有煒叶紙韻讀如委鄔毀翻說釋文作悅懌女美紙韻

賦也孌說文云慕也靜女其孌言此女之可慕也貽說文云贈遺也彤說文云丹飾也彤管鄭玄云筆赤管也毛傳云彤管以赤心正人也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后妃羣妾以禮御于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長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既御著于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法孔穎達云此是女史之法似有成文未聞所出或謂古以刀為筆未有用毫毛者安得有管故書謂之畫蓋以刀筆刻畫于簡至秦蒙氏始以毫毛製筆故漢以來始有竹簡寫之之說豈

坊辨之云夫以刀刻木乃包羲史皇書契之始至黄帝命沮誦為史以桼書記事于竹簡以墨書記言于帛桼則削竹如筋以點之故有科斗之形墨必用有毫之管然後可書于帛孔子修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削謂以刀除去竹簡之桼書筆則以墨書于帛也世傳蒙恬作筆謂始用中山兔毫前所用者羊豕之毛而已若用刀于帛豈不百碎焉能成字耶按貽我彤管益静女以此寓規諫之意進御以叙有過必書是也晉張華嘗假女史作箴其辭曰茫茫造化二儀既分散氣流形既陶既甄在帝庖羲肇經天人爰始夫婦以及君臣家道以正而王猷有倫婦德尚柔含章貞吉婉嫕淑慎正位居室施衿結褵虔恭中饋肅慎爾儀式瞻清懿樊姬感莊不食鮮禽衛女矯桓耳忘和音玄熊攀檻馮媛趨進夫豈無畏知死不恡班妾有辭割驩同輦夫豈不懐防微慮遠道罔隆而不殺物無盛而不衰日中則昃月滿則微崇猶塵積替若駭機人咸知飾其音而莫知飾其性性之

不飾或愆禮正介之藻之克念作聖出其言善千里應之苟違斯義則同衾以疑出言如微而榮辱繇茲勿謂幽昧靈鑒無象勿謂玄漠神聽無響無矜爾榮天道惡盈無恃爾貴隆隆者墜鑒于小星戒彼攸遂比心螽斯則繁爾類驩不可以黷寵不可以專專實生慢愛極則遷致盈必損理有固然美者自美翩以取尤冶容求好君子所讐結恩而絕職此之繇故曰翼翼矜矜福所以興靖恭自思榮顯所期女史司箴敢告庶姬此亦貽彤管之意但詩在規人君而彼則專主戒後宮耳煒說文云盛赤也女指君所悅之女非謂靜女也靜女以彤管貽君則固將以禮坊君矣然雖靚彤管之有煒記過記動何如可畏而我心喜悅在於女之美有非彤管之所能過者蓋情欲在人其易發而難制類若此左傳引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杜預注云雖悅美女義在彤管女史記事規誨之所執

自牧歸荑洵釋文作詢美且異寘韻匪女之為美

美人之貽叶眞韻羊至翻比也自從也爾雅云郊外謂之牧周禮三曰藪牧小雅我出我車于彼牧矣是也張子云牧牧地也不耕種之牧地則多草木根芽歸猶猒也歸孔子豚之歸韻會云茅之始生曰荑今人食之謂之茅堰詩手如柔荑或作稊列子因以為茅靡一作弟靡弟讀如稊荑與弟稊一也易曰藉用白茅荑芽本潔白之物況荑乃茅之始生者采之自郊外以比美女自外至而進之君也洵通作恂說文云信也洵美且異言其美色信異於人也匪通作非女之為美即上章所云女美也人指靜女貽即貽我彤管之貽美女雖有色可悦而不若靜女之所貽者能以禮坊君不納於淫也故申之曰女之美何足美如若人以彤管貽我乃可美耳次章所云靜女其孌者以此今衛君與夫人不則德義而惟淫佚是聞何無有靜女其人者以彤管規誨之也

乎

靜女三章章四句朱子以為此淫奔期會之詩貽我彤管豈淫奔人語耶

相鼠衛夷姜謫宣公也班固白虎通云夫婦榮恥共之詩云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此妻諫夫之詩也愚按妻之諫夫至欲以身殉之其情可謂極矣此詩在衛風中雖不著作者之名然攷左傳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其後為之娶于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於是夷姜縊夫宣烝父妾而奪子妻躬鳥獸之行人之無禮孰過于此夷姜先既失身後復失寵不勝其憤恚之甚因而自裁所謂不死何為其志已先露之矣故定為夷姜之詩亦以合于妻諫夫之說

相去聲下同鼠有皮夫韻人而無儀夫韻豐氏本作義下同人而無漢書作亾儀不死何為夫韻比也相說文云省視也鼠穴蟲也似獸善竊晝伏夜動人見其形而惡之故

首以皮言儀容也凡舉動之可觀者皆是左傳云有儀可象謂之儀人無威儀則衣冠掃地而軀殼徒存亦猶鼠之僅有皮耳甚醜之也嚴粲云舊說鼠尚有皮人而無儀則鼠之不若以人之儀喻鼠之皮非也說詩全在點掇此緣誤加尚字耳尚字當作只字言鼠則只有皮人則不可以無儀人而無儀則何異于鼠如此語意方瑩點掇人而二字分曉人亦天地一物耳饑食渴飲無休時若非道義充其腹何異鳥獸安鬚鬢眉即此意也愚按上人而無儀是泛言為人不可以無儀下人而無儀則謂其夫之無儀也此夷姜刺宣公之詞也彼人而既無儀若此矣我不幸而身既為彼所汚又為彼所棄不死欲何為哉詞若決絕而意寓感動此班固所以謂妻諫夫之詩也馮時可云地無去天之義妻無去夫之義所謂不死何為者不忍其夫之無禮甘死而不去也左傳襄二十七年齊慶封來聘曾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

相鼠有齒紙韻人

而無止紙韻人而無止不死何俟紙韻比也按說文鼠字象形徐鍇謂鼠好齧傷故象齒又鼠有齒而無牙行露之詩云誰謂鼠無牙是也止釋文云止節也言無禮節也鼠偷食苟得而不知止宣公前淫父妾後淫子妻其漁色無厭有如此鼠矣俟通作竢說文云待也

相鼠有體薺韻人而無禮薺韻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叶薺韻少禮翻比也體四體禮者天理之節文所該甚廣夫婦人倫之首尤禮之所最重者言鼠亦能行但有四體而無禮人而無禮則與鼠之行走何異遄爾雅云疾也今人而既以無禮加我矣奈何不速死乎未幾而姜果自縊姜固無足道者然衛宣之醜則已甚矣聖人錄刺宣之詩不一而足甚惡之也又禮記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是故夫禮必本于天殽于地列于鬼神達

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韓詩外傳載孔子曰為上無禮則不免乎患為下無禮則不免乎刑上下無禮胡不遄死左傳定八年晉師將盟衛侯于剸澤涉佗捘衛侯之手及捥衛侯怒叛晉十年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繇涉佗遂殺涉佗君子曰此之謂棄理必不鈞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昭三年鄭伯如晉公叔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授之以策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伯石之汰也一為禮于晉猶荷其祿況以禮終始乎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其是之謂乎晏子春秋云景公飲酒酣曰今日願與諸大夫為樂飲請無為禮晏子蹙然改容曰君之言過矣羣臣固欲君之無禮也力多足以勝其長勇多足以弑君而禮不使也禽獸矣力為政彊者犯弱故日易主今君去禮則是禽獸也羣臣以力為政彊者犯弱而日易主君將安立矣凡人之所以貴乎禽獸者以有禮也故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又云

景公飲酒數日而樂釋衣冠自鼓缶晏子朝公曰寡人甚樂此樂欲與夫子共之請去禮晏子對曰君之言過矣羣臣皆欲去禮以事君嬰恐君子之不欲也今齊國五尺之童子力皆過嬰又能勝君然而不敢亂者畏禮義也上若無禮無以使其下下若無禮無以事其上夫麋鹿維無禮故父子同麀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禮也嬰聞之人君無禮無以臨其邦大夫無禮官吏不恭父子無禮其家必凶兄弟無禮不能久同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以上諸條但謂無禮之人必有死亡之禍以著禮之為急與詩之本指異

相鼠三章章四句申培說以為刺三叔之詩子貢傳以為朱處不義鄘人刺之豐熙云霍叔名處初封于鄘鄒忠胤云處與鼠同音似非無意而作愚謂此特因是詩列于鄘風遂從而附會之耳序則云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君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此亦為毛傳

篇次所誤尤覺不倫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于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出序毛氏云皆述逐婦之詞也宣姜有寵而夷姜縊是以其民化之而谷風之詩作所謂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者如此朱善云谷風雖棄婦所作而觀其自敘有治家之勤有睦鄰之善有安貧之志有周急之義則是初無可棄之罪也然其言之有序而不迫如此殆庶幾乎夫子所謂可以怨者矣

習習谷風以陰豐氏本作霒以雨虞韻黽陸德明本作僶勉黽勉韓詩作密勿同心不宜有怒叶慶韻腰五翻顏師古云自古讀有上去二音今山東河北但知怒有去聲失

其真也采葑字書作蘴采菲無以下體薺韻亦叶紙韻天以翻德音莫違

及爾同死紙韻亦叶薺韻少禮翻　比而賦也習本鳥數飛之義轉訓為重復正以數義取之谷風

詩詁云風自谷出也陸佃云谷風言其自詩大風有隧有空大谷者大風之自也按宋玉風賦大風盛怒于土

囊注謂土囊谷口也嚴粲云來自大谷之風大風也盛怒之風也又習習然連續不斷所謂終風也又陰又雨

無清明開霽之意所謂曀曀其陰也皆喻其夫之暴怒無休息也舊說谷風為生長之風以谷為穀固已不安

又以習習為和調喻夫婦和同說此詩猶可通至小雅谷風二章言維風及頹頹暴風也非和調也三章言草

木萎死非生長也其說不通矣詩多以風雨喻暴亂北風其涼喻虐風雨凄凄喻亂風雨摽搖喻危大風有隧

喻貪故風雅二谷風邶下文言以陰以雨喻暴怒猶終風且曀喻州吁之暴也雅下文言維風及雨喻恐懼猶

後人以震風淩雨喻不安也愚按爾雅東風謂之谷風疏謂谷之言穀穀者生也然則此谷風亦與彼谷風異矣黽蟲名鼃黽也其性好躍越王見怒蛙式之為其有氣即此蟲也勉說文云强也曰黽勉者雖力所不堪猶勉強為之似黽之奮躍而不自量力者然怒說文云恚也言我黽勉盡力于家事與爾同心爾不宜以暴怒加我如此也采說文云捋取也葑說文云蕦蓯也毛傳云須也按爾雅云須葑蓯孫炎云須菜名葑蓯草木疏云蕪菁也亦名蔓菁郭璞云今菘菜也陸德明云案江南有菘江北有蔓菁相似而異張萱云蕪菁其梗短連地而生葉濶而紅夏則苗枯又名雞毛菜唐本草注根葉及子乃是菘類特梢似蘆菔耳陸佃云蕪菁似菘而小有臺字書葑作蘴方言云蘴蕘蕪菁也陳楚之郊謂之蘴魯齊之郊謂之蕘關之東西謂之蕪菁趙魏之郊謂之大芥其小者謂之辛芥或謂之幽芥其紫華者謂之蘆菔東魯謂之菈遾陶隱居云蘆菔是今溫菘根可食

葉不可食蕪菁根乃細于溫菘而葉似菘可食然則是蕪菁蘆菔非一物矣圖經又云蕪菁亦謂之臺子春食苗夏食心秋食莖冬食根又名諸葛菜嘉話録云諸葛所止必多種之纔出甲便可啖一也葉舒可煮食二也久居則隨以滋長三也棄之不足惜四也回則易尋而采五也冬有根可斸而食六也比諸菜其利最博菲孫炎云葍類也陸璣云似葍莖粗葉厚而長有毛三月中蒸煮為茹甘美可作羹幽州人謂之芴爾雅又謂之蒠今河內人謂之宿菜按爾雅云菲芴郭璞注以為土瓜也又云菲蒠菜郭注以為生下濕地似蕪菁華紫赤色可食孔穎達云爾雅菲芴與蒠菜異釋郭注似是別草如陸之言又是一物某氏注爾雅二處引此詩即菲也芴也蒠菜也土瓜也宿菜也五者一物也唐慎微云土瓜根似葛細而多糝即月令所謂王瓜無如論語無乃為倭乎之無下體毛傳云根莖也周祈云二物根為美詩人謂采葑采菲者得無以下體之故乎愚按此即

取節之意舊注謂不可以其根之惡而棄其莖之美葢蘇不辨二物故也程大昌云古者祭之用牲以上體為貴羊首牛首肩臑心肺皆上體之物也至於脣腸臀足之類皆不用以其在下而汙穢也蕪菁之葉可食而不如其根之美故采葑者不棄下體也左僖三十三年晉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請用之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又坊記子云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孔穎達云引此詩證君子不盡利于人無以其根美則并取之義與此同德音程子云好音也指其夫言莫之言無音之近也違說文云離也同死猶云偕老也言若使爾存取節之意而德音之加于我者無相離背之意則亦可以及爾同死而有終矣傷

所遺之不然也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徵韻不遠伊邇薄送我畿徵韻誰謂荼苦其甘如薺韻宴釋文作燕爾新昏豊本作親如兄如弟薺韻

賦而比也上章言望與其夫偕老此乃述其見棄遲遲說文云徐行也違猶背也言我之被棄行于道路遲遲不進蓋其足欲前而心有所不忍如心與足相背然也楊慎云紫玉歌所謂身遠心邇洛神賦所謂足往神留皆祖其意畿者疆限之名毛傳以為門內也孔云周禮九畿及王畿千里皆期限之義言至有限之處故知是門內呂祖謙云韓愈諡癘鬼詩白石為門畿蓋以畿為門閫也按韻會閫門梱也即門限兩旁夾木此非真謂其夫之送之言我既行矣汝與我訣別即不敢望其遠獨不可近相送而一至于畿乎柰何其不一顧也恝斯極矣白虎通云出婦之義必送之接以賓客之禮君子絕愈于小人之交詩云薄送我畿正謂此

也荼爾雅云苦菜易緯通卦驗玄圖云苦菜生于寒秋經冬歷春至夏乃秀月令孟夏苦菜秀即此荼也本草一名選一名遊冬楚辭疏云三月生扶疏六月華從葉出莖直黄八月實黑實落根生於冬不枯紫葉者爲香荼青葉者爲青荼陸佃云此草凌冬不凋故名遊冬凡此則以四時制名也顔之推云荼葉似苦苣而細斷之有白汁花黄似菊陸璣云生山田及澤中得霜甜脆而美所謂堇荼如飴内則謂濡豚包苦用苦菜是也楊愼云一名吴葵按唐王冰注素問引古月令四月吴葵華而無苦菜秀一句唐本草注吴葵云即關河間謂之苦菜者俗作鵞兒菜又名野苦蕒嚴粲云經有三荼一曰苦菜二曰委葉三曰英荼此詩及采苓緜之荼皆苦菜也良耜以薅荼蓼之荼委葉也出其東門有女如荼英荼也鴟鴞予所捋荼亦英荼之類又徐鍇云即今之荼字按爾雅云檟苦荼乃今之茶然此在釋木之類非此荼也薺甘菜爾雅云蒫薺實本草云薺味甘人取其葉

作菹及羹亦佳通志云薺菜甚小自生園圃實曰蒫詩其甘如薺謂此菜之美沈萬鈳云冬至春開白花一名甘草甘草先生則歲豊按爾雅薺類不一其一曰菥蓂大薺俗呼老薺似薺而葉細又名葴菥又名太蕺又名馬辛其一曰蕇葶藶廣雅以為狗薺淮南子云薺水菜冬水而生夏土而死又其枝葉細靡謂之靡草月令孟夏之月靡草死許慎鄭康成皆云靡草薺葶藶之屬是也又名大室又名大適子細黃至苦以上二薺皆非甘而可食者其一曰蒫芅郭璞以為薺芅本草陶注云根莖都似人參而葉小異根味甜或以為即此詩所詠之薺也春秋繁露云薺以冬美冬水氣也薺甘味也乘于水氣而美者甘勝寒也此以荼苦比新人與下章以渭清自況意互相發言誰謂新人之醜惡如荼之苦自君子愛之則不啻如薺之甘與已之貞潔本如渭之清然君子惡之則不啻如涇之濁皆愛憎之至變也下文宴爾新昏如兄如弟正所謂其甘如薺者宴說文云安也

新昏夫所更娶之妻也孔云言安愛爾之新昏其恩如兄弟也以夫婦坐圖可否有兄弟之道故以兄弟言之舊說謂荼雖甚苦反甘如薺以比己之見棄其苦有甚于荼而其夫方且宴樂其新昏如兄如弟而不見恤亦通但于上下文湊泊不甚有情耳

涇以渭（陸本作謂）濁湜湜其沚（紙韻說文作止）宴（列女傳作燕）爾新（豐本作親）昏（列女傳作婚）不我屑以（紙韻）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有韻）我躬（禮記作今）不閱（左傳作說）遑（禮記作皇）恤我後（有韻比）

而賦也涇渭二水名毛傳云涇渭相入而清濁異地理志云涇水出今安定涇陽西开頭山東南至京兆陵陽行千六百里入渭漢書溝洫志云涇水一石其泥數斗尚書疏云渭水出隴西首陽縣至京兆北船司空縣入河湜說文云水清見底也季本云涇濁渭清及既合流則渭亦因涇而濁然二水相交之處壅土成沚而渭在

沚之上者則湜湜然見底而本清之體固自若也呂祖謙云涇新昏也渭舊室也涇渭既合則清濁易惑于洲渚淺處視之渭之清猶可見也詩人多述土風此衛詩而遠引涇渭者蓋涇濁渭清天下所共知如云海鹹河淡也愚按涇以渭濁嚴粲謂涇誣渭謂濁是也程子云視于淺處則有清彼以為濁而其沚自湜湜以言其惑而不能正也眉說文云動作切切也以說文云用也言不以我之平日動作切切然用力為有勞而念我也言此以起下就其深矣三章之意梁笱之喻蓋本于此鄭玄云毋者諭禁新昏也逝說文云往也孔頴達云我者已所自專之辭梁魚梁王制云獺祭魚然後魚人入澤梁注云梁絕水取魚者發韓詩云亂也笱說文云曲竹捕魚笱也按鄭云梁水堰堰水而為關空以笱承其空朱子云梁堰石障水而空其中以通魚之往來者也笱以竹為器而承梁之空以取魚者也孔云梁者為堰以障水空中央承之以笱然則水不絕云絕水者謂兩邊

之堰是絕水也程大昌云笱者以竹為器設逆鬚於其口魚可入不可出也曰毋逝我梁毋發我笱者蓋橫溪為梁梁傍開缺透水而設笱以承其下魚隨梁即覺水淺急趍旁闕以求入溪既入即陷笱中見者發笱而取之也相戒毋發我笱者懼其發取已獲之魚也閱說文云具數于門中也遑急恤憂也俱見說文言我既不能自安其身于門内以簡閱取魚之數乃急急憂恤我已去之後欲何為哉自憐之甚也蘇轍云梁笱皆所設以取魚逝人之梁而發人之笱因人之成功之謂也新昏因舊室之成業不知其成之難則將輕用之我雖見棄猶憂其後之不繼也故告而止之梁笱指治家言即下章所言者是孔子曰我今不閱皇恤我後終身之仁也輔廣云不忍遂棄其家事者仁也知其不能禁而絕意焉者知也羅景綸云太白去婦詞云憶昔初嫁君小姑纔扶床今日妾辭君小姑如妾長回頭語小姑莫嫁如兄夫古今以為絕唱然以予觀之特忿恨决絕之辭耳

豈若谷風去婦雖遭放棄而猶反顧其家戀戀不忍乃知國風優柔忠厚信非後世詩人所能彷彿也

就其深矣方之舟尤韻之就其淺矣泳之游尤韻之何有何亡黽勉求尤韻之凡民有喪匍匐禮記及谷永傳匍匐作扶服救叶尤韻居尤韻之比而賦也鄭玄云言深淺者喻君子之家事無難易吾皆為之方說文云併船也徐鍇云今之舫竝兩船也或云泭也水中為泭筏也按爾雅天子造舟注比船為橋也諸侯維舟連四船也大夫方舟併兩船也士特舟單船也庶人乘泭併木以渡也然則方與泭異當以併船之䑸為正舟船也孔云舟者古名也今名船爾雅云潛行為泳說文云潛行水中也游通作汓或作泅說文云浮行水上也今字从水从㫃音偃汓聲者乃旌旗之流以偏傍同故得通用也言有亡者孔云謂于一物之上有此物無此物鄭玄云言君子何所有乎何所無

乎吾其黽勉勤力為求之有求多亾求有也深淺以比有亾方舟泳游以比勉求匍說文云手行也匐說文云伏地也孔云問喪注匍匐猶顛蹶然則匍匐者以本小兒未行之狀其盡力顛蹶似之故取名焉救之者孔云謂營護凶事若有賵贈也孔子以為此無服之喪也程子云就其深矣以下陳其躬所為治家勤勞之事隨事盡其心力而為之不特如是治其家又周睦其鄰里鄉黨莫不盡其道也張氏云皆婦人曲徇其夫之言

不我能慉（叶有韻許救翻說文及孫毓王肅本俱作能不我慉又詩緝慉作畜）反以我為讎（尤韻亦叶有韻承咒翻）既阻我德賈（音古）用不售（有韻亦叶尤韻時流翻）昔育恐育鞫（屋韻毛傳作鞫字通用陸本作䪻即鞫字讀詩記豐本俱作鞫）及爾顛（豐本作傎）覆（叶屋韻芳六翻）既生既育（屋韻）比予于毒（叶屋韻讀如櫝徒谷翻）賦也慉說文云

起也作興之意讎仇同義左傳云怨耦曰仇言不能興起我使有伉儷之樂而反以我為仇讎也阻猶拒也我德即上章所言勤勞家事周恤隣里皆是賈說文云坐賣售也行賣曰商坐販曰賈售說文云去手也郝敬云惟其有心阻我雖善不録如賈百貨具陳終不見售矣程子云心既阻絶我之善故雖勤勞如是而不見取如賈之不售凡人所以憎而不知其善者繇其心阻絶其善故也昔前日也按昔本乾肉之名乾肉者所更多日故謂昔為前日育爾雅云養也與下文既生既育皆以生理言商書所謂生生是也鞫通作窮說文云窮也張子云育恐謂生于恐懼之中育鞫謂生于困窮之際顛通作蹎說文云跋也覆本訓覂為蓋冒之義因又訓為倒及爾顛覆鄭玄云與女顛覆盡力于衆事難易無所辟孔云以黽勉匍匐類之故顛覆為盡力若黍離云閔周室之顛覆抑云顛覆厥德各隨其義不與此同言昔者求育養于恐懼困窮之時與爾顛覆盡力以營家業

今既遂其生而得所養矣乃反比我于毒而棄之乎毒謂藥物錢天錫云毒藥攻病必不得已而後用之故垂絕之時藉以袪錮疾而生即棄去故曰比予于毒正所謂將恐將懼維予與汝將安將樂汝轉棄予是也

我有旨蓄（陸本作畜）亦以御冬（叶東韻讀如東都籠翻）宴爾新（豊本作親）昏以我御（陸本云一作禦）窮（東韻）有洸有潰既詒我肄（真韻爾雅作勩）不念昔者伊余來塈（真韻）

比而賦也旨說文云美也蓄說文云積也字从艸徐鍇云蓄穀米芻茭疏菜以為歲備也愚按此言旨又言御冬則專為蓄菜也急就章云老菁蘘荷冬日藏一說蓄菜名即小雅所謂遂陶隱居云羊蹄菜也今呼禿菜音之訛也未必是詩意御侍也下文御窮義亦放此亦以御冬言蓄聚美菜以待冬月之無之時則用此為伴侍也劉公瑾云古人場圃同地秋收則築堅圃地為場以納禾稼至來春

又耕治之以種菜茹故蓄菜但以御冬也御窮猶云侍窮言今君子安于新昏而厭棄我是但于窮苦之時則以我為伴侍至于安樂則棄之似冬月蓄菜至春夏有新美之蔬可食而向之所蓄者皆見遺也曾肇云窮猶之無耳人之于物得新可以捐故然厚者猶有所不忍夫婦義當偕老乃姑以御窮而已其薄惡可知鄒忠胤云孔子繫易曰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咸而受之以恒戴記有七出之條而又有三不出之例其一謂先貧後富者谷風之良婦未知何以見棄今觀其詩曰何有何亡黽勉求之昔育恐育鞫及爾顛覆則其食貧操作艱阻亦既備嘗矣曰既生既育比予于毒曰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此所謂富易妻者耶夫貧使舊婦拮据謀之富則與新人宴安享之以新間舊而屏逐其舊苟未免有情亦復誰能堪此此谷風所為賦也有洸有潰正與首章不宜有怒相應毛傳云洸洸武也潰潰怒也韓詩云潰潰不善之貌鄭云君子洸洸然潰潰然無溫潤

之色按說文洸水涌貌也引詩有洸有潰徐鍇云言勇如水之涌也蒼頡篇云傍決曰潰項安世云水之潰者其勢橫暴而四出故怒之盛者為潰詒說文云相欺詒也誑詐之義肄說文云習也言時而武暴忿怒又或時而為謾語以誑詐我既習以為常矣一說詒通作貽說文云相贈遺也肄即伐其條肄之肄言夫奮其武怒而遺我以禍如萌蘖之生生不已亦通塈說文云仰塗也謂彌縫其闕如塗屋壁之罅隙也爾即棄絕我獨不念往日來此彌縫闕失之時乎此申歎上章之意冀其夫之感悟也

谷風六章章八句小雅亦有谷風篇名子貢傳申培說皆以為鄁之良婦見棄于夫而作亦無所據

氓衛宣公之時淫風大行男女無別互相奔誘華落

色衰復相棄背出序淫婦為人所棄而自敘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出朱傳焦氏易林云氓伯以婚抱布自媒棄禮急情卒罹悔憂鄭樵云氓之詩如是其醜也然有反之而自悔者此所謂變之正也

氓石經作甿之蚩蚩夫韻字從虫之聲今俗之作山非抱布貿絲夫韻匪來貿絲來即我謀尤韻亦叶夫韻謀悲翻送子涉淇夫韻至于頓爾雅注作敦丘尤韻亦叶夫韻祛其翻匪我愆期夫韻亦叶尤韻渠尤翻子無良媒叶夫韻謨悲翻亦叶尤韻迷侯翻將子無怒秋以為期見上賦也孔穎達云氓民之一名此婦人見棄乃追本男子誘已之時已所未識故以悠悠天下之民言之愚按氓字从亡从民乃流從之民非土著

者孟子謂天下之民皆悦而願為之氓許行陳相自楚之滕皆曰願為滕氓即其義也楊慎云周禮凡治野以下劑致氓以田里安氓以樂昏擾氓以土宜教氓又曰新氓之治注謂新徙來者也若是本國之氓已授田矣又何必以田里安之已安土矣又何必以土宜教之乎以詩與孟子證之尤可驗詩曰氓之蚩蚩此蓋氓之離其本土而淫于外州者也蚩說文云蟲也曰蚩蚩者言其蠢動無知如蟲之集聚然鄙賤之辭也布說文云枲織也毛傳云幣也按周禮載師職鄭司農注云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為幣貿易物引詩云抱布貿絲即此布也貿說文云易財也徐鍇云猶亂也交互之義鄭箋云季春始蠶孟夏賣絲孔云欲明此婦人見誘之時節故言賣絲之早晚匪通作非後放此即就也此氓來意非真欲貿易我之絲乃借此以來就我謀欲密邀我為室家耳送說文云遣也亦為隨行之義蓋遣之去而又隨之以行也子者男子之通稱指氓也劉

熙云丘一成曰頓丘一頓而成無上下大小之殺也爾雅易頓為敦敦亦頓也漢地理志東郡有頓丘縣師古云以丘為縣也闞駰云頓丘在淇水南按今大名府之開州是其地水經注云淇水屈逕頓丘西又東屈而西轉逕頓丘北又按宿胥故瀆受河于頓丘縣遮害亭東黎山西北會淇水戰國策所謂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即指是瀆也路史云即古觀國后啓五庶俱封於衛是謂五觀即此愆說文云過也期猶限也良說文云善也周禮媒氏注云媒之言謀也謀合異類使和成也鄭玄云非我欲過子之期子無善媒來告期時將文選注云辭也鄭云請也氓來即女謀本謀即挈是女而歸而女意猶未可謂子無良媒先來告我故我行計未辦請子無怒以秋為限當從子以往蓋將為治裝地如下文所言以賄遷耳朱子云夫既與之謀而不遂往計亦狡矣以御蚩蚩之氓宜其有餘而不免於見棄蓋一失其身人所賤惡始雖以欲而迷後必以時而悟是以無往

而不困耳士君子立身一敗而萬事瓦裂者何以異此可不戒哉 乘彼垝垣以望復關叶先韻圭玄翻不見復關泣楚辭章句作波涕漣漣先韻既見復關載笑載言叶真韻疑斤翻亦叶先韻倪堅翻爾卜爾筮體禮記作履註云禮也韓詩亦作履云幸也無咎言同上以爾車來以我賄遷先韻亦叶真韻蒼新翻

賦也乘說文云覆也蓋登高而覆之如乘馬之義垝說文云毀垣也垣而毀必危故字從土從危意兼聲也垣土墻也復關當是古關名滑縣志云復關在縣城東北六十里今有復關堤寰宇記云澶州臨河縣復關城在南黃河北阜也復關堤在南三百步自黎陽下入清豐縣界此詆所居之地不敢斥其名而以所居呼之猶秦人之稱楞里也漣瀾同字古人謂流涕為汎瀾嚴粲云漣漣涕出接續之貌別後相思憑高遠望恐其負約則泣喜其踐

約則笑先笑而繼之以言故曰載笑載言也下四句乃其所言者爾爾指氓龜曰卜蓍曰筮體謂卜之兆體筮之卦體也車者迎婦載賄之車賄說文云財也婦之嫁裝也婦人既與氓有成言乃問之卜筮以決其可託與否而其兆卦之體皆無凶咎之言深自喜其得所托故謂爾可遂即以車來我當即以所有之賄財遷從隨子而往不煩再計也厥後色衰被棄似若卜筮不靈然者先儒所謂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也坊記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已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稱已則怨益亡詩云爾卜爾筮履無咎言意謂人之踐履動與吉會者不當自以為功必歸之于卜筮亦斷文取義耳

桑之未落藥韻其葉沃若藥韻于嗟鳩兮無豐氏本作毋食桑葚叶侵韻知林翻釋文作椹于韓詩外傳作吁嗟女兮無豐氏本作毋與士耽叶侵韻持林翻爾雅作妉士之耽兮猶可說也

女之耽兮不可說 說說相應為韻猶上章載言與咎言相應也 賦而興也桑蠶所食葉木也說文凡草曰零木曰落徐鍇云木曰落而從草者木但葉落耳其枝幹勁與草零無異故從艸秋以為期此時車來桑猶未落故即其景以起興亦以言貿絲及之然日未落已隱然見有黃落可慮矣沃本作渓說文云溉灌也沃若毛傳云猶沃沃然言潤澤也鳩毛傳云鶻鳩也江東亦呼鶻鵃以其春來冬去備四時之事故少皥氏取以名司馬之官陸佃以為一名鸒鳩按爾雅釋鳥云鸒山鵲也以此鳩似山鵲而小又其短尾青黑色多聲故亦名鳴鳩也孔穎達云爾雅鳩類非一知此是鶻鳩者以鶻鳩冬始去今秋見之以為喻故知非餘鳩也甚說文云桑實也毛傳云鶻鳩食桑甚過則醉而傷其性又舊說鵻食桑甚則革暴鳩食之則淫故戒鳩無食桑甚婦人未嫁稱女已嫁稱婦詩疏云士者男子行成之大稱又未娶亦謂之士周易老婦得其士夫是也

耽通作媅說文云樂也嚴粲云桑之沃若喻情眷歡洽之時鳩嗜桑葚之甘則食之不已猶女愛男情眷之濃而為其所誘故嘆鳩無食桑葚女無與士耽今玩詩語意明是以鳩與女以桑與士而舊說謂桑之沃若以比婦人容色未衰之時恐未然也說許慎云釋也鄭云解也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除至于婦人無外事維以貞信為節嚴云女子一失身于人無可解說言其既奔之後不待愛弛旋即愧悔已無及也鍾惺云淫婦人到狼狽時偏看出許多正理說出許多正論與烈女貞婦只爭事前事後之別耳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叶真韻于貧翻亦叶先韻于權翻詩幅隕既長隕作圓讀）自我徂爾三歲食貧（真韻亦叶先韻頻眠翻）淇水湯湯（陽韻尸羊翻）漸車帷（儀禮疏作幃）裳（陽韻）女也不爽（叶陽韻師莊翻）士貳其行（叶陽韻寒剛翻）士也罔極（職韻）二三

其德職韻賦而比也月令季秋草木黃落此時婦人已在氓家矣隕說文云從高下也曰其黃而隕者桑葉先黃而後隕以比男子之情眷漸淡而向衰下文三歳食貧即其事也徂說文云往也往往之夫家也三歳自始嫁至今閲三歳也食貧猶云茹苦此氓非真貧特不以善遇此婦使如食貧者之食耳湯湯毛云水盛貌漸朱子云漬也車帷在上曰幄在旁曰帷裳鄭云童容也孔云以幃幃車之旁以為容飾此惟婦人之車飾為然丈夫車立乘則有蓋無帷裳或謂之幃裳爽說文云明也此追其始嫁時而言言我既以身許汝其時雖渡深水至漸車之童容而我猶不遑恤曾不意其所托之非人如此因自恨其不明也士貳其行此有所指必氓別有私者末二句又推本其德而言所以無所止極如斯者繇其心德所藏不能專一故也嚴粲云士也罔極所謂怨靈修之浩蕩也罔極為無窮之意善惡皆可言之魏園有桃謂我士也罔極為志念無窮極蓼莪昊天

罔極謂父母之德無窮極青蠅讒人罔極桑柔民之罔極與此士也罔極皆為反覆無窮極劉公瑾云此婦首稱曰氓繼而曰子繼而曰爾又繼而謂之士繼而復曰爾又復曰士或鄙之或親之或貴之此所以為怨婦之辭與左成八年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二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于齊使歸之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配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

三歲為婦靡室勞豪韻亦叶蕭韻憐蕭翻讀作遼矣夙興夜寐靡有朝蕭韻亦叶豪韻直高翻豊氏本作鼂矣言既遂矣至于暴號韻矣兄弟

不知咥其笑（叶號韻讀如燥先到翻）矣靜言思之躬自悼（號韻）矣（賦也）

靡之言無音之近也男以女為室勞說文云劇也言我三歲為爾婦無有為人室而受如是之勞劇者侵晨而起至夜方寐靡有一朝之暇所謂勞也鍾惺云此婦劬勞何減谷風谷風見棄以色此曰三歲色未衰也直輕其人耳言即首章來即我謀之言遂猶申也暴通作䖂說文云虐也急也咥說文云大笑也初與爾謀為室家惟恐不諧所願今前言既遂而爾至翻以暴虐加我我之定計從爾兄弟初不及知今見我為爾誘而還為爾暴則惟有咥咥然笑我而已靜言思之孽自已作雖躬自痛悼亦何所歸咎哉連用數矣字寥落悲前事史離笑此身情況淒絕嚴粲云此婦蓋父母不存惟有兄弟耳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叶翰韻烏貫翻）淇則有岸（翰韻）隰則有泮（翰韻豐氏本作畔）總角之宴（叶翰韻於

旰翻孔穎達云經有作丱者因甫田總角丱兮而誤**言笑晏晏**叶翰韻烏旰翻**信誓旦旦**翰韻說文作悬悬**不思其反反是不思**支韻亦叶灰韻新才翻**亦已焉哉**灰韻亦叶支韻將其翻　賦而興也及與偕俱怨恚也言初擬與爾相俱至老今甫三歲而見暴至此則後來老之境皆使我恚恨之境也岸水涯而高者隰阪下濕也俱見說文鄭云泮讀為畔畔涯也言淇與隰皆有厓岸以自拱持今君子放恣心意曾無所拘制也總角者直結其髮聚之為兩角詩有總角丱兮為男子未冠按內則云男女未冠笄者總角衿纓則女子亦得稱總角宴安也此總角蓋氓所私所謂士貳其行者捐故憐新婦人之所為恨也舊說連下文言我自總角之時即與爾宴樂如古詩結髮為夫妻之意亦通晏說文云天清也言笑晏晏者蓋象其開霽之狀旦旦明也嚴粲云昊天曰旦之旦此言笑信誓皆指氓言乃追數其昔日挑

誘之情狀非婦人自謂也爾雅云晏晏旦旦悔爽忒也反復也責其不思念復前言也亦已焉哉者决絕之辭表記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國風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朱子以為此婦人自悔之語言我不自思其反覆以至此則亦如之何哉傳曰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思其反之謂也理亦可通然與孔子引詩之意不合陸化熙云此詩立言有序總是悔之無及最可扼腕荀文若之失身曹瞞柳柳州之濡足叔文其是類也夫輔廣云谷風與氓二詩皆怨然谷風雖怨而責之其辭直益其初以正也氓之詩則怨而悔之耳其辭隱益其初之不正也沈守正云詩雖作于悔恨然悔所托之非人不悔始奔之不正此所謂淫人之悔也鄒忠胤云婚姻人道之始在易咸稱取女漸稱女歸皆利貞則吉不徒悅徒巽而已易歸妹曰征凶無攸利益其卦與漸反位不當而柔乘剛士動於欲而失其健女驕

於悅而失其順淫者之感終非嘉偶故象曰君子以永終知敝夫使行必稽其所敝何至立身一敗萬事瓦裂

自貽伊戚乎

氓六章章十句 序云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云云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耦故

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佚也朱子謂此非刺詩其曰美反正者尤無理子貢傳申培説皆以為鄘人所作亦無據

何人斯絶友也暴辛公為王卿士而譖蘇成公成公之友有與暴同行者成公惡之作是詩以絶之 序以為蘇公刺

暴公也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蘓公作是詩以絶之愚按蘇公此詩雖為見譖于暴公而作而其意

所專責者非暴公也時蘇公之友有與暴公同諧之者偶過蘇公之門求見蘇公而公不之見故作此詩以責之以暴公平昔交誼不如此人之深而此人去蘇從暴初終易面則無行義之尤者也暴公不足刺矣刺此人亦所以刺暴公也鄭箋云暴也蘇也皆畿内國名按春秋文八年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杜注以為鄭地其姓未詳蘇據鄭語謂已姓昆吾之後左成十一年單子劉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温為司寇與檀伯達封于河書立政篇所謂司寇蘇公是也春秋時蘇稱子以國在温又稱温子此云公者孔穎達謂蓋以子爵而為三公今以世本及譙周古史考證之則此暴公乃暴辛公蘇公乃蘇成公也辛公路史又作新公世代無考又按左隱十一年王以蘇忿生之田温原絺樊隰郕攢茅向盟州陘隤懷凡十二邑以與鄭人實周桓王八年也蘇公以被讒失國或在此時張守節云蘇忿生十二邑桓王

奪以與鄭故蘇子同五大夫伐惠王危言云蘇為畿內國故桓王得以其田與鄭當時蘇之采地亦可謂廣矣然所謂原樊成茅其初亦皆國也豈蘇子亦有兼并歟無故而奪之是以叛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叶先韻經天翻豐氏本作囏胡逝我梁不入我門叶先韻謨連翻伊誰云從維暴之云叶先韻于員翻賦也彼何人斯義見巧言篇

此與第三章皆指蘇公之友新從暴公者也賊而惡之故若為不相識之辭然於暴公則顯其食邑於此人則並不著其名氏亦所謂交絕不出惡聲者也孔甚也艱說文云土難治也鄭箋以為難也此人從暴公以過蘇公之門欲不入見則似忘舊誼欲入見則恐拂新知遲迴于見不見之間有甚難為情者故曰其心孔艱也逝鄭云之也主彼而言故曰之我蘇公自謂也後放此梁說文云水橋也夏令十月成梁之梁蘇公所居之門外

有之非魚梁也初逝梁之時尚未及我門故疑其不肯入也伊發語辭上云蘇公問也下云所問之人答也從說文云隨行也暴暴公也不以公稱者亦惡而賤之也問彼所與相隨而行以逝我梁者何人乎曰維暴公耳夫暴公與我不相善而斯人從之則其蹻蹻於門外而不即入也無怪矣

二人從行誰為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

哿韻賦也孔云以上言維暴之云則暴是其一明二人者謂暴與其侶也為此之此蒙上文言禍害也凶終隙末之意二人從行則其交深矣誰離間此人使之舍我從彼而使交道不能善其終非禍而何服虔云弔生言唁相痛傷之名也朱子云弔失位也時蘇公必有被王讒譲之事故云然不入我門則不入唁我其為前此相從以諧我明矣始者不如今言始者與我厚不如今之與暴公厚也云者代揣其意之言也可許也不我可

者言不許我為可猶言不悅也漢劉向傳上問楊興朝臣齗齗不可光禄勲何也其用不可字義同此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真韻亦叶先韻澄延翻我聞其聲不見其身真韻亦叶先韻尸連翻不愧陸德明本作媿于人真韻亦叶先韻如延翻不畏于天先韻亦叶真韻汀因翻

賦也爾雅云堂塗謂之陳孫炎云堂下至門之徑也按戰國策美人充下陳下陳猶下堂也逝我陳則已入我門矣此人亦深情厚貌者故謬欲入而啗蘇公也蘇公已聞此人之聲音但薄其人而不之見故曰不見其身非蹤跡詭秘之説既入我門矣秘將安往乎愧慙畏怯也天非蒼蒼之天吾心中有天存焉可對人言斯可對天知故能不愧于人則不畏于天矣今此人欲入見而不勝其消沮閉藏之狀其負愧于蘇公者何如亦寸心之天所不許也故蘇公陳正理以深責之表記子曰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已使民

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禮以節之信以結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極之欲民之有壹也小雅曰不愧于人不畏于天疏云引此者言人之行當須愧于人畏于天也

彼何人斯其為飄風叶侵韻孚金翻胡不自北胡不自南叶侵韻乃林翻胡逝我梁祇音支攪我心侵韻

賦也此彼何人斯指暴公也不斥其姓名者亦賤而惡之之辭飄說文云回風也爾雅作迴風郭璞云旋風也嚴粲云旋風迴旋無定故不自北不自南言無準也喻譏者之反覆不測也先是二人從行以逝蘇公之梁既而彼一人者入門至陳將以求見蘇公矣而暴公不與之偕入姑留梁間以待故此仍云胡逝我梁也祇舊皆訓適也亦通作多晁氏云古文祇用多字攪說文毛傳皆云亂也疾之之深惟欲其不相親近其來逝我梁何為哉則多足以攪亂我心而已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叶魚

韻商居翻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叶魚斤於翻壹者之來云何其盱叶魚韻讀如嘘休居翻爲蘇公之友言也遑説文云急也周禮掌舍職注云舍者所觧上之處亟疾也脂車以脂塗車軸使其滑澤也壹者一人也云者代暴公意中之言也盱説文云張目也此下三章所稱爾者皆時蘇公之友入見蘇公而暴公待之于外蘇公惡其所比匪人而心不欲見之也因爲辭以謝之曰爾此行也果其安舒而别無所事也者似可以暫憩矣然我亦不急急爲舍館以留爾果其倥偬而别有所圖也者則爾當從兹趣駕矣我即急急脂爾之車所以然者何故哉以爾二人從行今一人來此一人留彼彼留者必且曰何其久而不出徒使我張目而望也然則爾今者且姑不見我可也爾還而入我心易叶夫韻以夫翻詩作施云善也韓也還而不入否音鄙難知夫韻也壹者

之來俾我祇夫韻音岐也賦也還說文云復也鄭云行反也易平易也繫辭云易則易知與下

丈難知對看否鄭云不通也祇適也亦通作禔易無祇悔王肅陸績本俱作禔可證禔之為言安也蘇公不欲見此人而心又不忍終絕之也乃與之訂期後會言我今雖不見爾矣爾此行旋反之時其經過我門入而見我乎我心平易明白原無所芥蔕也若還而不入則是爾之情與我否隔不通爾自示人以不可知於我何與復又囑之曰爾即還而入見我亦必但以一人來勿與暴公同行庶乎使我心安也蓋薰蕕不同器惟絕暴公乃可以交蘇公無騎墻中立之理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其謂是乎凌濛初云小人良心不死如象之見舜而忸怩是也只是望其來見妙甚妙甚董氏云是詩至此其詞益緩若不知其為譖矣

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夫韻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夫韻出此三

物以詛爾斯夫韻比而賦也此章發出始者不如今二句之意伯仲鄭云喻兄弟也我與汝恩如兄弟愚按此當以年之長幼序之今亦不定其誰屬也吹說文云嘘也從口從欠會意壎周禮爾雅俱作塤按王嘉云春皇庖犧氏灼土為塤禮樂于是興矣爾雅云大塤謂之嘂孫炎云音大如叫呼聲也周禮注云大如鴈卵郭璞云燒土為之大如鵞子銳上平底形如秤錘六孔小者如雞子陳暘云周官之於塤教于小師播于瞽矇吹于笙師立秋之音也平底六孔水之數也中虛上銳如秤錘然火之形也塤以水火相合而後成器亦以水火相和而後成聲故大者聲合黃鍾大呂小者聲合大簇夾鍾要在中聲之和而已風俗通謂圍五寸半長一寸半有四孔其二通凡六空也蓋取諸此爾馬端臨云古有雅塤如雁子頌塤如雞子其聲高濁合乎雅頌故也白虎通云塤之為言勲也陽氣于黃泉之下勲蒸而萌釋名云塤喧也聲喧喧然也篪本作鷈亦作

笓爾雅大篪謂之沂廣雅云以竹為之有八孔前有一孔上有三孔後有四孔頭有一孔郭云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徑三分名翹橫吹之小者尺二寸按鄭司農周禮註謂篪七孔唐孔氏以為廣雅言篪八孔此蓋不數其上出者非也據廣雅稱篪共有九孔又蔡邕云篪六孔有距橫吹之此或小篪耳釋名云篪嗁也聲從孔出如嬰兒啼聲春分之音也世本載暴辛公作塤蘇成公作篪譙周古史謂古之有塤篪尚矣周幽王時暴辛公善塤蘇成公善篪今按二說大要因此詩而附會之殊不足信其實蘇公借以喻己與其友謀國議論唱和相應如此亦非指暴公也張萱云八音皆克諧無有乖戾而不和者詩喻兄弟之和止以塤篪從來注疏皆未能發其旨余因閱古今樂律諸書乃知七音各自為五聲如宮磬鳴而徵磬和獨塤篪則二器共為一音塤為宮而篪之徵和伯宮也仲徵也此古人所以喻同氣也其旨微矣程良孺云如塤如篪古人比之兄弟相和夫

他音豈皆不和而獨以塤篪言者他音一音各為一節惟塤篪二音同為一節陳暘云土王於長夏而壎土音也有伯氏之意焉竹王於仲春而篪竹音也有仲氏之意焉觀周官小師教塤瞽矇播之笙師兼篪而教之詳於塤畧於篪者以塤主唱始不得不詳篪主和終而已不得不畧不亦寓伯仲之旨乎及爾如貫如易言有孚攣如之意鄭云如物之在繩索之貫也董逌云如貫弁貫珠皆以繩結之以上三句皆主平日言諒說文云信也我之與爾交好中心誠信如此而爾曾不我知是以有二心于我也三物毛云犬豕雞也詛說文云訓也周禮司盟職云盟萬物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註云盟詛主于要誓大事曰盟小事曰詛疏云盟者盟將來詛者詛過往出此三物如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豭即豕也毛傳謂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似無據因其曾不知我而詛之恚懟之深無聊之極欲其悔悟而速改之也孔云已不欲長怨欲與之詛而和諧

為鬼為蜮職韻則不可得職韻有靦面目視人罔極職韻作此好歌以極反側職韻豐本作仄賦也嚴云末章峻辭責之不復含隱也說文云人所歸為鬼韓詩外傳云人死肉歸于土血歸于水骨歸于石魂氣升于天其陰氣薄然獨存無所依也故紀陰底滯之氣著人為害蜮蟲名陸璣云一名射影江淮水皆有之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人故曰射影南人將入水先以瓦石投水中令水濁然後入陸佃云蜮含水射人一曰含沙射人之影其瘡如疥稽聖賦所謂蜮旋於影蜮射於光是也一名射工一名溪毒有長角橫在口前如弩檐臨其角端曲如上弩以氣為矢因水勢以射人故俗呼水弩然畏鸑鷟能食之禽經所謂鶃飛則蜮沉鵙鳴則蛇結也羅願云蜮生江南溪水中甲蟲之類也長一二寸有翼能飛口中有橫物如角弩冬月蟄澗谷口大雪時索之此蟲所在其雪不積氣起如烝

掘之不過入地一尺則得也說者又言水弩狀如蜣螂尾長四寸即弩也見人影則射南越志稱水弩四月一日上弩射人影至八月卸弩此云弩在口彼云弩在尾差不同春秋莊十八年秋有蜮劉向以為蜮生南越越地多婦人男女同川淫女為主亂氣所生故聖人名之曰蜮蜮猶惑也在水旁能射人甚者至死南方謂之短狐劉歆以為蜮盛暑所生非自越來也又柳宗元云射工射虱含怒竊發中人形影動成瘡痏韻會小補云諸家說蜮皆不為的居水中以氣射人者名射工居水旁山林間含沙射人者名射虱若說文所謂蜮似鼈三足者是能也非蜮也醜說文云面見也字從面從見會意徐鉉云凡人所視瞻心實見之故有別識無恥之人面見之而已心實否也國語范蠡曰雖醜然人面禽獸也人對鬼蜮言罔極謂無所止極殷大白云恩之重者曰罔極情慾之甚者曰罔極心術之險者曰罔極言鬼之為物往來無常蜮之為物能潛形以射人之影則吾

不得而知之今以靦然面目相看之人而視之亦如鬼蜮然其翻覆不測則無所止極良足慨也好鄭云猶善也歌此八章之歌也極謂窮極其情初則絶而不之見既則訂之使復來又既則詛之以絶其翻覆皆所以窮其罔極之情而使之止于是也反側毛云不正直也孔云翻覆之義王安石云作是詩將以絶之也而曰好歌者惟其好也是以極求其反側極其反側非惡之也有欲其悔悟之心焉爾又云君子之處已也忠其遇人也恕使其繇此悔悟更以善意從我固所願也雖其不能如此我固不為已甚豈若小丈夫然哉一與人絶則醜詆固拒惟恐其復合也馮時可云匪人之比蘇安得無責者但交已絶而猶惓惓望之則與後世小人盃酒睚眦之隙而至於樹黨相攻沒身不解者其亦異矣邪敬云愚讀是詩而益知性情之說矣欺君賊友分誼已絶而其言周懇傷往望來有不忍遽絶之情何其厚也言不如此不可以為詩人能以詩之言養性則性定以詩

之義操心則心安以詩之氣處人則人和以詩之性情處變則無所往而不自得故曰不學詩無以言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朱子云此詩與巧言篇文意相似疑出一手但上篇先刺聽者此篇專責讒人耳按二詩立言之意本不相涉因朱子有是說而偽為子貢傳申培說者遂不載此詩篇名豈鄒諸本徑合二篇而一之然則西漢龔遂王式及樂緯詩緯尚書璿璣鈐諸書皆以三百五篇為夫子刪采定數此不巳闕其一耶作傳說者其人皆在朱子之前不應朱子都不之見而立論便闇合若此益顯其為淺陋之贗書也

著刺魯桓公也娶齊文姜而不親迎至于讙以迎之于是得見乎公矣國人代為文姜之辭以醜之序云刺時

也時不親迎也愚按以其世求之則文姜也何以明之春秋桓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公會齊侯于讙夫人姜氏至自齊公羊傳云翬何以不致得見乎公矣胡安國云古者昏禮必親迎則授受明後世親迎之禮廢于是有父母兄弟越境而送其女者以公子翬往逆則既輕矣為齊侯來乃逆而會之于讙是公之行其重在齊侯而不在姜氏豈禮也哉不言以至者既得見乎公也不能防閑於是乎在敝笱之刺兆矣

俟爾雅齊詩漢書俱作竢我於著叶虞韻重銖翻乎而充耳以素叶虞韻孫租翻乎而尚之以瓊華叶虞韻芳無翻乎而賦也俟通作竢說文云待也我文姜自謂也毛傳云門屏之間曰著通作宁李巡云謂正門內兩塾間人君視朝所宁立處也按昏禮壻往婦家親迎既奠鴈

御輪壻乃先往俟于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今桓公既不親迎會讙之後以夫人歸所謂俟我于著乎而即昏禮壻俟于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之時也孫炎云充耳是塞耳即所謂瑱懸當耳故謂之塞耳懸之者别謂之紞經言充耳以素素絲懸之非即以素為充耳也鄭玄云素所以懸瑱者或名為紞織之人君五色臣則三色王肅辨之以為王后織玄紞天子之玄紞一玄而已何云具五色乎王基理之云紞今之絛豈有一色之絛色不襍不成為絛王后織玄紞者舉夫色尊者言之耳孔穎達祖其說又謂天子諸侯皆五色卿大夫士皆三色今按五色三色禮無明文鄭孔之意蓋惑于序中時不親迎之說以為此詩乃刺時之詩不為諸侯咏耳愚以周禮玉瑞弁冕制度彷彿求之則此詩所云素青黄三色者乃正諸侯之紞也一見之典瑞職云王圭繅藉五采五就公侯伯圭繅皆三采三就子男璧繅皆二采再就一見之弁師職云王五冕皆

五采玉諸侯瑶玉三采及孤卿大夫之冕各以其等為之夫天子之繅與玉既俱用五采諸侯之繅與玉既俱用三采則懸瑱之紞何獨不然詩咏素青黄三色其為魯侯之服無可疑者所以取此三色素西方之色于時屬秋青東方之色于時屬春春秋乃陰陽之中氣而黄又中央土之正色是或其所以取之之義也若天子則位尊備物當具五色矣篇中于著見素於庭見青于堂見黄但取韻叶孔謂素色分明目所先見故先言之此迂繆無理之甚也又周禮註云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士變冕為爵弁疏云無旒之冕與爵弁不殊但前低一寸餘故亦得冕名今按充耳惟冕服有之弁則否則是自一命而下皆不得有充耳亦可知其非民間親迎之常服也或又謂古者士昏禮攝盛故士得攝大夫冕服今考儀禮云主人爵弁纁裳緇袘從者畢玄端乘墨車從車二乘註謂大夫墨車士棧車今墨車大夫已上有二車士無貳今從車二乘所謂攝盛也亦不聞有主人

服冕之說尚加也張子厚云充耳非一物先以纊塞後以玉加之瓊說文云赤玉也華孔云謂色有光華按毛觧充耳琇瑩謂天子用玉諸侯用石據周禮弁師職但云玉瑱絶無用玉用石之别而武又觧琇為玉名此瓊華當即是用玉鄭以為石色似瓊殊費觧夫文姜自會讙時已得見乎公因隨之俱歸不謂已之失禮為可羞而但津津魯君之盛飾為可喜則其為人流蕩淫佚于此已見其端矣

俟我於庭青韻乎而充耳以青韻乎而尚之以瓊瑩叶青韻户扃翻乎而賦也庭說文云宮中也增韻云門屏之内俟我于庭即昏禮所謂堦道婦及寢門揖入之時也瑩說文云玉色也

俟我於堂陽韻乎而充耳以黃陽韻乎而尚之以瓊英叶陽韻于良翻乎而賦也堂正寢也升階而後至堂此昏禮所謂升自西階之時也呂祖謙云既不親迎故但行婦至堦

家之禮壻道婦入致于著于庭于堂每節皆俟之也華瑩英總一瓊而異其名按爾雅木謂之華草謂之榮榮而不實者謂之英則言瓊華瓊英總之借草木以形容玉之光色耳

著三章章四句

子貢傳申培說皆謂齊俗廢親迎之禮君子譏之朱子解同然觀篇中所云著乃朝内之位至充耳瓊華之飾何等莊嚴豈是士庶所有僭之流俗其謬確矣如序謂刺時不親迎却自渾然葢謂其時固有如此人如此事耳又班固前漢書地理志引齊詩曰子之營兮遭我乎嶩之間兮又曰竢我于著乎而以為齊俗舒緩之體如此固既以營為青州臨淄之營丘而顔師古亦以著為濟南郡著縣審爾則茂昌庭堂亦復可以地名強解否耶是皆不究全詩之文理而漫為之辭者也

敝笱刺魯文姜也 出序　序以為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為二國患焉愚按左傳先是齊僖公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想文姜為室女之日內行已不正矣忽所謂齊大非耦益權辭也桓竟取之國人知其婦道之必不終也故作是詩以刺之觀篇中有齊子歸止之語當是始嫁時詩也姜齊女魯婦以不正故使二國俱被惡名序所謂為二國患者以此

敝 釋文作弊 笱在梁其魚魴鰥 叶元韻姑元翻 齊子歸止其從 去聲後同 如雲 叶元韻於元翻

興也敝鄭玄云敗也笱梁俱見谷風羅願云笱之守魚猶禮之守國也池魚三千六百蛟來為之長能率魚飛置笱水中則蛟去矣魴鰥見魚麗篇說苑陽晝云夫投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為魚也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為魚也博而厚味陸佃云魴魚雖等美而緣水之異

則有優劣故里語曰洛鯉伊魴貴于牛羊又曰居就糧梁水魴愚按如陸說伊梁之魴雖美而詩有曰豈其食魚必河之魴則河魴尤美也齊地近河據陳詩以食魚必河魴對言娶妻必齊姜是則魴乃姜之比此詩首章言魴鰥次章言魴鱮鰥鱮之名變而魴名不變可知專以魴擬文姜而鰥鱮擬從者矣蓋文姜一而從者衆也故焦氏易林云敝笱在梁魴逸不禁舍鰥鱮而專舉魴亦足為罪狀文姜之明據鰥之為魚未詳據孔叢子云衛人釣于河得鰥魚焉其大盈車子思問曰如何得之對曰吾下釣垂一魴之餌鰥過而不視益以豚之半則吞矣子思曰噫鰥貪以餌死士貪以祿死然則是鰥大于魴故毛傳以鰥為大魚嚴粲駁之云衛人所釣鰥魚偶得大者以為大而詫之此詩配魴鱮言之則不必便是其大盈車者入笱中必非大魚此篤論也又按老而無妻者名曰鰥劉熙釋名云為其愁悒不寐目恒鰥鰥然也故其字從魚魚目恒不閉者也夫魚不閉目凡魚

盡然故古者以魚司鑰然則鰥是魚視之狀初非魚名則詩人不應與魴鱮並咏矣曾記一書載東海之魚名曰鰥比目而行不相得不能達今忘其所出若以制字之意求之鰥右從眾眾之為義目相及也與比目而行者義正相合其必繫是魚無可疑矣姑誌以俟後考鰥以目相及而得名然則是文姜從者之比也齊子文姜也不稱姜稱子者非獨明其為齊女抑亦惡其醜行故諱之使若宋女然亦猶魯諱吳孟姬為吳孟子耳歸嫁也舊說以為歸齊按婦人父母在稱歸寧去而不反稱大歸無以歸名者此歸正與南山之詩既曰歸止同皆以嫁為歸也其從鄭玄云姪娣之屬如雲不獨言其盛鄭以為其從者之心意如雲然雲之行順風者也詩人見魯桓為人昏闇懦弱逆料其不能制姜故以敝笱為比言女之歸夫家猶魚之入于笱可入而不可出者也笱敝則任其往來今之入者不久將復出矣況以姜之健悍驕伉觀其挾如雲之從者以偕行其氣勢之盛如

此目中豈復有桓者哉必不能安其室已胡安國云為亂者文姜而春秋罪桓公治其本也乾者夫道也以乘御為才坤者婦道也以順承為事易著于乾坤述其理春秋施于桓公見其用

敝笱在梁其魚魴鱮語韻齊子歸止其從如雨叶語韻讀如與演女翻

興也陸佃云鱮魚似魴而弱鱗其色白北土皆呼白鱮西征賦曰華魴躍鱗素鱮揚鬐性亦旅行故其制字從與亦或謂之鰱也傳曰連行魚屬若此之類是已失水即死弱魚也其頭尤大而肥者或謂之鱅六韜曰緡隆餌重則嘉魚食之緡調餌芳則庸魚食之鱅庸魚也故其字從庸蓋魚之不美者故里語曰網魚得鱮不如啖茹而鱅讀曰慵者則又以其性慵弱而不健故也愚按此又足為文姜從者之比矣陸璣云幽州人謂之鵜鶘或謂之胡鱅羅云魚雖一類而所食不同今鯇惟食草鱒食螺蚌鱮乃食鯇矣則宜其味之不美爾今人亦不珍此族如雨不獨言

其多陸佃以為其傾從如雨之從夫是也鄭玄云如雨天下之則下天不下則止

敝笱韓詩作簡在梁其魚唯唯叶紙韻愈水翻韓詩作遺遺云不能制也豐氏本同齊子歸止其從如水紙韻興也唯唯鄭云行相隨順之貌蒙前章鰥鱮隨魴而行以興從者隨姜而行如水不獨言其衆如水之長流不息嚴云言從之者順猶孟子言民歸之如水之就下也陸佃云雲升而生雨故如雨繼之雨降而生水故如水繼之亦立言之序黃佐云魯國無風寓齊詩中此詩及南山載驅是也然姜齊女也抑固齊之風乎

敝笱三章章四句子貢傳申培說皆以為魯桓與夫人文姜如齊齊人刺之蓋緣誤以歸止為歸齊耳朱子改為刺莊公詩尤為無據郝敬云莊公于文姜則子耳桓公其夫也夫為

妻綱如笱可制魚子之于母猶曰弗克夫不能制其妻則同敝笱矣故敝笱以刺夫猗嗟以刺子序說各有當也

葛屨刺芮姜也芮伯萬之母芮姜惡芮伯之多寵人也逐之出居于魏其寵人作此芮姜事見左桓三年及四年秋秦師侵芮敗焉小之也冬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以歸竹書亦載周桓王十一年芮伯萬出奔魏十二年王師秦師圍魏取芮伯萬而東之其事與左傳合芮伯之多內寵固可非而其母至逐之出居于魏以致身被執而國幾滅則已甚矣此詩疑寵人所作因芮伯居魏故繫之魏風芮魏接壤水經謂河水自河北城南東逕芮城是也河北縣故魏國也鍾惺云芮姜惡芮伯之多內寵逐之婦人之妒如此隋獨孤后見羣臣有媵妾

者軏言于上黜之惡其子勇多內寵廢之至死代人行始真造化戾氣也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陽韻摻摻文選注作纖纖說文作攕攕云好手貌豐氏本同

女手可以縫裳陽韻要之襋職韻之好人服叶職韻鼻墨翻之賦也

糾說文云繩三合也徐鍇云調三股繩也糾糾者糾而復糾繞纏之意故毛傳云猶繚繚也士冠禮云屨夏用葛冬皮屨可也孔穎達云夏日之有葛屨猶絺綌所以當暑特為便于時耳非行禮之服若行禮之服雖夏猶當用皮鄭于周禮注及志言朝祭屨舄各從其裳之色明其不用葛也月令季秋霜始降則履霜自秋始葛屨履霜指葯伯也意葯伯以夏時被逐至秋冬猶未得歸故著葛屨而履霜于中野見其凄凉之狀也說文無摻字當作攕云好手貌女寵人自謂也縫說文云以鍼紩衣也裳男子之下服孔云以婦人服不殊裳知當為男子之

下服要說文云身中也襋說文云衣領也好人正指芮伯也親愛之稱猶云大人美人也服說文云用也時芮伯出亡在魏故此所寵之內人為之縫裳因治其衣之腰領而寄使服之也

好人提提韻齊亦叶霽韻大計翻楚詞章句作媞媞宛然說文作如左辟陌韻亦叶眞韻卑義翻說文作僻佩其象揥霽韻亦叶齊韻都奚翻維石經作惟是褊心是以為刺寘韻亦叶陌韻七迹翻

賦也提提當依楚辭章句作媞媞說文云江淮之間謂母曰媞媞愚按此指芮姜也重言之者疑其方言稱母如此今俗於親屬之稱亦多用疊字宛說文云屈艸自覆也曰宛然者蓋深自藏匿之意左辟當依說文作左僻僻之為義從旁牽也黃公紹云手足便右以左為僻故凡幽猥皆曰僻左象揥解見君子偕老篇陳祥道云以象骨搔首因以為飾名之曰揥蓋有事則為飾無事則佩之按婦人之褵佩不一今所佩者惟

象揥而已亦見其簡朴無華之甚也褊說文云衣小也或云衣急益以狹小而急故取以名焉褊心亦指芮姜也刺說文云直傷也按以言語傷人者亦如刺之然故毛萇別訓刺為責也上章詠芮伯之出亡此章則表芮伯之所以見逐于其母者正以內寵之故言此好人之芮伯有母芮姜臨之在上我輩之為妾媵者亦既自覆藏于左辟之地而不敢與芮伯相近矣至于服飾無華僅以一象揥為佩而姜之褊心猶不能容且以此見責也雖儉亦美德而刻核太甚至于逐其子以出亡不其忍與聖人所以錄此詩者見父母之教子自有其道如芮姜之于芮伯但節其女寵可也身為國君而逐之于外謂宗祀何至使秦師見侵魏國被圍皆芮姜一逐階之為厲婦人無識禍及國家遂至于此可畏哉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序謂刺褊也魏地陿隘其民機巧趨

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舊說因此遂謂儉之為害足以亡國亦與奢等愚深不謂然過儉之獘其失為野而已豈遂至于亡乎且魏之後入于晉未聞有儉嗇之俗為史冊所稱也子貢傳申培說皆謂魏之內子儉不中禮媵者怨之語意近似然內子能儉政自可嘉乃徒以褊心見刺于媵其意義甚小而聖人肯錄之于經歟

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于不義惡加于萬民焉 出序 陳佗陳文公之子桓公鮑之弟桓公疾病佗殺其太子免而代之陳氏云此詩雖以刺佗乃是者舊之賢者備見始末追咎先君不能為佗致良師傅致有弒逆之事也孔穎達云史記世家云文公圉卒長子桓公鮑立三十八年卒弟佗其母蔡女故蔡人為佗殺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佗

是為厲公厲公取蔡女數如蔡淫七年太子免之三弟長者名躍中曰林少曰杵臼共令蔡人誘厲公以好女與蔡人共殺厲公而立躍是為利公利公者桓公子也按春秋桓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桓左傳曰再赴也于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則是佗自殺免非蔡人為佗殺免也桓六年經云蔡人殺陳佗莊二十二年傳曰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經云蔡人殺陳佗傳言蔡人殺五父則五父與佗一人不得云為佗殺五父也六年殺佗十二年陳侯躍卒則厲公即是躍躍為厲公則無復利公矣馬遷既誤以佗為厲公又妄稱躍為利公簡春秋世次不得有利公也遷蓋見公羊傳云陳佗淫于蔡人蔡人殺之因傅會為說云誘以好女而殺之案蔡人殺佗在桓六年世家言佗死而躍立五月而卒然則躍亦以桓六年卒矣而春秋之經躍卒在桓十二年距佗之死非徒五月皆史記之謬也

墓門有棘斧以斯支韻之夫也不良國人知支韻之知而不已紙韻誰昔然矣紙韻興之比而賦也周禮注云墓冢塋之地孝子所思慕之處謂之墓

墓門毛傳云墓道之門斧所以刀也斯說文云析也爾雅云離也字從斤孫炎云斯析之離讀者如字毛云幽閒希行故生此棘薪惟斧可以開析之夫指陳佗也鄙而不欲斥名之意無良不善也已鄭玄云猶去也嚴粲云論語三已之孟子士師不能治事則已之皆謂廢退之也誰昔爾雅云昔也朱子以為猶疇昔楊慎以為猶伊昔今按誰字原有所指之人以誰昔為昔意似未盡蘇轍云桓公之世陳人知佗之不臣矣而桓公不去以及于亂是以國人追咎桓公以為桓公之智不能及其後故以墓門刺焉夫墓門而生棘亦以斧析之則已不然吾恐女死而棘盛以害女墓也佗之不良國人莫不知之者知而不之去昔者誰為此乎蓋歸咎桓公也呂祖

譏云左傳載佗勸陳侯許鄭平親仁善鄰之言中于事理蓋非昏愚者陳侯不許卒見侵伐既而徐思佗言復與鄭和遣佗往鄭涖盟佗與鄭伯盟歃如忘洩伯料其必不免及其歲月纔數年爾而蠱惑變壞如是此詩人之所傷也

墓門有梅列女傳作棘豐氏本作某有鴞列女傳作鴞萃眞韻止夫也不良歌以訊叶眞韻雖遂翻集韻本作遂陸德明本作誶之列女傳作止訊楚辭章句作誶予豐本作而不顧叶麌韻果五翻顛倒思予叶麌韻矩翻讀如雨王興之比而

賦也梅解見摽有梅篇程子云美木也邢昺云鴞一名鵩一名梟陸璣亦云鴞大如斑鳩綠色惡聲之鳥也入人家凶賈誼所賦鵩鳥是也其肉甚美可為羹臛又可為炙漢供御物各隨其時唯鴞冬夏常施之以其美故也今按如邢陸說則梟鴞鵩乃一物而羅願別鵩與鴞為二云鵩似鴞小如雉體有文采行不出域若有彊服

者故名鵩則鵩之非鴞明矣然鴞亦非梟張揖廣雅以為鷩鳥但未詳其狀云何荆州記云巫縣有鳥如嶋雞其名為鴞廣志云鴞楚鳩所生如蛩蛩巨虛種類不滋乳也其名梟者乃爾雅所云梟鴟耳亦謂之土梟故瞻卬篇云為梟為鴟舊說相傳皆謂梟者土梟鴟者怪鴟此與鴞無涉不可不辨萃說文云草貌一曰聚也謂如草之聚也蘇云墓門有梅而鴞則集之梅雖善將得全乎桓公之沒也雖有太子免以為後而佗在焉求太子之無危不可得矣嚴云萃集非止一鴞喻羣小附和之衆縱臾之為惡也愚按此即序所謂佗無良師傅以至于不義者也歌以訊之訊予不顧指昔日言顛倒思予指今日言歌即此詩人所作所以告桓公者然今已不傳矣訊爾雅云告也韓詩云諫也雖訊之而我言終不蒙其顧念至今日身死未寒而顛倒狼狽若此使桓公地下有知亦必思我昔日所歌之言然已無及矣皆追恨之辭

墓門二章章六句

朱子謂此詩不知何所指且云序因陳國無事可紀獨陳佗作亂故以是詩與之耳郝敬辨之云夫事孰有大于弑君者陳之有佗猶衛之有州吁鄭之有叔段皆國家大故采風而無刺奚貴為風故陳風墓門猶衛之終風鄭之叔于田耳其論良是子貢傳申培說皆謂泄冶諫靈公孔寧儀行父譖而因之冶作是詩語亦近似獨發端以墓門起咏殊屬不倫若列女傳所載陳辨女事云辨女者陳國採桑之女也晉大夫解居甫使于宋道過陳遇採桑之女而戲之曰女為我歌我將舍汝乃為之歌曰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大夫又曰為我歌其二女曰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止訊予不顧顛倒思予大夫曰其梅則有其鴞安在女曰陳小國也攝乎大國之間因之以飢餓加之以師旅其人且亡而況

鴞乎大夫乃服而釋之君子謂辨女貞正而有詞柔順而有守其後屈原天問中亦用其事云昏微遵迹有狄不寧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按繁鳥當作鷙鳥王逸注云人循闇微之道為戎狄之行者不可以安其身謂晉大夫解居父聘吳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其子欲與之淫佚婦人則引詩刺之曰墓門有棘有鴞萃止言雖無人棘上猶有鴞汝獨不愧也玩逸此注則是陳國舊有此詩而辨女引而歌之耳固非其所自作也

習習谷風疑鄭人怨周之詩 篇名只谷風二字因衛詩亦有谷風特加習習二字以別之 初幽王以鄭伯友為司徒申侯與犬戎入寇戎弑王于驪山之下鄭伯友死之鄭人共立其子掘突是為武公武公收父散兵從諸侯東迎故太子宜臼立之是為平王武公薨子寤生立是為莊

公相繼為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為質于鄭鄭公子忽為質于周及平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桓王三年鄭伯始如周朝王王不禮焉周桓公言于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蔇況不禮焉鄭不來矣十三年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以上事俱見春秋傳鄭于周有迎立興復之功而周不以為德且奪其政故其言如此其以子女對言絶不知有君臣之分王室陵夷于茲可見所云小怨殆指取禾取麥事也東周之不競鄭實為之然周之失鄭不為無過此世變之大者故著之于經而前人未有言及姑存此説質後之君子其後周襄王十三年鄭人伐滑王使游孫伯請滑鄭人執之王怒將以翟伐鄭富辰亦曰鄭在天子兄弟也鄭武莊有大勲力于平桓凡我周之東遷晉

鄭是依予類之亂又鄭之縣定今以小忿棄之是以小怨置大德也無乃不可乎語意與此詩相類然則愚之所疑或不謬也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叶語韻讀如與演女翻將恐將懼豐氏本作愳維後漢書作惟予與後漢書作惟女音汝下同語韻將安將樂音洛後同女轉棄後漢書作弃予語韻比而賦也習習谷風解見國風嚴粲云來自大谷之風大風也盛怒之風也又習習然連續不斷繼之以雨喻遭變恐懼之時猶後人以震風凌雨喻不安也舊說谷風為生長習習為和調今考二章言維風及頹頹暴風也非和調之類三章言草本萎死無生長之意其說難通矣將鄭箋云且也恐有危疑之意安者恐之反懼有局促之意樂者懼之反棄說文云捐也維予與女我能先施也女轉棄予施而無報

也轉字最重言昔日同心協力忽然轉變也驚訝之意當處變之時且恐且懼惟予與女同其憂患及得志之後且安且樂女反棄我其薄甚矣

習習谷風維風及頹叶灰韻豐本作隤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叶灰韻胡隈翻將安將樂棄予新序作我如韓詩外傳作似遺叶灰韻夷回翻

比而賦也爾雅云焚輪謂之頹扶搖謂之猋李巡云焚輪暴風從上來降謂之頹頹下也扶搖暴風從下升上故曰猋猋上也按頹本訓為秃貌如爾雅解則當通作隤隤者下墜之義考工記頹爾如委禮記頹乎其順皆與隤通陸佃以風之銳而上者為猋名曰扶搖風之旋而上者為頹名曰羊角非也嚴云不斷之風又加以暴風喻事變益甚寘安置也懷抱也與免于父母之懷同義置我于懷抱如所謂若將加諸膝者親愛之至也劉峻云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合歡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涸而呴沫鳥因將死而哀鳴

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寘懷昭谷風之盛典遺亡也如遺者鄭云如人行道遺忘物忽然不省存也此比上章又深一層徐光啓云維予與女義同鷓鴣女轉棄予別有參商寘予于懷如漆中之投膠棄予如遺則道旁之敝屣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灰韻陸德明本作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叶灰韻烏回翻徐幹中論作何木不死何草不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朱子云叶韻未詳豐道生云叶灰韻於隈翻　比而賦也崔嵬解見卷耳篇萎李氏云衰落也孔云草小或連根死故言死也木大或一枝枯故言萎也嚴云大風推物惟戴土之石山崔嵬獨存而其山之草木無不萎死矣喻大患難也大德謂共濟患難之大恩小怨謂言語行事之小失鄒忠胤云為此詩者必是危疑之際曾脫其厄而與以生全故言山峻風高草枯木萎而女獨得至今享有安樂者豎誰之德柰何便忘卻乎按此詩之

辭與周鄭交惡事絶為相類然古人以此詩為刺友而作相傳舊矣雖未必然而亦有闗風教倫録于後蔡邕云古之交者其義敦以正其誓信以固逮夫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刺谷風有棄予之怨應劭云謹按尚書曰人惟求舊詩曰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論語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周禮九兩友以任得民是以隋會圖其身而不遺其友鮑叔度其德而固推管子厥後陵遲彌已凋翫伐木為鳥鳴之刺谷風有棄予之怨陳餘張耳携手遯秦交猶父子及據國爭權還為豺虎自漢所稱王貢彈冠蕭朱結綬愽育復隙其終始以交為難況容悦偶合而能申固其好者哉朱穆云務進者趨前而不顧後榮貴者矜已而不待人智不接愚富不賑貧貞士孤而不恤賢者尼而不存故田蚡以尊顯致安國之金淳于以貴埶引方進之言夫以韓翟之操為漢之名宰然猶不能振一貧賢薦一孤士又況其下者乎此禽息史魚所以專名於前而莫繼於後者也是以虛華

盛而忠信微刻薄裯而純篤稀斯益谷風有棄予之嘆伐木有鳥鳴之悲李華正交論畧云上古無交飽于和氣至于善惡分利害競而後有交交天命也微鮑子之知管氏則諸夏遷為左衽無歸生之說屈建則椒舉死于他國大者濟天下叔牙夷吾是也小者全宗族聲子伍舉是也慈明奉元禮一如大人真長喪仲祖臨柩慟色絲是近于骨肉之恩不止交遊而已矣朋友漸于講習緣情而親于我為重憂危相急仕進相推望而不從厚實生怨詩曰喪亂既平既安且寧美道義相成也又曰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哀勢利相傾也利招則不悔機罔名眩則甘心鼎鑊傾之以勢則不畏于天地餌之以權則忍絕其親愛故詩有谷風之刺禮有朋友之禁以此防人猶或踰之嗟夫受施忘惠者仁義之蠹遠賢奔利者商販之行若然者無代無之至交之道殆絕乎善交者義在切切偲偲匡救其闕則輔宣之過則以規誨之不從則一心以蔽之不幸負于

刑辟則生死以全之傳曰朋友無大故不棄此之謂也苟能久要之約必存平生之言可復如樓護終身與呂公同食張喬養楊恭母如親則家室有歸人誰虞死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務省諸身而已矣呂祖謙云朋友之義出于天其相求本非以利害也故窮達若一不知其義則利害而已耳離合安可常哉

習習谷風三章章六句

子貢傳有朋友二字餘文俱闕序則云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申培說朱傳亦以為朋友相怨之詩劉彝云天子之於天下無他職也厚其人倫皇建厥極人君之所以夙夜者也是故朋友道絕則琢磨之義不行琢磨之義不行則人不會其有極而歸其有極矣於是君得以遂其不君臣得以遂其不臣至于父子兄弟夫婦莫不皆然皆繇琢磨之義不行而習以成俗莫知以為恥也乃至人倫悖亂亡國喪身而弗可救天下俗薄而朋友

道絶非天子之職歟其曰刺之不亦宜哉郝敬云文武道隆伐木求友幽王失德谷風刺薄所以屬雅雅政也獻納之義如謂民間朋友相怨而作則當屬風邦國為風王朝為雅又云小雅短章疊咏如此篇之類猶是風體大雅皆莊嚴大篇是以有小大雅之別愚按此皆惑于詩序而云爾然愚獨不謂然者如篇中言將安將樂此豈幽王時耶即不繫之幽王而交誼衰薄如此其不可語盛世景象明甚且所謂安樂棄予者謂其不與共富貴耶邦無道富且貴焉其友人之品已自可知而且沾沾慕之以不得分一臠為憾則其為見亦鄙矣

伯兮衛宣公之時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伯也為王前驅久故家人思之出鄭氏箋陸元朗云從王伐鄭讀者或連下伯也為句

者非按此即繻葛之役也春秋書隱三年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服虔云言人者時陳亂無君則三國皆大夫也故稱人詳見兔爰篇穀梁傳云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於是不服為天子病矣張洽云自入春秋以來王室未嘗興兵伐諸侯今一旦天子率元戎啓行而諸侯從之若天討加于宋督魯桓則所謂仁不以勇義不以力而真足以大服天下之心矣今桓王以小忿奪鄭伯之政又帥諸侯伐之而巨姦大惡反易天常之亂臣賊子乃屢聘焉其失天下共主之義非小過也遂致鄭伯敢於抗拒祝聃逆節加于王身而王靈至此竭矣

伯子貢傳作柏兮朅屑韻文選注偈云桀挺也作兮邦之桀屑韻兮伯也執殳虞韻為王前驅虞韻賦也伯婦人目其夫之字也名氏未詳朅說文云去也言去從役也桀

通作傑毛傳云特立也白虎通云賢萬人曰傑執持也殳呂氏春秋謂蚩尤所作長丈二而無刃孔頴達云考工記殳長尋有四尺尋八尺又加四尺是丈二也冶氏為戈戟之刃不言殳刃是無刃也許慎謂積竹為之徐鍇云殳體八觚戈殳戟矛皆插車輢此云執之者在車當插用則執之此據用以言也前驅王應麟云如今道引也崔豹云殳前驅之器也以木為之後世滋偽無復典刑以赤油韜之亦謂之油戟亦謂之棨戟公王以下通用之以前驅愚按伯也二句只是言其夫所事如此以起思念之端舊說謂惜其大才小用似無此意

自伯之東韻首如飛蓬東韻豈無膏沐誰適音滴為容叶東韻讀如融余中翻

賦也孔云此時從王伐鄭鄭在衛之西南而言東者時蔡衛陳三國從王伐鄭則兵至京師乃東行伐鄭也上云為王前驅即云自伯之東明從王為前驅而東行故據以言之非謂鄭在衛東也蓬蒿屬艸

之不理者葉散生末大于本故遇風輙拔而旋朱子云其華如柳絮聚而飛如亂髮也自初至周而我首已如飛蓬矣不待行役之久也膏油所以澤髮者沐說文云濯髮也朱子云滌首去垢也左氏傳遺之潘沐杜預注云潘米汁可以沐頭適說文云之也容容飾也豫讓云女為悅已者容是也言伯既不在我當何所之而為容飾乎吕希哲云詩曰豈無膏沐誰適為容則婦人塗面油髮自古而然莊子曰天子之侍御不爪揃不穿耳則穿耳帶環自古而然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質韻願言思伯甘心首疾質韻

興也嚴粲云時以秋伐鄭秋暑之時艱于得雨故因以起興朱子云其者冀其將然之辭杲說文云明也從日在木上徐鍇云按淮南子曰日拂于扶桑是謂晨明故東字日在木中登于扶桑是謂朏明故杲字日在木上日晡則反景上照于桑榆故杳字日在木下皆會意也鄭箋云人言其雨其雨而杲杲然日復出

猶我言伯且來伯且來則復不來甘毛傳云厭也凡人
飲食口甘遂至于厭足曰甘心者心以如是為厭足也
首疾頭痛也夫憂思非人所欲而願言之至
于頭痛然且甘心焉不以為悔可以觀情矣
焉得諼草說文豐氏本作藼韓詩陸德明本作萱陸又云
或作蘐爾雅音義作萲文選注作諠云忘憂也說文
韓詩及豐本
併作艸言樹之背隊韻演
露作北繁願言思伯使我心痗隊韻
賦
也諼通作藼或作萱說文云令人忘憂艸也按本草即
今之鹿葱也蓋鹿食九種草此其一云味甘豐熙云食
其花健忘一名宜男周處風土記云花宜懷妊婦人佩
之必生男俗謂母為萱堂殆是義乎又名忘憂董子云
欲忘人之憂則贈之以丹棘丹棘一名忘憂欲蠲人之
忿則贈之以青堂青堂一名合歡養生論以為合歡蠲
忿萱草忘憂即此是也朱子以合歡忘憂為一物誤矣
徐勉萱賦云信茲華之獨茂挺金質于炎辰既耀色以

祛痗亦含香而可珍同芟荷于關署及蟬露乎首是其葉四垂其跗六出亦曰宜男嘉名斯吉華而不豔雅而不賀又名後庭草溫庭筠詩云宜男漫作後庭草不似櫻桃結子紅又名萬年韭背毛傳云北堂也孔云背者嚮北之義房室所居之地總謂之堂房半以北為北堂房半以南為南堂也郝敬云樹之背者今人多于堂北墻下作花塢是也衛之君子行役過時不反其婦思之欲暫忘而不可得故願得忘憂之艸而植之庶幾漠然而無所思陸機詩云安得忘歸草言樹背與襟亦是義也又按萱花宜懷姙則以為寓思夫之意亦通說文無痗字當作悔通作𠧪易以本卦為貞變卦為𠧪故悔有改變之義願言思伯使我忽然將此心改變而不復思也與上文欲樹諼草意相應蓋無所聊賴之辭夫臣子從王義也時王室漸卑諸侯犯上故其婦憂思而不能忘若此是役果有射王中肩之事可以觀世變矣

伯兮四章章四句序云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為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愚按此詩亦未見所謂過時云者但因其夫從王出征勝負未必故盼望而憂之耳鄭箋引春秋傳桓五年事確無可疑或謂擊鼓亦衛風也乃伐鄭而曰我獨南行此不應云自伯之東殊不知周既東遷衛自西北而往故曰之東孔氏解之晰矣子貢傳申培說皆謂鄘人從武庚伐衛室家憂之然武庚稱王於他書無所考鄒忠胤引詩史前編謂武庚修其政令殷人悅之周公歸自東三叔懼乃尊武庚為殷王遂率蔡霍及奄君淮夷叛王命亦未足信

兔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出序按左傳初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

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平王崩桓王即位將畀虢公政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已而鄭莊公如周朝桓王王不禮焉又取鄔劉蒍邘之田于鄭魯桓公五年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王為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伯禦之鄭子元請為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為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鬬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支固將先奔既而萃于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曼伯為右拒祭仲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于繻葛命二拒曰旝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林堯叟云自伐鄭無功而後王命始不行于天下

有兔漢書注作菟爰爰雉離漢書注作罹于羅歌韻我生之初尚無

為叶歌韻吾何翻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叶歌韻良何翻揚雄方言云罹謂之羅羅謂之罹陸德明本作離尚寐無吪歌韻陸德明本作訛比也兔獸名羅願云凡野獸有毚惟兔足底皆毛號建毛性狡善走爰爰爾雅云緩也宜通作緩緩雉禽經云介鳥也解見雉雉篇離麗音近故易訓離為麗也爾雅云鳥罟謂之羅說文云以絲罟鳥也戴侗云高网羅飛鳥者也以繩三維故其字從网從維是詩繯葛之戰蔡衛陳三國之師先奔王師遂敗作詩者以兔比列國之卒以雉比王卒見王室微弱諸侯携心皆寬緩無肯為王出死力者而王又好征伐無已則所苦者徒畿內之民而已或以兔喻鄭人未是尚字有二義說文云曾也庶幾也尚無為之尚當從曾字解下文尚寐無吪之尚當從庶幾字解為本母猴之名姓好用爪故偕為造作之義逢說文云遇也罹說文云心憂也從网未詳愚按罹既訓心憂則字當入心部從羅省意兼聲

心事如在罔羅中憂之意也原不宜入罔部朱子云為此詩者蓋猶及見西周之盛故曰方我生之初天下尚無事及我生之後而逢時之多難如此郝敬云繻葛之敗此霸者無王之始也自是以後桓文迭興諸侯相攻而天下大亂王霸升降之際故曰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此百罹王迹熄于五霸春秋始于詩亡以此後儒言春秋獎霸失兎爰之意矣寐說文云臥也徐鍇云寐之言迷也目閉神藏謂之迷也吪說文云動也字從口徐以為臥既覺必有聲氣是也言自今以後庶幾寐而不動則不復見此景象也

有兎爰爰雉離于罦叶嘯韻步妙翻說文作罬我生之初尚無造叶嘯韻讀如陗七肖翻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叶嘯韻一笑翻尚寐無覺叶嘯韻吉弔翻讀如叫

比也罦說文云覆車也郭璞云今之翻車大網有兩轅中施罥以捕鳥或作罟非罟乃兎罟也造作也與為同

意即序所謂構怨連禍者憂通作𢝊說文云愁也字從心從頁頁者首也徐鍇云𢝊形于顏面故從首覺說文云寤也唐人詩云安得中山千日酒酩然直到太平時正尚寐無覺之意

有兔爰爰雉離于罿冬韻我生之初尚無庸冬韻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冬韻尚寐無聰叶冬韻讀如衝昌容翻

比也韓詩云施羅于車上曰罿按爾雅云繴謂之罿罿罬也罬謂之罦據此則罦與罿是一物而詩人兩言之何也郭璞以大網解罦或罦大而罿小也又說文云罬捕鳥覆車也然則罦罿皆鳥罟而孫炎乃以為掩兔之具不足信庸說文云用也用之于作為也凶禍也鄭玄云百凶者王構怨連禍之凶聰聞也凡寐者必人呼之而後能覺故欲其無所聞焉聞先于覺覺先于吪三章立言自有次第一節深一節也

兎爰三章章七句子貢傳申培說豐氏本俱作有兎子貢傳申培說皆以此詩為晉趙鞅殺萇弘周人傷之而作按萇弘事劉文公甞勸之擁敬王以安周薦孔子以相魯其後晉趙鞅殺晉大夫邯鄲午午荀寅之甥也寅范吉射之姻也二子伐鞅鞅恨之劉氏與范氏世為婚姻鞅遂遷怒于劉以弘為其黨也脅周殺弘弘死血化為碧云詩以兎喻趙鞅雉喻萇弘其說頗與朱子合惟用我生之初等句終難強解故定從序

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太子忽甞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于見逐故國人刺之出序子貢傳申培說以為鄭世子忽辭昏于

齊祭仲足諫之而作是詩按左傳魯桓公之未昏于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君子曰善自為謀隱八年鄭太子忽如陳逆婦以嬀氏歸桓六年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于鄭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於齊齊侯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太子曰無事于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之鄭伯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弗從三公子謂子突子亹子儀也桓十一年夏鄭莊公卒初祭封人仲足有寵于莊公莊公使為卿為公娶鄧曼生忽故祭仲立之是為昭公又宋雍氏女于鄭莊公曰雍姞生突是為厲公雍氏宗有寵于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

之秋九月昭公奔衛桓十五年厲公惡祭仲之專使其壻雍糾殺之已而謀洩公出奔蔡六月昭公入桓十七年高渠彌弑昭公立公子亹十八年齊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彌祭仲逆子儀于陳而立之莊十四年鄭傅瑕殺子儀而納厲公忽始于見逐終于見殺三公子更立亂鄭國使忽當日不辭昏則外有強援何以至此

有女同車麻韻顏如舜說文作蕣豐氏本作䑞後同華麻韻豐本作荂將翺將翔豐本作趨按據豐本則以趨琚都為韻而下章則以翔將忘為韻聲調殊叶矣但將翺將趨古無此文句且兩章皆有孟姜又當如何叶耶佩玉瓊琚魚韻彼美孟姜洵美且都叶魚韻陟魚翻讀如瀦賦也有女陳女也同車毛傳云親迎也孔穎達云士昏禮壻揖婦出門乃云壻御婦車授

綏是親迎之禮與婦同車也此即忽如陳逆婦嬀之事先是周鄭交質鄭太子忽為質于周在王所陳侯請妻之鄭莊公許之乃成昏舜說文作蕣即木槿也華今文花字按爾雅釋草云椵木槿櫬木槿樊光云別二名也其樹如李其華朝生暮落與草同氣故在草中木槿通作木堇抱朴子云夫木堇楊柳斷植之更生倒之亦生橫之亦生生之易者莫過斯物也陸璣云齊魯之間謂之王蒸五月始花故月令仲夏木槿榮郭璞云或呼日及陸機賦如日及之在條常雖及而不悟是也日及通作日給篤論云日給之華似柰柰實而日給虛虛偽之與真實相似也傅玄云或謂之洽容或謂之愛老陸佃云槿華如葵朝生夕隕一名舜蕣瞬之義取諸此衍義云如小葵花淡紅色五葉成一花羅願云舜乃華之甚茂者枝葉相當有同車之象有女同車之詩比之舜華舜英舜並蔕之華彼以諸侯娶諸侯之女故華色相稱何彼穠矣之詩比唐棣之華言其反而後合若下降

然又潘尼以朝菌為舜華非是翺翔緩飛也車中衣服迎風輕颺之貌瓊琚即佩玉也觧見木瓜篇孟姜齊女也孔云如左傳文齊侯前欲以文姜妻忽後復欲以他女妻忽非文姜也他女必幼于文姜而序謂之孟者或與文姜非同輩耳都毛云閑也按都者鄙之對左傳云都鄙有章淮南子云始乎都者常卒乎鄙都者城廓之域聲名文物之所聚故其士女雍容閑雅之態生相如傳車從甚都是也鄙者里鄙之名細民所居不過相習為吝嗇村陋之狀今諺云野樣老子所謂我獨頑似鄙是也楊慎云冶容艷態多出于膏腴甲族薰釀含浸之下彼山姬野婦雖美而不都縱有舜華之顏加以瓊琚之佩所謂婢作夫人鼠披荷葉舉止羞澁烏有閑雅乎漢官尹夫人之見邢夫人賈克家郭氏之見李氏亦可證也嚴粲云舊說以有女即孟姜其文重複彼乃別指之詞有女同車指忽所取者彼美孟姜指忽所不取者詩意言忽所取他國之女行親迎之禮而與之同車者特

取其色耳此女色如木槿之華朝生暮落不足恃也而今也且翺且翔于此佩其瓊琚之玉徒有威儀服飾之可觀而無益于事也曷若彼美好齊國之長女信美而且閑雅乎齊大陳小其女子氣象自別忽若取之則有大國足為援矣

有女同行庚韻豐本作堂顏如舜英庚韻將翺將翔陽韻佩玉將將叶陽韻資良翻楚辭章句豐本俱作鏘彼美孟姜陽韻德音不忘陽韻

賦也女始乘車壻御輪三周御者代壻即先道而行故曰同行英增韻云萼也又說文云草榮而不實者謂之英舜華舜英皆言其不可與久之意將通作瑲說文云玉聲也班固云佩即象其事若農夫佩其耒耜工匠佩其斧斤婦人佩其鍼縷何以知婦人亦佩玉詩云將翺將翔佩玉將將德惠音言也謂齊侯請妻之言將大有造于鄭國故懷其惠而不能忘也或以德音為齊女之德音猶言有賢譽也亦通呂祖謙云不借助于

大國而自求多福忽非奮然誠有是志也蓋其為人淺狹而多所拘攣暗滯而動皆疑畏浮易而不知審量孑孑然以文義自喜而國勢人情與其身之安危皆懵然莫之察也適足以取亡而已矣使忽誠有是志而深求其實則質之弱固可強而所以持國者固無待于外助也惟其為善有名而無情所以卒見喠于祭仲而為張氏云忽之不昏于齊未為失也而詩人追恨其失大國詩人所閔此功利之說所以多勝而信道者所以益寡之助者蓋見忽之弱為甚追念其資于大國或有以自立此國人之情也胡安國云詩人刺忽之不昏于齊至于見逐欲固其位者必待大國之援乎曰此獨為鄭忽言也如忽之為人苟無大援則不能立爾若夫志士仁人卓然有以自立者進退之權在我矣鄭自五伯之後益以侵削他日子産相與馳詞執禮以當晉楚至于壞諸侯之館垣却逆女之公子于野皆變其常度以晉楚之強卒莫能屈亦待大國之助乎然則仲見脅忽出奔

成其自取焉耳嚴云突挾宋之援以逐忽故國人惜忽之無援而作此詩也又鄒忠胤云夫昏姻禍福之階鄭不耦齊鄭無齊援亦無齊禍魯一耦之得齊禍無若魯酷者般卒閔弑魯再罹婦禍也殺惡立接齊三成魯亂也豈非利外不利內之明戒耶祭仲智猶未及此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玩詩中孟姜二字明言齊女其事與左傳合而朱子疑謂亦淫奔之詩則昭十六年鄭六卿餞晉韓宣子于郊子旗賦有女同車而宣子皆稱善豈有淫奔之詞而可登之燕享者乎

鴇羽刺時也晉昭公之後大亂五世 出序 民從征役而不得養其父母故作此詩 出朱傳申培說同 晉自潘父弑昭侯納桓叔不克

晉立昭侯子孝侯爲桓叔子曲沃莊伯所弑晉立孝侯弟鄂侯莊伯伐之桓王使尹氏武氏助之鄂侯奔隨已而曲沃叛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鄂侯之子哀侯哀侯後爲莊伯子曲沃武公虜而殺之晉立哀侯子小子侯武公又誘殺之于是王又命虢仲立哀侯之弟緡此序所謂大亂五世而是詩所稱王事靡盬者也然則是詩之作其在桓王十四年王命立緡之時乎故毛傳次序鴇羽下篇以無衣接焉

肅肅鴇羽虞韻集于苞栩虞韻王事靡盬虞韻不能蓺稷黍叶虞韻讀如豎上主翻父母何怙虞韻豐氏本作志悠悠蒼韓詩外傳作倉天曷其有所叶虞韻讀如數爽主翻　興而比也肅者矜持振肅之義鳥之振羽其形肅然故曰肅肅鴇鳥名陸德明云似鴈而大無後指孔穎達云鴇鳥連蹄性不樹止陸佃云毛有豹文一名獨豹羅願云鴇亦水鳥上林

賦曰鴻鸛鵠鴇鴐鵝屬玉交精旋目煩鶩庸渠箴疵鶟盧羣浮乎其上是也鴇羽之詩言征役不得養其父母以喻鴇之集于苞栩苞棘苞桑猶水鳥而木棲既失其常又無後指尤非所以有托于木者可謂不得其所矣段成式云鴇遇鷙鳥能激糞御之糞著毛悉脫今鵰之毛能落衆羽然其鷙烈足以服羽族此類之可推者鴇乃水鳥不以鷙稱而鷙鳥為之落羽此類之不可推者按今號老鴇曰鴇豈亦以是故與羽說文云鳥長毛也集止也苞爾雅云稹也李巡云物叢生曰苞齊人名曰稹鄭玄云稹者根相迫迮梱緻貌栩爾雅云杼也郭璞云柞樹也陸璣云今柞櫟也徐州人謂櫟為杼或謂之為栩其子為皁或言皁斗其殼為汁可以染皁今京雒及河内多言杼斗或云橡斗謂櫟為杼五方通語也一名㮕鄭樵云南多㮕北多櫟按栩櫟本是一物而栩又有柞櫟之名孫炎說櫟之實為橡而小爾雅亦云柞之實謂之橡本草圖經云柞櫟也栩也杼也皆橡櫟之通名

此說得之椽說文作㨾𩝐食可以止饑以王命征伐謂之王事靡之言無盬之言固皆音近也觧見采薇篇言王事無有堅固者故使禍亂相仍征役不息如此以晉事求之翼與曲沃攻伐不休禍起于桓王之助曲沃詩咏靡盬譏誚實深周昌年云此言王事靡盬與他處不同他處意皆在奮忠義此則一氣趕下直以失所而志怨耳孔云怙恃義同言父母當何怙恃食故下言何食嘗與此相接成也悠悠蒼天觧見黍離篇有所猶云得所但使得歸埶黍稷以養父母則得其所矣孔云人窮則反本困則告天此時征役未止故訴天告怨也

肅肅鴇翼職韻集于苞棘職韻王事靡盬不能埶黍稷職韻父母何食職韻悠悠蒼天曷其有極職韻說文云翅也極止也職韻與而叱也翼

曷其有極言何時得止此征役也征役止則得耕田以供子職矣

肅肅鴇行叶陽韻寒剛翻

集于苞桑陽韻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陽韻父母何嘗陽韻悠悠蒼天曷其有常陽韻

興而比也行列也陸佃云說文曰乍相次也從匕從十蓋鴇性羣居如鴈自然而有行列故从乍詩曰鴇行以此故也閩諺曰鴇無舌兔無脾蓋鴇無舌連蹄性不木止又其飛肅肅勞苦然其于苞栩苞棘苞桑也尚得以其類集聚衆羽而成翼聚衆翼而成行今君子無所于憩下從征役又不得養其父母則鴇之不如也又按先言集栩繼言集棘繼言集桑亦征役無定之況羅願云稻米粒如霜性尤宜水故五穀外别設稻人之官掌稼下地而漢世亦置稻田使者以其均水利故也稻一名稌然有黏有不黏者今人以黏者為糯不黏者為秔然在古則通得稻稌之名說文云沛國謂稻曰稬秔稻屬或作粳是則直以稬為稻耳若鄭康成注周禮稌稉也則稻是稉然要之二者皆稻也故氾勝之云三月種秔稻四月種

秫稻字林曰糯黏稻也秔稻不黏者今人亦皆以二穀為稻若詩書之文自依所用而解之如論語食夫稻則稻是稉月令秫稻必齊則稻是糯周禮牛宜稌則稌是秔豈年多黍多稌為酒為醴則稌是糯又稻人職云澤草所生種之芒種是明稻有芒有不芒者今之稉則有芒至糯則無是通得稱稌稻之明驗也然說文所謂沛國謂稻曰稬至郭氏解雅稌稻乃云今沛國稱稌不知說文亦豈謂此稌訛為稬耶將與郭自異義也又有一種曰私比于稉小而尤不黏其種甚早今人號私為早稻稉為晚稻蘇氏以稉一曰私亦未盡也梁今之粟類古不以粟為穀之名但米之有孚殼者皆稱粟今人以穀之最細而圓者為粟則梁是其類內則曰飯黍稷稻梁白黍黃梁稰穛說者曰下言白黍則上是黃黍下言黃梁則上是白梁今梁有三種青梁殼穗有毛粒青米亦微青而細于黃白米也夏月食之極為清涼但以味短色惡不如黃白梁故人少種之亦早熟而收少作餳

清白勝餘米黄粱穗大毛長𣪊米俱麤于白粱而收子少不耐水旱食之香味勝于諸粱人號為竹根黄白粱穗亦大毛多而長𣪊麤扁長不似粟圓米亦白而大其香味為黄粱之亞古天子之飯所以有白粱黄粱者明取黄白二種耳今人大抵多種粟而少種粱以其損地力而收穫少耳然古無粟名則是以粱統粟今粟與粱功用亦無别明非二物也粱比他穀最益胃但性微寒其聲為凉蓋是亦借凉音如許叔重說黍大暑而種則以黍从暑粱从凉其義一也又爾雅注云虋今之赤粱粟也芑今之白粱粟也皆好穀也郝敬云今高粱之類胡胥嘉云周禮食醫云犬宜粱禮記粱曰薌萁以為宗廟之祭又大夫無故不食粱古人用粱之重如此燕代間謂之粱穀關西謂之毛穀嘗徐鍇云口試其味也常朱子云復其常也得耕田以供子職則復其常矣

鴇羽三章章七句

序謂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

是詩今按篇中有蓺稷黍等語似與君子不類予貢傳以為魏若于征役之詩鄒忠胤云魏居周之西土與邰芮岐畢俱屬邇封其調遣或尤煩于諸國此風詩王事靡盬所以獨見詠于魏耳亦無據

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

出序愚按此與狡童褰裳三篇皆為祭

仲足而作據左傳仲足初為祭封人因有寵于莊公莊公使為卿為公娶鄧曼蓋君之嬖幸臣也仲雖為卿詩人本其進身之始而醜之故有狂童狡童之目先是仲為莊公娶鄧曼生昭公忽以鄧曼故遂立忽忽固長也已而為宋人所脅旋逐忽而立突是為厲公仲專政公惡之使其壻雍糾殺之以謀洩公遂出奔昭公復位不久為高渠彌所弒立子亹仲與焉齊人來討高渠彌子亹見殺仲以智免又逆子儀于陳而立之其後厲公使傅瑕殺子儀而復入因治與于雍糾之亂者而仲已死矣仲擅廢立之權犯不臣之

罪竟以善終君子恨之

當時目之為狂狡固宜

山有扶(楊慎云徐邈引作搏爾雅翼作扶)蘇(虞韻豐氏本作胥楊慎云徐邈引作疋)隰有荷華(叶虞韻芳無翻豐本作荂)不見子都(虞韻)乃見狂且(叶虞韻叢租翻豐本作狙)

興也扶蘇毛傳以為扶胥小木也未詳所出以文義觀之下篇喬松是高木則扶蘇非小木考說文扶字當作扶扶之為義言扶疏四布也通作榑即榑桑之木也字从尊亦取扶疏四布之意後訛作搏淮南子朝發搏桑是也後人溷作扶故稱扶桑今據徐邈引扶蘇作搏疋亦是以搏訛搏而搏又通為扶若蘇之言疋疋之言疏皆以音同通用然則扶蘇即扶疏也說文以榑為榑桑神木乃日所出別無木名榑者愚按管子地員篇稱五沃之土木宜桐梓扶櫄或即此扶耳其木之形象未詳隰說文云阪下濕也荷華荷之華也毛傳云扶渠也

扶渠即芙渠爾雅云荷芙蕖其莖茄其葉蕸其本蔤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的中薏李巡云芙渠其總名也別名芙蓉郭璞云今江東人呼荷華為芙蓉北方人便以藕為荷亦以蓮為荷或用其母為華名或用根子為母葉號此皆名相錯習俗傳誤也毛傳以扶渠名荷華所謂用其母為華名者也又陸元朗云華未開曰菡萏已發曰芙蕖嚴粲云世稱美好之人為子都孟子所稱子都以貌之美此詩所稱子都以德之美猶美人之名或稱美貌或稱美德也若以此子都為美貌則與狂且意義不貫焦氏易林云視暗不明雲蔽日光不見子都鄭人心傷狂且指祭仲也狂乃猘犬之名韓子云心不能審得失之地謂之狂且語辭呂祖謙云山宜有扶蘇者也隰宜有荷華者也朝宜有賢俊者也今觀昭公之朝者不見子都乃見狂且焉則昭公所美非美可知矣

山有橋陸德明本作喬松冬韻隰有游龍冬韻邢昺疏作蘢不見

子充東韻乃見狡童東韻興也橋通作喬說文云高而曲也爾雅云木上句曰喬松木名趙頤光云壽木也故从公游取枝葉放縱為義龍毛傳云紅草也當作蘢爾雅云紅蘢古其大者蘬郭璞云俗呼紅草為龍鼓語轉耳紅亦作葒陸璣云一名馬蓼葉麁大而赤白色生水澤中高丈餘張子厚云其枝幹樛屈著土處便有根如龍也廣雅以為龍蘋本草云一名鴻鵠如馬蓼而大主消渴去熱明目益氣陶隱居云馬蓼生下濕地莖班葉大有黑點最大者是葒草即水紅也下濕地皆有之又陸佃云以縱故謂之龍木橋聳于上草游縱于下則山濕之所養以自美者至矣羅願云龍與荷華皆隰草之偉者然所配扶蘇喬松不同按管子有五粟五沃五位五隱五壤五浮之土謂之上土五沃之土則桐柞扶櫄秀生莖起五臭疇生蓮與蘪蕪藁本白芷然則首章言扶蘇荷華應此五沃之土也其五位曰其山之淺有龍與芔羣木安遂條長數丈其桑其松

其杞其芉次章言喬松游龍應此五位之土也此皆土之最美者山不惟有扶蘇而又有喬松隰不惟有荷華而又有游龍以與一國之大賢材無不有也充說文云長也高也子都子充總為題目賢人之稱不必有是人名也狡說文云少狗也故以比童鄭玄云狡童有貌而無實亦指祭仲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子貢傳申培說豐氏本皆作扶胥 朱子以為淫女戲其所私者淺陋甚矣子貢傳申培說皆以為鄭靈公棄其世臣而任嬖人狂狡子良諫之而作是詩考左傳載狂狡事在宣二年實鄭穆公二十一年也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狂狡輅鄭人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為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易之戮也狂狡本宋大夫而為鄭所俘獲事僅止此其見嬖于穆公

之子靈公絕不經見後靈公立一年為歸生及公子宋所弑鄭人欲立子良子良名去疾穆公庶子也辭乃立襄公堅而子良為大夫云豊坊引樂正子春國記謂宋文公立狂狡年十八為大夫四年降鄭鄭穆公使事太子夷嬖穆公薨夷立是為靈公狡以大棘之戰故怨公子歸生公子宋譖于靈公將殺之歸生弑靈公狡死焉其族奔楚狂接輿其後也此書他不著録人以為坊偽為之者不足信坊又謂子都乃公孫閼字子克乃瑕叔盈字皆鄭世族之賢者今按二人同在鄭莊公時歷昭厲文穆而後及靈凡六公矣乃引之與狂狡並稱殊屬無謂鄭多賢者亦何專屑屑稱此二人又考瑕叔盈字子克原無所載而子都乃射殺考叔頴考叔者當時鄭莊公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之君子方嘆其失刑則子都亦何賢之有李本云穆公卒而靈公嗣不半載而為公子歸生所弑蓋賈歸

生之謀而假手于公子宋者也則歸生當國而公子宋輔之事權屬焉豈宋因狂狡之所能與而靈公在位日淺即已被弒何遽能用狂狡哉且狂狡一小人耳其惡必不至如歸生與宋之甚不責歸生與宋而區區于咎狂狡此非公論而孔子豈得録之

狡童鄭人忠于忽者之辭聞祭仲有立突出忽之謀而因以告之也嚴粲云為告忽言之故指狡童為彼而稱忽為子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元韻亦叶先韻倪堅翻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元韻蘇昆翻亦叶先韻逡緣翻兮賦也狡童指祭仲也說見山有扶蘇篇不與我言所謂陰謀也子指忽也禮諸侯即位未踰年稱子餐說文云吞也不能餐猶言食不下咽也嚴云彼者薄之之辭子者

親之之辭權臣擅命將有他志惡祭祭言故但言憂之而不能餐徵詞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職韻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職韻兮賦也嚴云共食則可以從容謀事息說文云喘也不能息者謂憂之深而至于不能喘息也一云息猶安止也即寢不安席之意亦通

狡童二章章四句

子貢傳貴竹本申公說及豐氏本皆作麥秀豐氏本多一首章其辭曰麥秀蔪蔪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愚按此箕子傷紂之歌見于史記此詩不應全用其語或好事者見兩章各有彼狡童兮二句文法偶同因附益之然章法不類未足信也 序云刺忽也不能與國人圖事權臣擅命也所謂權臣擅命者得之惟以為刺忽而作則不無可議忽以世子為鄭君其當時國人作詩義不容遂忘君臣之分而目為狡童也說者謬謂箕子亦目紂為

狡童然何知非指飛廉惡來輩乎朱子闢之謂昭公之為人柔懦疎闊不可謂狡即位之時年已壯大不可謂童以是名之殊不相似其論正矣然云此亦淫女見絶而戲其人之詞不審聖人删詩將以垂世教顧留此等詩何為子貢傳申培説以為子良諫用狂狡靈公不聽將去其國賦此然靈公用狂狡事傳無所載亦不足信辨在山有扶蘇篇

蘀兮鄭人思出突而納忽也忽以世子踐位正矣宋人乃使祭仲立突而逐忽故鄭人不義突而作此詩

出詩故　按左傳祭仲為鄭莊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于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雍氏宗有寵于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

之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此詩之作當在祭仲與宋人盟之時也事在桓王十九年

蘀兮蘀兮風其吹支韻女音汝下同叔豐氏本作尗兮伯兮倡予和叶夫韻胡猥翻女比而賦也說文云草木凡皮葉落墮地為蘀女朱子云指蘀而言也此言忽之必為仲所逐猶蘀之必為風所吹也憂懼之深不敢斥言正似隱語耳叔伯謂諸大夫也倡通作唱說文云導也和說文云相譍也女指叔伯也言誰有倡大義者則我將應而從之也嚴粲云此詩小臣願忠于國而力不能自為呼諸大夫而告之言汝叔伯其亟圖之汝倡我則我和汝矣謂患無其倡不患無和之者也當時卒無倡之者繇忽無忠臣良士也張氏云忽葢不足道而人之情猶不欲遽絕之者以其立之正故耳

蘀兮蘀兮風其漂蕭韻亦叶嘯韻匹妙翻釋文作飄女叔豐氏本作伯兮伯豐氏本作尗

兮倡予要嘯韻亦叶蕭韻伊堯翻說文本身腰字今身腰之要加月作腰而要但為要約字矣女

比而賦也漂飄通爾雅迴風為飄此則從風迴旋之意要本身腰之腰徐鍇謂腰為中闕所以自臼持也故借為約結之義和者和于始順而無逆也要者要于終約而不離也

蘀兮二章章四句

序以為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今按如序言則此詩語乃絕無人臣禮豈可以訓子貢傳申培說以為鄭莊公卒公子爭立而齊楚伐之忠臣憂之欲相帥獻謀以救其國故作此詩較為近之然相帥獻謀獻之何人似不如出突納忽之義為得其正揣摩當日詩意恰是如此不知朱子何意必欲改為淫女之詞夫女雖善淫不應呼叔兮又呼伯兮殆非人理言之污人齒頰矣又按鄭六卿餞晉韓宣子各賦鄭詩子柳賦蘀兮宣子皆稱善則其非淫詩

可知

褰裳思見正也鄭祭仲逐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己也

出序但鄭祭仲三字原作狂童　孔穎達云庶子與正適爭國禍亂不已無可柰何鄭國之人欲大國以兵征鄭正其爭者之是非令去突而定忽也嚴粲云鄭人始作蘀兮望大夫相與扶持之既無其人則又作褰裳望大國之見正蓋惓惓于忽也說者多以狂童指忽非也忽以世子嗣位其立也正國人憂之至于不能餐其情可見此詩及有女同車皆欲求援大國以扶植之也王道既微小國無所控愬往往思方伯之拯己霸圖能無興乎是可以觀世變矣

子惠思我褰說文作攐陸德明云或作騫非裳涉溱真韻豐氏本作潧子不我

思豈無他豊本作它後同人真韻狂童之狂也且音諸後同此句不用韻賦也

子斥大國之人也惠說文云仁也褰當從說文作攓云摳衣也班固云黃帝堯舜垂衣衣裳而天下治何以知上為衣下為裳以其先言衣也詩曰褰裳涉溱所以合為衣也弟子職言摳衣而降也名為衣何上兼下也涉說文云徒行厲水也溱水名河南通志云源出密縣一名澮水東北至新鄭縣與洧水合水經作潧水其名溱者出桂陽臨武入匯非此水也酈道元云潧水出鄶城北西雞絡鄔下又東南流歷下田川逕鄶城西謂之為柳泉水也故史伯荅桓公曰若尅虢鄶君之土也前莘後河左雒右濟主芣騩而食潧洧循典刑以守之可以少固即謂此矣南注于洧世所謂之為鄶水也補傳云溱洧未必褰裳可涉此言欲其急于拯亂耳言大國如有惠然思念我鄭國之亂欲來為我討正之者則當速褰揭其裳渡水而來毋容少遽緩也他人他國之人也夫

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縱爾不我思然大義所在獨無他國之人起而圖我者哉蓋激之也蘇轍云子苟不我思豈無他人乎吾恐他人之先子也嚴云望大國之正已其情甚切不主一國也舊說謂爾不我思則當有他國思我者如此則自為悠緩之辭非告急之意狂童指祭仲即扶蘇篇所謂狂且也鄧元錫云仲置君如奕棋蓋其易也故詩數以狂童目焉穀梁傳云死君難臣道也今立惡而黜正惡祭仲也狂童之狂也且言狂童之狂已甚故大國之正已不可緩也且助語辭左昭十六年四月鄭六卿餞晉韓宣子于郊子太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于他人乎子太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是可以得此詩之意矣子太叔游吉字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紙韻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紙韻狂童之狂也且賦也洧水名前漢地理志云潁川陽城山洧水所出東南至長平入

潁水經云洧水出河南密縣西南馬領山又東過新鄭縣南潧水從西北來注之又東過習陽城西折入于潁考酈道元注謂陽城山在陽城縣之東北蓋馬領之統目而長平城在習陽城之上志與經合矣他士鄭玄云猶他人也大國之卿當天子之上士

褰裳二章章五句　子貢傳謂子良去國不忘諫君申培說謂子良如晉作詩以寓

靈公今按子良辭君位不肯立見于左傳從不聞有去國之事且子太叔之引是詩語意明白別無煩曲說矣朱子舊注亦依序義後乃改以為淫女語其所私者之詩郝敬云按鄭風如蘀兮狂童褰裳諸篇慷慨傷時而其言皆似婦人艷語此所謂鄭聲好濫淫志者也故曰詩言志勿以辭害志如以辭而已凡鄭詩孰不可目為淫奔乎朱傳所以偏執成誤也又呂氏春秋云晉人欲攻鄭令叔嚮

聘焉視其有人與無人子産為之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叔嚮歸曰鄭有人子産在焉不可攻也秦荆近其詩有異心不可攻也晉人乃輟攻鄭其意與子太叔稱時頗相類於詩指為近然子太叔與子産同時不應遂賦其詩或即一事兩屬耶

二子乘舟衛宣公之子伋也壽也朔也伋前母子也壽與朔後母子也壽之母與朔謀欲殺太子伋而立壽也使人與伋乘舟于河中將沉而殺之壽知不能止也因與之同舟舟人不得殺伋方乘舟時伋傅母恐其死也閔而作詩出劉向新序　二子乘舟之事當以劉向所傳為確其後舟行

無恙未幾又使伋之齊將使盜見載旌要而殺之壽止伋伋曰棄父之命非子道也不可壽又與之偕行壽之母知不能止也因戒之曰壽無為前也壽又為前竊伋旌以先行幾及齊矣盜見而殺之伋至見壽之死痛其代已死涕泣悲哀遂載其屍還至境而自殺兄弟俱死故君子義此二人而傷宣公之聽讒也以上俱見新序與左傳史記毛傳列女傳諸書大同小異按左傳云初宣公烝于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為之娶于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于左公子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史記則云宣公十八年太子伋母死宣公正夫人與朔共讒惡太子伋宣公自以其奪太子伋妻也心惡太子欲廢之及聞其惡大怒乃使于齊與之

白旌而令盜遮界上殺之壽止太子不可乃盜其白旌而先馳至界界盜見其驗即殺之壽已死而太子伋又至謂盜曰所當殺乃我也盜并殺太子伋以報宣公宣公乃以子朔為太子毛傳則以為使賊先待于隘壽竊節先往列女傳則以為宣姜陰使力士待之界上曰有四馬白旌至者必要殺之然總之皆後一節事其二子乘舟之詩實不作于是時也于何知之此詩中有乘舟之語固非待于隘而殺之于陸者耳新序所載首尾完密足補信史故從之水經注云京相璠曰今平陽陽平縣北一十里有故莘亭道阨陳蹊要自衛適齊之道也望新臺于河上感二子于宿齡詩人乘舟誠可悲矣今縣東有二子廟猶謂之孝祠矣嚴粲云衛自宣公殺伋壽以朔為世子代立是為惠公左右公子怨朔之讒殺太子伋乃作亂立黔牟惠公奔齊其後諸侯復立惠公黔牟奔周惠公怨周之容黔牟與燕伐周立子頹為王惠王奔溫及

惠公卒子懿公立百姓大臣猶以殺伋之故皆不服狄乘其釁殺懿公而滅衛嗚呼衛之亂極矣父子兄弟君臣之間相戕相賊不惟流毒子孫啓侮啓狄以之殺身亡國其餘殃所漸且稔王室之禍蓋綱常道盡天地幾于傾陷矣推原亂根始于夫婦之不正衽席之禍一至此耶以是知詩首關雎聖人之意深遠矣司馬遷云余讀世家言至于宣公之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戮亦獨何哉蘇轍云宣公專欲以興禍固無足言伋壽勇於義惜其不為吳泰伯而蹈申生之禍以重父之過可以為廉矣未得為仁也胡㫤嘉云完廩浚井之命舜未嘗不從也卒不可得而殺者聖人之道全而德慧妙也大杖則走曾子之孝亦若是矣曾子之父賢父也又似不可槩語者伋尊父命壽先兄死一往不返蓋有獨至之性焉廢長立少豈正

命哉伯夷逃之父尸未寒齊終棄其命而從兄千古稱兩人之仁未嘗有以陷父不義非之者有孔子之斷例也伋壽即不得比于二子之無怨即其爭死不悔亦足追其芳躅矣世之論者或以壽無救于兄而重父之過或以伋當逃避使父無殺子之名此平居中庸之論值伋壽之時以推其不得已之心彼誠有大不忍者迫于中也論人而以周孔為關鍵天下必無全人論人而以周孔為關鍵伋壽必無罪也何也孔子仁夷齊必錄伋壽矣不然其事著于春秋聖人何不出一語貶之也耶又洪邁云考之左傳衛宣公以魯隱四年十二月立至桓十二年十一月卒凡十有九年其烝于庶母夷姜也姑以即位之始便成淫亂而伋即以次年生勢須十五年然後娶而奪之又生壽朔已能同母譖兄又能代為使越境非十歲兒所能辦然則十九年之間何以處之此決無之事鄒忠胤駁之云夷姜固莊公妾而衛宣非與其父莊公

為代者洪氏殆考之未悉也莊卒而桓立十三年入春秋至魯隱四年年則衛桓十六年矣其春桓為州吁所弒九月衛人殺州吁而宣公晉以是冬立然則晉之烝夷姜而生伋子當在其兄桓公之世及宣即位計伋年且長因以為世子新臺之築距此時亦或不遠其十九年間所生壽朔或已幾弱冠壽之能代兄使而朔之能同母愬兄固無足怪其辨確矣愚按宣公殺伋之歲實桓王之十九年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叶養韻舉兩翻願言思子中心養養韻爾雅作洋洋豈氏本作憬憬　賦也景說文云光也汎汎其景描寫其渡河之時舟影與波光相上下也願通作愿說文云謹也思子思二子也養通作恙說文云憂也重言之者見其憂之相繼續而無已也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霽韻願言思子不瑕豈本作遐有害叶霽韻暇憩翻　賦也逝

說文云往也瑕禮記注云玉病也害說文云傷也不瑕與泉水之解同但彼之有害以理言此之有害以身言言二子乘舟孤帆遠去汎汎往矣顧言思子其所自處者既無瑕玷豈誠不能免于有害乎揆理而姑以自慰也作此詩者為伋之傅母亦賢矣哉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序以為衛宣公二子爭相為死國人傷而思之故作是詩辨已在小引下子貢傳則云宣公殺其世子伋及母弟壽衛人傷之以壽為伋之同母弟絕無稽據申培說則云宣公欲立少子朔使伋壽如齊而沉之于河衛人傷之而作是詩沉河於乘舟似合矣然羣書所稱二子實死于盜非死于水皆不可信

芄蘭刺衛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 出序 惠公名朔宣公子

按左傳惠公之即位也少杜預云葢年十五六孔穎達云初衛宣公烝于夷姜生伋子為之娶于齊而美公娶之生壽及朔言為之娶于齊則宣公已即位也宣公以隱四年冬立假令五年即娶齊女至桓十二年見經凡十九年而朔尚有兄壽則宣公即位三四年始生惠公也故疑為十五六也黄佐云序刺惠公如魯昭公猶有童心之例

芄釋文一作丸蘭之支韻石經說文說苑俱作枝童子佩陸德明云字从人或作玉傍者非觿叶支韻翾規翑又醉綏翑周禮注作鑴雖則佩觿能不我知支韻容兮遂寘韻豐氏本作璲兮垂帶悸寘韻韓詩作萃云垂貌兮比也芄蘭艸名說文云莞也一名莞蒲可為席周禮有莞筵蒲筵莞蒲總一草而莞則蒲之小者以之為席則莞精而蒲粗舊說誤讀爾雅有

雚芄蘭之句以為此即雚非也按郭璞注云雚芄蔓生斷之有白汁可啖孔疏云如此注則以雚芄一名蘭可知其非此詩之芄蘭明矣莞所以名芄蘭者以莞叢生水中似蘭而莖圓故字从丸而又呼之以蘭也其質輕揚善泛故取以為幼弱不能自立者之比支徐鍇云竹葉下垂也芄蘭之葉亦下垂如竹故其莖以支名觿者成人之佩非童子之飾于華子云晏子聞其言請刻諸佩觿以志不忘是也按内則云子事父母左佩小觿右佩大觿下別云男子未冠笄者但佩容臭而已故知觿為成人之佩貌如錐以象骨為之其銳端可以解結也劉向云知天道者冠鉥知地道者履蹻能治煩決亂者佩觿能射御者佩韘能正三軍者搢笏衣必荷規而承矩負繩而准下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得接其服而象其德故望玉貌而行能有所定矣詩曰芄蘭之枝童子佩觿說行能者也又沈括云芄蘭生莢枝出於葉間垂之正如解結錐後章所謂佩韘者疑古人為韘之制亦

當與芄蘭之葉相似但今不復見耳夫以童子而服成人之飾則儼然成人矣然而其實非也云能不我知者言以彼材能若較之于我則未見其果有知識能加于我輕之之辭也惠公以稚年即位聽其母與齊兄通而不能禁亦可謂無知之甚者矣容從容遂申遂朱子以為舒緩放肆之貌是也垂帶即紳玉藻云紳長制三尺郝敬云禮童子不垂帶走則擁之有事則收之悸說文云心動也靈光賦云心愧愧而發悸言彼之舉動雖雍容直遂垂帶翩然而其執心終未免悸悸然不定葢自覺不稱其服也此序所云驕而無禮也通篇皆比體乃是借童子躐等之狀為刺若云正亦惠公則亦非大夫所宜言矣

芄蘭之葉韻童子佩韘葉韻雖則佩韘能不我甲叶葉韻吉協翻韓詩作狎容兮遂兮見前垂帶悸兮見前此也韘說文云射決也毛詩云玦也車攻作決周禮作抉謂鉤弦也以象骨為之抉

矢時著右手巨指以鉤弦鄭玄則以禮無以韘為抉者云韘之言沓也所以彄沓手指放弦令不挈也按儀禮大射云朱極三注云以朱韋為之用以韜指極猶放弦也三者食指將指無名指其小指短則不用也亦謂之捷孔云巨指著抉右臂加拾右手指又著沓然則從鄭說為是愚按内則言右佩抉捍抉義見前捍即拾也不及韘者以三物皆發矢時所用舉其二以該之耳甲者十幹之首猶言長也即甲于天下之甲言其材能未必遂長于我也

芄蘭二章章六句 朱子謂此詩不可考當闕郝敬云夫衛惠公之為童子非不可考也而謂當闕則三百篇之著姓名者無之子貢傳但以為童子不孫鄘人刺之既於義無所發明而鄒忠胤乃為說曰鄘在朝歌之南染紂餘習故周書畢命尚云兹殷庶士席寵維舊服美于人驕

淫矜誇將遜惡終況在鄘侯之世風未移于三紀乎信如所云以此入詩其猥已甚顧不知童子之刺乃借言也申培說則云刺霍叔也以童子僭成人之服此其不度德量力而助武庚作亂胡肩嘉駮之云按竹書記武王崩壽五十有四是時管叔五十有二蔡叔五十周公四十有八康叔四十有六霍叔四十有四成王之二年管叔畔又七年而死則管叔壽止六十成王十年蔡叔卒則其壽五十九是歲霍叔復封則五十有四矣非童幼時也何所取義哉

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衛人疾之

出序　按左傳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于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是其事也宣姜惠公之母昭伯即公子頑宣公子太子伋之同母弟也上淫曰烝

牆有茨說文作薺不可埽叶有韻蘇后翻也中冓集韻作冓曹詩作夜音灼張揖皆以為夜也釋文作遘豊氏本作構之言不可道叶有韻他口翻也所可道見上也言之醜有韻豊氏本作醜也比也茨說文云茅蓋屋也其字从艸从次徐鍇謂次第茅以蓋之也此言牆有茨則是以茨覆牆周禮圍師職云茨牆則翦闔是也埽說文云棄也从土从帚會意夫人之有牆以蔽惡也加茨以蔽牆惟恐牆壞人窺其中也厚茨猶恐不密況可埽而去之乎以比國醜不可宣揚因而思為之掩蓋忠厚之至也又爾雅云茨蒺藜說文引此作牆有薺乃蒺藜布地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如菱而小刺人陸佃云以其可以茨牆故謂之茨歐陽修云公子頑通乎宣姜人所共惡當加誅戮然宣姜是國君之母誅公子頑則暴宣姜之罪傷惠公子母之道故不得而誅爾詩人乃引蒺藜人所惡之草今乃生於牆理當埽除然欲

埽除則懼損牆以為比亦通冓說文云交積材也象對交之形前漢梁共王傳聽聞中冓之言注應劭云中冓材冓在堂之中也顏師古云謂舍之交積材木也葢室中構結深密之處中冓之言若曰閨門之言也道通作導說文云導引也謂導引之使言也醜說文云可惡也釋名云臭也如物臭穢也所以不可言者為其事臭穢言之而汙人齒頰也范氏云埽之則傷牆道之則傷君孔頴達云周禮媒氏凡男女之陰訟聽之于勝國之社注謂陰訟乃爭中冓之事以觸法者勝國亡國也亡國之社掩其上而棧其下使無所通就之以聽陰訟之情明不當宣露即引此詩以證之鄧元錫云曰不可言刺而疾也恥心若觀火然或昏而覆為之甚矣乎欲之惑人也誠令為之者克觀之者之心廉恥有不興乎

牆有茨不可襄陽韻也中冓之言不可詳陽韻韓詩作揚也所可詳見上也言之長陽韻也比也襄通

作擴說文云推也推而去之也詳說文云審議也增韻云語偹也曰言之長者欲盡言則其說甚長蓋不欲言之也今人不欲言之事則曰其說甚長

牆有茨不可束沃韻也中冓之言不可讀叶沃韻讀如毒徒沃翻陳士元韻注云讀舊本作抽顏氏正俗糾繆亦作抽鄭箋云抽猶出也宣露之義也所可讀見上也言之辱沃韻也比也束說文云縛也毛傳云束而去之也讀本誦書之義朱子以為誦言也辱說文云恥也毛傳云謂辱君也道詳讀有次第先必導人使言而後能知其詳既知其詳則於是從而誦之也真德秀云夫言猶不可聖人乃著之于經何也善乎先儒楊時曰自古淫亂之君自謂容於閨門之中世無得而知者故自肆而不反聖人所以著之于經使後世為惡者知雖閨中之言亦無隱而不彰也其為訓戒深矣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子貢傳以為三叔搆周公鄘人風之申培說同豐氏本搆

作搆豐熙云中搆之言謂周公之流言繇三叔從中搆起骨肉相殘故以牆茨起興言牆之有茨以禦盜不可埽而去之以興兄弟之親以禦外侮不可從中搆禍而傳道其言也常棣外禦其侮實本于此次章曰言之長者長久遠也流言之禍管叔倡之蔡霍和之武庚奄君傳播之十七國附之三年而後息可謂遠且久矣末章曰言之辱者謂傳誦之不已則自取危辱之禍也鄒忠胤云左傳叔孫豹曰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壞誰之咎也燕惠王貽樂閒書曰家之有垣牆所以合好掩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語鄰家未為通計也三叔交搆周公正所謂蕭牆之釁故書大誥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詩人以牆有茨發端意蓋如此有茨借作有疵大誥亦曰知我國有疵想當時

三叔造為流言其誅煩洩而國人不與與之則為唐詩之揚之水不與則為鄘詩之牆有茨而已愚按毛鄭解中冓之言亦以為宮中所冓成之語則謂此詩為三叔構周公而發語亦近似但觀古語引用中冓皆指為閨門之事則從序為正

鶉之奔奔娣妾刺衛宣姜之詩 出陸佃埤雅序云刺衛宣姜也衛人以

為宣姜鶉鵲之不若也胡安國春秋傳云臣昔嘗謂河南劉奕曰史氏記繁而志寡如班固書載諸王淫亂等事盡削之可也奕曰必若此言仲尼刪詩如牆有茨鶉之奔奔桑中諸篇何以錄于國風而不削乎臣不能答後以問延平楊時時曰此載衛為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因以是說攷於歷代凡淫亂者未有不至于殺身敗家而亡其國者也然後知古詩垂戒之大而近世有獻議乞於經筵不以國

風進讀者殊失

聖經之旨矣

鶉（子貢傳豐氏本俱作雜）之奔奔（音墳左傳禮記子貢傳豐本俱作賁賁）鵲之彊彊（陽韻禮記作姜姜）人之（外傳作而）無良我以為兄（叶陽韻虛王翻）興也鶉鵪屬按鵪一名鴽爾雅謂鶉子鳼鴽子鸋賈公彥以鴽鶉為一物非也又其雄名鶛其牝名痺張萱云鶉淳也不亂其匹與其牝偕者故曰鶛其匹不亂故其牝曰痺若牝鷄司晨非非以不安于卑之故乎刑于者念之陸佃云此鳥性淳憝不越橫草所遇小草橫其前即旋行避礙名之曰淳以此鵲鮮見鵲巢篇奔說文云走也彊者有力之義爾雅以為當也注謂好與物相當值也奔奔彊彊韓詩云乘匹之貌孔穎達云言鶉則鶉自相隨奔奔然鵲則鵲自相隨彊彊然各有常匹不亂其類今宣姜為母頑則為子而與之淫亂失其常匹曾鶉鵲之不如矣又禮

記注云彊彊奔奔爭鬬惡貌也陸佃亦云奔奔鬬也彊彊剛也補傳云鶉所以奔奔然喜鬬者惡亂其匹而鬬也鵲能不淫其匹故以剛言並存之人指宣姜無良不善也兄女兄即姊也此姊刺宣姜之詞左傳襄二十七年鄭伯享晉趙孟伯有賦鶉之奔奔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

鵲之彊彊鶉之奔奔叶文韻符分翻人之無良我以為君文韻興也彊彊奔奔顛倒成文取叶韻耳君女君也釋名云女謂夫之嫡妻曰女君夫為男君故名其妻亦曰女君也此妾刺宣姜之詞陳用之云國君理陽道而正人於其外故謂之君夫人理陰道而正人於其內故亦謂之小君易曰其君之袂詩曰我以為君示與君齊也按表記子曰惟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故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詩曰鵲之彊彊鶉之賁賁人之無良我以為君引詩意益謂宣姜所行不順故娣妾輩得而譏

詩之耳而古注乃云姜姜賁賁爭鬬惡貌言我以惡人為君亦使我惡如大鳥姜姜于上小鳥賁賁于下溺其解矣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子貢傳以為衛昭伯無禮于宣姜國人惡之然次章我以為君之語殊屬難解申培說以為刺宣姜與公子頑之詩朱傳亦謂衛人刺宣姜與頑非匹耦而相從故為惠公之言以刺之夫頑為惠公之兄其曰人之無良我以為兄是已若我以為君斷當主國人稱宣姜為小君而言均一我也上章則代惠公稱我下章則國人自我于文理毋乃未順耶

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于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出序左傳亟

臣聘夏姬于鄭盡室以行中叔跪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其引詩與序指合子貢傳亦云公室無禮衛人刺之鄭玄謂公室淫亂在宣惠之世而孔穎達據毛傳篇次但以為惠公時詩按惠公父宣公上烝父妾下奪子婦惠公母宣姜既以子婦而為舅之配復以繼母而為子之室傷風敗俗亘古罕聞不至胥一國而禽獸之不止矣是詩乃國人代為淫奔者之語以志刺

爰采唐陽韻矣沬之鄉陽韻矣云誰之思美孟姜陽韻矣期我乎桑中叶陽韻諸良翻要平聲後同我乎上宮叶陽韻俱王翻送我乎淇之上叶陽韻辰羊翻矣

賦也爰說文云引也謂引辭也唐艸名本草云夏生苗如絲蔓延木上生實如蠶子按爾雅云唐蒙女蘿女蘿菟絲曰唐曰蒙曰女蘿曰菟絲一物四名又名松蘿又名玉女故爾雅又云唐玉女

則通為六名而其實非也陸璣云今菟絲蔓連草上正黃赤如金非松蘿松蘿自蔓生松上正青與菟絲殊異本草經云菟絲子一名菟蘆一名菟縷一名唐蒙一名玉女一名赤网一名菟纍陶隱居云田野墟落中甚多皆浮生藍苧麻蒿上史記云下有茯苓上有菟絲淮南子云菟絲無根而生茯苓抽菟絲死按唐無根不擇物而附有苟合之象劉彞云采唐者欲適幽遠行其淫亂不敢正名而托以采此也沬衛邑通作妹即妹邦也晉書地道記云朝歌城本沬邑為殷邦孟長女也姜齊姓始于神農居姜水因以為姓所思云誰乃美色之孟姜不惟其配惟其美也期謂相訂限也桑中朱子以為沬鄉之中小地名也要者約結之義必指盟誓之事而言按通典衛州衛縣有上宮臺又孟子之滕館于上宮趙岐訓上宮謂樓也言舍止賓客所館之樓上也然則相盟約于上宮者亦以其穢渫不欲人知之也淇水名出沮洳山至朝歌入河謂之淇水口詳見泉水篇焦

氏易林云采唐沫鄉要我桑中失信不會憂思約帶愚按此詩人代為之詞故連言我字韓詩曰匹夫匹婦相會于曆陰而明日有傳之者矣獨之不可不慎如此

爰采麥職韻矣沫之北職韻矣云誰之思美孟弋職韻矣期我乎桑中見前要我乎上宮見前送我乎淇之上見前矣

此也麥說文云芒穀也郝敬云麥秋不收冬不藏三時在外謂之宿麥有奔之象百物未長而獨先秋有淫之象弋女姓按春秋定姒公穀作定弋然則弋姒同一姓蓋杞女夏后氏之後

爰采葑冬韻矣沫之東叶冬韻讀如冬都宗翻矣云誰之思美孟庸冬韻矣期我乎桑中見前要我乎上宮見前送我乎淇之上見前矣

此也葑解見谷風篇郝云義取下體賤其爽也補傳云鄘本庸姓之國漢有庸光及膠東

庸生是其後也古或作庸按通典衛州新鄉縣西南三十二里有鄘城即鄘國鄘為衛所滅故其後有仕于衛者蘇轍云姜弋庸皆著姓刺無禮則稱孟言雖長而忘禮也美有禮則稱季曰有齊季女言雖幼而知好禮也又黄佐云周婚禮惟嫁長女而其仲季充娣媵從之自殷以前皆然易曰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是也季文云歷數三人而見風俗之淫奔彼此不以為醜也鄒忠胤云墨子言燕之祖齊之社稷宋之桑林楚之雲夢男女之所屬而觀也彼沫鄉東北亦前四國之類歟

桑中三章章七句

樂記曰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序偶用其語朱子遂謂桑間即此篇考史記紂使師延作新淫聲武王伐紂師延抱樂器投濮水而死後師涓從衛靈公過濮上夜聞水中樂音因寫之為晉平公奏焉師曠撫之曰此亡國

之音得此必於桑間濮上乎然則桑間乃紂樂非桑中明甚又考郡國志東郡濮陽縣有顓帝冢皇覽曰冢在城門外廣陽里中博物記曰桑中在其中疑此即桑間也若詩之桑中乃在朝歌今之衛輝府是也與濮上迥不相涉至申培說云宣姜召公子頑于公桑久處而遠送之國人刺之而作是詩則亦附會而強為之詞者其遠送之說尤無義理且以孟姜為宣姜似矣孟庸孟弋當作何解乎朱傳與序同而但謂此詩乃淫奔者所自作則亦可醜之甚而夫子何録焉固不如作刺者之說為長

東方未明齊人刺襄公無常也序亦云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朱傳從之但不著其世按左傳云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

矣而管子書亦云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僖公卒諸兒以長得為君政令無常管鮑相謂曰君亂甚矣必失國諸公子之可輔者非糾則小白也吾與子人事一人焉先達者相收可以集事據二書皆言襄公無常是即序所謂無節者然則是詩之作在此時也又孔穎達云古者有挈壺氏以水火分日夜謂以水為漏夜則以火照之冬則水凍不下又當置火于傍故用水用火準晝夜共為百刻分其數以為日夜以告時節于朝職掌如此漏刻之箭晝夜共百刻冬夏之間則有長短焉太史立成法有四十八箭案乾象歷及諸歷法與今太史所候皆云冬至則晝四十五夜五十五夏至則晝六十五夜三十五秋分則晝五十五半夜四十四半從春分至于夏至晝漸長增九刻半從夏至至于秋分所減亦如之從秋分至于冬至晝漸短減十刻半從冬至至于春分所加亦如之又于每氣之間加減刻數有多有少其事

在于歷術以其筭數有多有少不可通而為率故太史之官立為法定作四十八箭以一年有二十四氣每一氣之間又分為二通率七日強半而易一箭故周年而用箭四十八也歷言晝夜者以昬明為限馬融王肅注尚書以為日永則晝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刻日短則晝漏四十刻夜漏六十刻日中宵中則晝夜各五十刻者以尚書有日出日入之語遂以日見為限尚書緯謂刻為商鄭作士民禮目録云日入三商為昬舉全數以言耳其實日見之前日入之後距昬明各有二刻半減晝五刻以裨夜故于歷法皆多較五刻也鄭于堯典注云日中宵中者日見之漏與不見者齊也日永者日見之漏五十五刻日不見之漏四十五刻與馬王不同與歷甚錯漏刻之數見在史官古今歷者莫不符合鄭君獨有此異不可強為之辭案挈壺之職惟言分以日夜不言告時于朝春官雞人云凡國事為期則告之時注云象雞知時然則

告時于朝乃是雞人此言挈壺告時者蓋天子備官挈壺掌漏雞人告時諸侯兼官不立雞人故挈壺告也庭燎箋云王有雞人之官是鄭意以為惟王者有雞人諸侯則無也

東方未明叶陽韻謨郎翻顛倒衣裳叶陽韻顛之倒叶嘯韻都妙翻之自公召叶嘯韻之

賦也古者衣裳連上曰衣下曰裳孔穎達云此相對定稱散則通名曰衣曲禮兩手摳衣去齊尺齊謂裳下緝是裳亦稱衣也今上者在下是為顛倒也自從也公君所也召說文云呼也王逸云以手曰招以言曰召禮羣臣朝辨色始入今東方猶未明自可徐徐盛飾而入而乃至于顛倒衣裳所以然者以有自君所而召之者故其急遽如此正序所謂興居無節號令不時者也又荀子云諸侯召其臣臣不俟駕顛倒衣裳而走禮也詩曰顛之倒之自公召之說苑載魏文侯封太子擊于中山後遣趙倉唐賜太子衣一襲勅倉唐以

雞鳴時至太子起拜受賜發篋視衣盡顛倒太子曰趣早駕君侯召擊也倉唐曰臣來時不受命太子曰君侯賜擊衣不以為寒也欲召擊無誰與謀故勑子以雞鳴時至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遂西至謁文侯大喜乃復封為太子愚按君召臣臣必速至雖於禮宜然然召臣不以其時則非禮矣

東方未晞（微韻）顛倒裳衣（微韻）倒之顛（先韻）之自公令（叶先韻力延翻）之

賦也晞說文云乾也毛傳以為明之始升嚴粲云日氣所乾為晞未晞未有日之乾氣則日未出也上章曰衣裳此曰裳衣上章曰顛之倒之此曰倒之顛之者非徒取其叶韻按說文顛頂也倒仆也頂本在上仆而在下是上衣下裳倒置故曰顛之倒之既乃挈其倒於下者返之于上衣仍其上之舊裳仍其下之舊是曰倒之顛之當其顛之倒之則衣裳翻為裳衣及其倒之顛之則裳衣仍為衣裳矣令說文云發號也上章言召之第謂

召見其人耳此則將有所使之雖不指言其事而此時非聽政出治之時則此召此令何為而至也哉

折柳樊圃叶遇韻博故翻狂夫瞿瞿叶遇韻豐氏本作明明不能辰朱傳豐本俱作晨夜不夙則莫叶遇韻漠故翻比也柳說文云小楊也朱子云楊之下垂者陶氏以為水楊

本草注云柳與水楊全不相似水楊葉圓濶而赤枝條短硬柳葉狹長青綠枝條長軟樊通作藩說文云屏也即籬落也說文云種菜曰圃周禮太宰九職二日園圃毓艸木說者以為種菜及果蓏之地謂之圃其外藩籬謂之園然則圃而有樊正名為園耳賈思勰齊民要術云凡作園籬法高七尺便足匪直姦人慙失而返狐狼亦息望而迴枳棘之籬折柳樊圃斯其義也其種柳作之者一尺一樹初時斜插插時即編如其栽榆與柳斜直高與人等然後編之數年長成共相蹙迫交柯錯葉持似房櫳既圖龍蛇之形復寫鳥獸之狀緣勢嶔崎

其貌非一縈布錦繡萬變不窮狂說文云狾犬也今名人
曰狂夫者韓子謂心不能審得失之地謂之狂是也瞿
說文云鷹隼之視也字從隹從䀠明隹鳥之短尾者明左
右視也櫂弓瞿瞿如有求而弗得註云瞿瞿眼目速瞻
之貌折柳樊圃二句乃思患豫防之義猶所云綢繆牖
户者左傳申公巫臣曰夫狡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
何國蔑有勇夫重閉況國乎與此同意一說馮時可云
折柳以為樊其為衛也疎矣雖以狂夫處于中猶尚瞿
瞿然而為備乃國家危殆而人君莫之為念不慎其興
居之節則狂夫之不若矣亦通按國語管仲至齊桓公
親迎之于郊而與之坐問焉曰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
為高位田狩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惟女是崇九
妃六嬪陳妾數百食必粱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戎車
待游車之裂戎士待陳妾之餘優笑在前賢材在後是
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之不掃除社稷之不血
食管子書所載亦同觀此則襄公之為人可知其所以

興居無節號令不時者大抵皆荒淫無度使之然耳詩人所以惓惓致戒于樊圃也辰晨通說文云早昧爽也不能辰夜者謂不能依晝夜之節明而動晦而休也夙早也莫說文云日且冥也字从日在茻中徐鍇云平野中望日且莫將落如在艸茻中也茻音莽衆艸也不夙則莫言其恣情出入無復限制非失之太早則失之太晚所謂不能辰夜者也魯語敬姜曰諸侯朝受天子之業命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慆淫而後即安是則一日之中自晨至夜必有事焉若襄之不夙則莫非色荒即禽荒而已使奉命者奔走不遑國不亡幸爾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子貢傳申培說皆謂齊大夫相戒以勤于公令按孟子言周公思兼三王幸而得之亦且坐以待旦則東方未明豈在公之時乎當以序說為正其所云

挈壺氏不能掌其職者蓋亦無所歸咎而責諸挈壺之辭非大指所在畧之可也

盧令刺荒也出序齊襄公好田大夫風之出子貢傳申培說亦云

襄公好田君子諷之而作是詩按國語及管子書皆稱襄公田狩畢弋不聽國政公羊傳載莊四年公與齊侯狩于禚左傳載莊八年齊侯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于車因遂為無知所弑此足為襄公好田之明證

盧令令叶先韻力延翻說文作獜獜韓詩作泠泠孔穎達本作鈴鈴豐氏本作獜獜其人美且仁叶先韻如延翻豐氏本作甄

賦而興也盧毛傳云田犬孔穎達云戰國策曰韓國盧天下之駿犬也東郭逡海內之狡兎韓盧逐東郭逡山三越岡五兎極于前犬疲于後俱為田父之所獲是盧為田犬也義

訓云良犬韓有盧宋有鵲盧黑色鵲黑白色按說文齊謂黑為驢則盧當作驢程大昌云世人呼雞皆曰朱朱呼犬皆曰盧盧不問何地其聲皆同朱朱其來已久盧盧別無所見是借韓盧之名與犬為高耶令令毛云纓環聲孔云此言鈴鈴下言環鋂鈴鈴即是環鋂聲之狀環在犬之頷下如人之冠纓然故云纓環聲也愚按下章言盧重環盧重鋂蓋盧有帶重環者有帶重鋂者此以令令聲統之明非一盧也令據孔作鈴說文以為令丁也環鋂之聲似之故曰鈴鈴耳其人指襄公也逐獸者犬也發縱指示者人也美以態度之好言仁自田獵上見乃寬厚之意從狩必俱頒禽必均與人同樂不以尊卑形迹表異是其仁也

盧重平聲後同環叶先韻胡涓翻其人美且鬈先韻賦而興也璧肉好若一謂環爾雅注云邊孔適等此則鐵鎖之屬即銀鐺也以其圜形如環故亦名為環重環即頷帶兩環毛以為子母環孔以為大環貫一小環非

也鬈說文云髮好也一曰髮曲也愚按此以環之圜與髮之曲益贊其貌

盧重鋂灰韻其人

美且偲灰韻豈氏作思與也鋂說文云大鎖也一環貫二者增韻云子母環也孔云謂一大環貫二小環也曰重鋂是領帶兩鋂說以一大環貫一小環為重環則此重鋂可謂一鋂復貫一鋂乎是合大小相連共有六環矣恐無此體製又陸佃云一章曰令令二章曰重環三章曰重鋂者言田事彌飾而彌以有制所以剌荒也令令鈴聲也說文云旂有衆鈴以令衆也鈴以令令之環以製之重鋂又言貫制之衆愚按令令繫盧明是所帶重環重鋂相戛成聲以為旂鈴之聲非也偲說文云強力也徐鍇云偲之言材也鄭箋及廣韻皆云多才也愚按此以環之多興才之多益贊其才

盧令三章章二句子貢傳申培說豈氏本篇名俱作盧　序云刺荒也襄公好田

獵畢弋而不修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其
屬之襄公與傳說同惟云是陳古以風則以仁與
偲歸之似矣美且鬈明是見前有此人可亦謂是
古人之鬈耶朱子不信序說但謂義與還同然則

之譏非與
褋及貝丘

詩經世本古義卷二十